



資治通鑑綱目第四十八

起辛巳唐德宗貞元十七年。凡十八年。盡戊戌唐憲宗元和十三年。

十七年夏五月朔日食。○以高固為朔方節度使。

朔方

節度使楊朝晟防秋于寧州疾亟謂僚佐曰朔方命帥多自本軍雖狗衆情殊非國體寧州刺史劉南金練習軍旅宜使攝行軍事比前廷擇帥必無虞矣時李朝宗以神策軍戍定平上遣高固薛盈珍齎詔詣寧州曰朝宗所將本朔方軍今將併以壯軍勢以朝宗為使南金副之何如諸將皆奉詔都虞候史經言於衆曰李公命收弓刀而送甲冑二千軍士曰李公欲納麾下二千為腹心吾輩妻子其可保乎經夜造南金欲奉以為帥南金曰節度使固我所欲然非天子之命則不可軍中豈無他將諸軍不願朝宗為帥宜以情告勅使若操甲兵乃拒詔也命閉門不納軍士去詣兵馬使高固固逃匿搜得之固曰諸軍能用吾言則可衆曰惟命固曰毋殺入毋掠金帛衆曰諾乃共詣監軍請奏之衆曰劉君必撓吾事詐稱監

巴辛

軍命召計事至而殺之上聞之追還朝宋制書復遣  
盈珍往調軍情盈珍遂以上旨命固知軍事固宿將  
以寬厚得衆前使忌之置於散地同列多輕  
侮之及起為帥一無所報復由是軍中遂安 **成德節**

**度使王武俊卒** 以其子士 **秋九月韋臯大破吐蕃于**

**雅州** 初吐蕃寇鹽州又陷麟州救臯出兵深入吐蕃

以分其勢臯遣將將兵二萬分出九道破吐蕃

于雅州轉戰千里凡拔城七軍鎮五焚堡 **冬十月以**

**韋臯為司徒中書令賜爵南康王**

**十八年春正月吐蕃求維州** 韋臯擊敗之獲其將吐

遣其大相論莽熱將兵十萬解維州之圍西川兵據

險設伏以待之虜衆大敗論莽熱士卒死者大半

維州昆明竟不下引兵還 **三月以齊總為衢州刺史**

遣使獻論莽熱上赦之 **浙東觀察使裴肅既以進平**

浙東觀察使裴肅既以進平 **浙東觀察使裴肅既以進平**

浙東觀察使裴肅既以進平 **浙東觀察使裴肅既以進平**

浙東觀察使裴肅既以進平 **浙東觀察使裴肅既以進平**

浙東觀察使裴肅既以進平 **浙東觀察使裴肅既以進平**

浙東觀察使裴肅既以進平 **浙東觀察使裴肅既以進平**

浙東觀察使裴肅既以進平 **浙東觀察使裴肅既以進平**

浙東觀察使裴肅既以進平 **浙東觀察使裴肅既以進平**

浙東觀察使裴肅既以進平 **浙東觀察使裴肅既以進平**

浙東觀察使裴肅既以進平 **浙東觀察使裴肅既以進平**

浙東觀察使裴肅既以進平 **浙東觀察使裴肅既以進平**

浙東觀察使裴肅既以進平 **浙東觀察使裴肅既以進平**

未癸

**十九年春三月以杜佑同平章事** 遷獻懿二祖於

**德明興聖廟** 鴻臚卿王權請遷二祖每禘 **以李實為**

**京兆尹** 實為政暴戾上愛信之實恃恩驕傲薦

引諸斥皆如期而效十大夫畏之側目 **夏六**

**月以孫榮義為右神策中尉** 榮義與右神策中尉楊

志廉皆驕縱招權依附 **者衆宦官**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齊抗罷** **冬**

**十月崔損卒** **十二月以高郢鄭珣同平章事**

杖監察御史崔遠流崖州

建中初勅京城繫囚季終

聞近歲北軍移牒而已遠遇下嚴察下吏欲陷之

韓愈為陽山令

京兆尹李實務徵求以給進奉言於

稅皆不免人窮至壞屋賣瓦木麥苗以輸官優人成

輔端為謹嘲之實奏輔端誹謗朝政杖殺之監察御

史韓愈言京畿百姓窮困今年稅

物徵未得者請俟來年遂坐貶

申甲

二十年春正月以任迪簡為天德軍防禦使

李景略嘗宴僚佐行酒者誤以醢進迪簡恐行酒者

獲罪疆飲之歸而嘔血軍士聞之泣下及景略卒遂

欲奉以為帥監

為昭義節度使

吐蕃贊普死弟嗣

秋八月以盧從史

授之時大將來希皓為衆所服中使以手詔付之希

皓曰此軍取人合定希皓但作節度使不得若朝廷

以一束草來希皓必敬事

中使不可希皓固辭兵

馬使盧從史潛與監軍相結超出伍曰從史請且勾

當此軍監軍曰此固合聖旨中使因取詔授之從史

再拜舞蹈希皓及回揮同列北面稱賀范氏曰藩鎮

不順未必人情之所欲也由朝廷御失其道而不能

服其心是以致亂三軍之士豈不惡夫上下之相陵

犯欲得天子之帥而事之哉廢置爵賞人主之柄也

德宗不有而推以與人失其所以為君矣豈非不能

與賢人圖事九月太子有疾

初翰林待詔王伾善書

而至此乎太子叔文詭譎多計自言讀書知治道太子

宮娛侍太子叔文詭譎多計自言讀書知治道太子

嘗與諸侍讀論及宮市事曰寡人方欲極言之衆皆

稱贊獨叔文無言既退太子目留叔文謂曰向者君

獨無言豈有意邪叔文曰太子職當視膳問安不宜

言外事陛下在位久如疑太子收人心何以自解太

子泣曰非先生寡人無以知此遂大愛幸與伾相依

附因言某可為相某可為將幸異日用之密結翰林

學士韋執誼及朝士有名而求速進者陸淳呂溫李

景儉韓曄韓泰陳諫柳宗元劉禹錫等定為死友而

凌準程异等又因其黨以進日與遊處蹤跡詭秘莫

春

有知其端者范氏曰天下至大祖業至重故古之教太子者左右前後必皆正人然而猶或不能成德德宗乃使技藝博奕之徒侍太子豈不愚其子乎蓋疑賢者導其子之為非而不疑於小人亦不思而已矣胡氏曰小人之有才者豈無一言之當一行之美顧其大本不正故終歸於邪耳王叔文止太子勿預外事是也以此一言兼取其餘此王叔文所難而孔子所改也叔文誠讀書知治道豈不知進身之禮乃以奕秋小數待詔供奉也柳宗元劉禹錫以是觀之則豈至迷於所從陷身不義哉

乙酉 二十一年 順宗皇帝 春正月帝崩太子即位 正月朔

戚入賀太子獨以疾不能來上涕泣悲歎由是得疾凡二十餘日中外不通莫知兩宮安否帝崩倉猝召翰林學士鄭絪衛次公等草遺詔宦官或曰禁中議所立尚未定次公遽言曰太子雖有疾地居冢嫡中外屬心必不得已猶應立廣陵王不然必大亂綱等從而和之議始定太子知人心憂疑力疾出九仙門召見諸軍使京師粗安明日即位時順宗以風疾失音宦官李忠言昭容牛氏侍左右百官奏事自帷中

可其奏王伾召叔文坐翰林中使決事伾入言於忠言稱詔行下外初無知者范氏曰昔成王將崩以元子付之大臣王崩太子在內太保特出而迎之以顯於眾然則古之立君者惟恐眾之不覩而事之不顯也蓋天子者天下之共主也故當與天下之人戴而君之未有竊取諸宮中而立之出於宦寺婦人之手而可以正天下者也先王於其即位也以禮正其始於其將沒也以禮正其終顧命之書所以為萬世法也後世之君以富有天下為心惟恐失之大利所在天理滅焉故父子相疑以終事為諱以後事為忌是以繼承之際鮮有能正其禮者德宗將沒不能屬宰相以社稷故太子既立二十餘年而宦者猶有它議次公等特以草詔得至禁中遂沮其謀不然幾有趙高之事後之人主豈可不法三代而以唐為永鑒哉胡氏曰順宗自去年九月風瘖逮今未愈長子廣陵王淳年二十有八矣英睿之姿可付大器德宗於是建為太孫使攝聽斷則神器有託矣而貪有其位吝于子孫眷戀遲留不肯早決唐之不亂亦云幸矣范氏曰德宗享國二十有六年執政尤多而大弊有三一曰姑息藩鎮二曰委任宦者三曰聚斂貨財本夫

志大而才小心福而意忌不能推誠御物尊賢使能以爲果敢聰明足以成天下之務初欲削平僭叛刻滅藩鎮一有奉天之亂而心墮膽破惟恐生事既猜防臣下則專任宦者思其窮窘則聚斂倍刻益甚於初自古治愈久而政愈弊年彌進而德彌退鮮有如德宗者是以藩鎮疆而王室弱宦者專而國命危貪政多而民心離唐室之亡卒以韋執誼同平章事王以是三者其所從來漸矣

文專國政首引執誼爲相李師古發兵屯曹州時告哀使已用事於中與相唱和

未至諸道義成節度使李元素密以遺詔示師古師古欲乘國喪噬鄰境乃集將士謂曰聖上萬福而元素忽傳遺詔是反也宜擊之遂發兵屯曹州且告假道於汴韓弘使謂曰汝能越吾界而爲盜邪元素告急弘曰吾在此公安無恐或告曰翦棘夷道兵且至矣請備之弘曰兵來不除道也不爲之應師古詐窮且聞上即位乃罷兵吳少誠以牛皮遺師古師古以鹽資少誠潛過宣武界弘皆留之曰此於法不得以私相餽師古

貶李實爲通州長史實殘暴掙斂及販市里謹呼皆袖瓦礫遮等皆憚之

道伺以王伾爲左散騎常侍王叔文爲翰林學士伾陋吳語上所褻狎而叔文自許微知文義好言事上以故稍敬之以伾爲散騎常侍仍待詔翰林叔文爲學士每事先下翰林使叔文可否然後宣于中書韋執誼承而行之韓泰柳宗元劉禹錫等采聽謀議汲汲如狂互相推獎個然自得以爲伊周管葛復出也祭辱進退生於造次惟其所欲不拘程式其門晝夜車馬如市大赦罷進奉官市五坊小兒先是鹽鐵月進美小兒張捕鳥雀於閭里者皆爲暴橫以取人錢物至有張羅網於門或張井上近之輒曰汝驚供奉鳥雀卽痛歐之出錢物求謝乃去或相聚飲食於酒肆賣者就索其直多被歐罵或時留蛇一囊爲質賣者求哀乃挈而去上在東宮

以王伾爲翰林學士○追陸贄陽城赴京師未至卒德宗之末十年無赦羣臣以微譴逐者不復叙用至是始得量移追陸贄陽城赴京師二人皆未聞追詔而卒贄之秉政也貶李吉甫爲明州長史及贄貶吉甫徙

贄陽城赴京師未至卒

刺忠州贊門人以為憂而吉甫忻然以宰相禮事之  
 贊遂與深交吉甫栖筠之子也韋臯屢表請以贊自  
 代不從胡氏曰十年不赦美政也而德宗之以杜佑  
 不赦福心也孔子惡似是而非者謂此類也  
**以杜佑**  
**為度支等使王叔文為副使**  
 先是以叔文與其黨謀得  
 用事人取軍士心以固其權又懼人心不服藉杜佑  
 雅有會計之名位重而務自全易可制故先令佑主  
 其名而自除為副以專之叔文不以簿書為意日夜  
 與其黨屏人竊語人莫測其所為范氏曰杜佑以舊  
 相不耻與小人共事而**以武元衡為左庶子**  
 黨多為  
 為之用其可賤也夫  
 御史中丞元衡薄之劉禹錫求為山陵儀仗使判官  
 不許叔文又使其黨誘元衡以權利不從由是左遷  
 元衡為左庶子元衡平一之孫也侍御史竇羣奏禹  
 錫挾邪亂政不宜在朝又嘗謁叔文曰事固有不可  
 知者叔文曰何謂也羣曰去歲李實怙恩挾貴氣蓋  
 一時公當此時巡路傍乃江南一吏耳今公一旦  
 復據其地安知路傍無如公者乎其黨  
 欲逐之韋執誼以羣素有疆直名止之**立廣陵王純**

**為皇太子**

初上疾久不愈中外危懼思早立太子而  
 王叔文之黨欲專大權惡聞之宦官俱文

珍劉光琦薛盈珍等疾叔文等乃啓上召學士鄭綱  
 等入草制時牛昭容輩以廣陵王淳英睿惡之綱不  
 復請書紙為立嫡以長字呈上上領之乃立淳為太  
 子更名純百官觀太子儀表大喜相賀有感泣者而  
 叔文獨有憂色先是杜黃裳為裴延齡所惡留滯臺  
 閣十年不遷及其婿韋執誼為相始遷太常卿黃裳  
 勸執誼帥羣臣請太子監國執誼驚曰丈人甫得一  
 官奈何啓口議禁中事黃裳勃然曰黃裳受恩三朝  
 豈得以一官相買乎拂衣起出至是執誼恐太子不  
 悅故以陸質為侍讀使替伺太子意且解之太子怒  
 曰陛下令先生為寡人講經義耳何為預他事質懼  
 而出質即淳也避太子名改之胡氏曰陸淳有功於  
 春秋而名在八司馬之冠一何恃哉蓋窮經旨而不  
 歸之理義則經必不明索理義而不歸之於心則理  
 必不得心不得理則心也理也經也猶風馬牛之不  
 相及也然太子所謂講經何預他事亦失言也善講  
 經義者必以今世之事參之然後其合否可賈耽鄭  
 斷惟淳學不治心不自正以是罔知所對耳賈耽鄭

珣瑜病不視事

珣瑜以王叔文黨用事惡之稱疾不出

謁見者叔文至中書欲見執誼直省以舊事告叔文

怒叱之直省懼入白執誼慙赧起迎叔文就其閣語

不可而莫敢言珣瑜獨歎曰吾豈可復居此位顧左

右取馬徑歸遂不起二相皆天下重望相次歸臥叔

文等益無所忌遠近大懼范氏曰賈耽鄭珣瑜為相

碌碌無補然知其不可引疾而去能夏五月以范希

知耻矣方之杜佑高郢豈不有間哉

朝為神策京西行營節度使韓泰為行軍司馬

知為內外所疾欲奪取宦官兵權以自固藉希

朝老將使主其名而實以泰專其事入益疑懼

以王叔文為戶部侍郎

叔文為戶部侍郎專權削去翰林之職叔文驚曰叔

文日至此商量公事若不得此院職事則無因而至

矣王伾即為疏請乃許三五日一入翰林叔文始懼

六月貶羊士諤為寧化尉

宣欽巡官羊士諤以事至

非叔文怒欲斬之執誼不可遂貶焉執誼初為叔文

所引用深附之既得位欲掩其迹且迫於公議故時

曲成兄事耳叔文訴怒不之信遂成仇怨

請太子監國

上太子賤曰聖上亮陰不言委政臣下而所付非人

王叔文王伾李忠言之徒輒當重任墮紊紀綱樹置

心腹恐危家邦願殿下即日奏聞斥逐羣小使政出

人主則四方獲安戢而荆南裴均河東嚴綬表繼

至意與臯同中外皆倚

以為援而邪黨震懼

王叔文以母喪去位

朝韓泰主神策行營邊將各以狀辭中尉宦者始悟

兵柄為叔文等所奪乃大怒密令其使歸告諸將曰

無以兵屬人希朝至奉天諸將無至者泰馳歸白之

叔文計無所出未幾以母喪去位韋執誼益不用其

語叔文怒與其黨謀起復斬執誼而盡誅不附已者

王伾日詣宦官及杜佑請起叔文為相總北軍坐翰

林中疏三上不報知事不濟忽

叫曰伾中風矣遂輿歸不出

橫海軍節度使程懷

通鑑綱目卷之六



信卒以其子執恭秋七月太子監國中外共疾叔

留後後賜名惡之俱文珍等屢請以杜黃裳表滋同平章事鄭珣

瑜高郢罷○八月帝得位於太子自號太上皇貶王

伍為開州司馬叔文為渝州司戶年賜叔文死太子

即位憲宗初即位昇平公主獻女口上曰上皇不受

惟賢嘉禾神芝皆虛美耳所以春秋不書南康忠武

祥瑞自今勿復以聞珍禽奇獸亦毋得獻

王韋臯卒臯在蜀二十一年重加賦歛豐貢獻以結

供其費以是得久安其位士卒樂為之用服南詔摧

吐蕃府庫既實時寬其民三年一復租稅蜀人服其

智謀而畏其威及薨畫以表滋為西川節度使西川

不使劉闢自為留後表求節鉞朝廷朗州江漲餘萬

夏綏節度使韓全義致仕全義敗於澱水還不朝觀

全義懼乃請入朝罷裴延齡所置別庫○遣使宣慰

江淮○以鄭餘慶同平章事○始令史官撰日曆從

修國史韋執誼之請也胡氏曰李義府許敬宗不許

史官聞仗後事姚壽又建令宰相撰時政記今執誼

又奏令史官撰日曆日曆云者猶起草也將加是正

而潤色焉爾夫天下有公是公非不為言語文字可

以變移黑白故此數人之惡至今不貶韓泰韓曄柳

宗元劉禹錫為諸州刺史○冬十月賈耽卒○葬崇

陵禮儀使奏曾太皇太后沈氏歲月滋深迎訪理絕

按晉庾蔚之議尋求三年之外俟中壽而服之請

請遷主于西 貶韋執誼為崖州司戶 叔文敗執誼亦

夾室從之 無氣聞人行聲輒惶 貶袁滋為吉州刺史 劉闢不受

守滋畏其疆不 敢進上怒貶之 以武元衡為御史中丞 ○再貶韓泰

等及陳諫凌準程昇為諸州司馬 ○回鶻懷信可汗

卒遣使立其子為騰里可汗 ○十二月以劉闢為西

川節度副使韋丹為東川節度使 能上以初嗣位力未

授之諫議大夫韋丹上疏曰今釋闢不誅則朝廷可

以指臂而使者惟兩京耳此外誰不為叛上善其言

東川 以鄭綱同平章事

憲宗皇帝元和元年春正月太上皇崩 ○劉闢反命

神策行營節度使高崇文將兵討之 闢既得旌節志

益驕求兼領三

川上不許闢遂發兵圍梓州推官林蘊力諫闢怒

將斬之陰戒行刑者使不殺但數礪刃於其頸欲使

屈服而赦之蘊叱之曰豎子當斬即斬我頸豈汝砥

石邪闢曰忠烈士也乃黜之上欲討闢而重於用兵

公卿議者亦以為蜀險固難取杜黃裳獨曰闢狂慙

書生取之如拾芥耳臣知神策軍使高崇文勇略可

用願陛下專以軍事委之勿置監軍闢必可擒上從

之翰林學士李吉甫亦勸上討蜀上由是器之乃削

闢官詔崇文與兵馬使李元奕山南西道嚴礪討

之時宿將甚眾皆自謂當征蜀之選及詔用崇文皆

大驚崇文時屯長武城練卒五千常如寇至受詔即

行器械糗糧一無所闕軍士有食於逆旅折人七筋

者崇文斬以徇劉闢陷梓州執東川節度使李康崇

文引兵趣梓州關歸康以求自雪崇文以康敗軍失

守斬之初上與杜黃裳論及藩鎮黃裳曰德宗自經

憂患務為姑息不生除節帥有物故者遣中使察軍

情所與則授之未嘗出朝廷之意陛下必欲振舉綱

紀宜稍以法度裁制藩鎮然後天下可得而理也上

深以為然於是始用兵討蜀以至威行兩河皆黃裳

落之也范氏曰藩鎮之亂異於諸侯諸侯自古以

道字號文堂

來有之皆聖賢之後王者不得而絕也唐之藩鎮皆起於盜賊其始也天子封殖之又從而姑息之以至於不可制人主自取之也憲宗一裁以法而莫敢不服天下之治亂豈有不由君相者哉○上嘗與宰相論自古帝王或勤勞庶政或垂拱無為何為而可黃裳對曰王者上承天地宗廟下撫百姓四夷夙夜憂勤固不可自暇逸然上下有分紀綱有叙苟慎選賢才而委任之有功則賞有罪則刑則誰不盡力明主勞於求人而逸於任人此虞舜所以無為而治者也至於簿書獄市煩細之事各有司存非人主所宜親也昔秦始皇以衡石程書魏明帝自按行尚書事隋文帝衛士傳餐皆無補當時取議後世所務非其道也夫人主患不推誠人臣患不竭忠苟上疑其下下欺其上將以求理不亦難乎上深然之胡氏曰黃裳言固要矣然夙夜憂勤必有其事苟無其事何所憂則公卿在前史在左右諫諍七人訓告教誨而無怠朝矣晝以訪問則監于成憲學于古訓多識前言往行與萬民之疾苦而無怠晝矣夕以修令則思夫應違慮夫榮辱慎而後出而無怠夕矣而又無淫逸遊

陸贄於德宗十年為裴延齡說昭忠州別駕陽城於德宗十四年出諍約一駐道州刺史

政有銘戒箴諫又有賢妃淑女警戒相成昧爽不顯坐以待旦此乃憂勤之事乃所以端拱無為也是故勤勞者非程書傳餐之謂也無為者非遺棄三月夏萬務之謂也稽無逸之言則人君之法具矣

綏留後楊惠琳拒命詔河東天德軍討斬之韓全義

也以其甥楊惠琳知留後朝廷以將軍李演為夏綏節度使惠琳勒兵拒之河東嚴綬表請討之遣牙將阿跌光進及弟光顯將兵赴之夏州兵馬使張承金斬惠琳傳首京師光進本出河曲步落稽後賜姓李氏

夏四月以高崇文為東川節度副使韋丹至漢中表言高崇文

客軍遠鬪無所資若與梓州綴策試制舉之士於是

其士心必能有功故有是命獨孤郁白居易蕭俛沈傳師出焉胡氏曰制策亦以

空言取人然其來最古得人亦多至於末流應科者既未必英才而發問之目性性摘扶細隱窮所難知

務求博洽之士而直言極諫之風替矣外精求多聞有學行者勿令先獻所業召至殿庭而

親策以當世之急務其言可采則就加任使則瑰偉趙不存

之才不困於餒揚淘汰而李異為度支鹽鐵轉運使  
 國家收多士之實用矣  
 杜佑請解鹽鐵舉異自代自劉晏之後居職者莫能  
 繼之異掌使一年征課所入類晏之多明年過之又  
 一年加一百以元稹獨孤郁蕭俛為拾遺  
 王珪魏徵為諫官宴遊寢食未嘗不在左右三品以  
 入議大政必遣諫官一人隨之以參得失故天下  
 大理今諫官就列朝謁而已近年以來正牙不奏事  
 庶官罷巡對諫官能舉職者獨詰命有不便則上封  
 事耳君臣之際諷諭於未形籌畫於至密尚不能回  
 至尊之盛意況已行之詔令而欲以咫尺之書收之  
 誠亦難矣願陛下時於延英召對使盡所懷頃之復  
 上疏曰開直言廣視聽理之萌也此諂諛蔽近習亂  
 之象也自古人主即位之初必有敢言之士苟受而  
 賞之則君子樂行其道競為忠讜小人亦貪得其利  
 不為回邪如是則上下之志通幽遠之情達欲無理  
 得乎苟拒而罪之則君子括囊以保身小人迎合以  
 竊位十步之事皆可欺也欲無亂得乎昔太宗初即  
 位孫伏伽以小事諫太宗厚賞之故當時言事者惟

患不深切未嘗以觸忌諱為憂也太宗豈好逆意而  
 惡從欲哉誠以順適之快小而危亡之禍大故也陛  
 下踐祚今已周歲未聞有受伏伽之賞者臣等備位  
 諫列猶且彌年不得召見而況疎遠之臣乎因條奏  
 請次對百官復正牙奏事禁非時貢獻等十事又勸  
 上以任文為戒早擇修正之士輔導諸子曰太子諸  
 王師傳之官幸皆既贖廢疾休戎罷師其他僚屬尤  
 為冗散縉紳皆耻為之就使得人亦越月踰時僅得  
 一見又何暇傳之德義而納之法度哉夫以匹士愛  
 其子猶知求明哲之師而教之況萬乘之嗣繫四海  
 之命乎上頗嘉納  
 其言時召見之 鄭餘慶罷 尊太上皇后為皇太  
 后 〇六月高崇文破鹿頭關連戰皆捷 〇秋七月詔  
 征蜀諸軍悉取崇文處分 〇葬豐陵 〇八月平盧節

度使李師古卒 初師古有異母弟曰師道常踈斥在  
 外不免貧窶師古私謂所親曰吾非  
 不友也吾年十五擁節旄自恨不知稼穡之艱難况  
 師道復減吾數歲吾欲使之知衣食之所自來且以  
 通鑑綱目卷之...

州縣之務付之計諸公必不察也及疾篤師道時知  
密州好畫及屬築師古謂判官高沐李公度曰我死  
子必奉師道為帥人情誰肯薄骨肉而厚他人顧置  
帥不善則非徒敗軍政也且覆吾族師道不務訓兵  
理人專習賤事果堪為帥乎幸審圖之師古薨二人  
逆師道奉以為帥父之朝命未下或請出兵掠四境  
高沐固止之請輸兩稅申官吏行鹽法奉表京師杜  
黃裳請乘其未定而分之上以劉闢未平以師道為  
留後胡氏曰因幾而制與失幾而治其難易十相倍  
也憲宗不用黃裳之良計他日討之勞費為如何故  
君子言難平者事也易失者時也智者九月堂後主  
接於事而必平敏者及於時而不失也

### 書滑渙伏誅

渙又在書與知樞密劉光琦相結杜  
佑鄭綱等皆善視之鄭餘慶與諸相議  
事渙從旁指陳是非餘慶怒叱之未幾罷相四方  
遺無虛日中書舍人李吉甫言其專恣請去之上命  
宰相闔中書四門搜掩盡得姦狀賜死籍沒家財凡  
數千萬胡氏曰寵待宦官莫盛於德宗而樞密之各  
獨見於此然則憲宗之命也歟其後至於宰相同奏  
事聽進止平者力均疆者權勝五代因以為二府使

### 克成都擒劉闢送京師斬之

高崇文又敗劉闢之眾  
於鹿頭關河東將阿迭

監察宰相職業紊矣其必欲稽古建官以邦  
禁歸之大司馬而罷樞密之職然後為善也  
光顏將兵會崇文於行營愆期一日懼誅欲深入自  
贖軍于鹿頭之西斷其糧道於是綿江鹿頭諸將皆  
以城降崇文遂長驅直指成都克之闢奔吐蕃崇文  
使高霞寓追擒之遂入成都屯於通衢市肆不驚秋  
毫無犯檻闢送京師斬其大將邢泚餘無所問命軍  
府事一遵韋南康故事從容指擣一境皆平初知平  
州崔從以書諫闢發兵攻之從固守得免韋阜參  
佐皆素服請罪崇文皆禮而薦之獨謂段文昌曰君  
必為將相未敢奉薦闢有二妾皆殊色監軍請獻之  
崇文曰天子命我討平凶豎當以撫百姓為先遽獻  
婦人以求媚豈天子之意邪崇文義不為此乃以配  
將吏之無妻者杜黃裳建議征蜀指授方略皆懸合  
事宜崇文素憚劉濼黃裳使謂之曰若無功當以  
相代故能得其死力及蜀平宰相入賀上目黃裳曰  
卿之功也闢至長徵少室山人李渤為左拾遺  
安并族黨悉誅之

至然朝政有得失輒附奏陳論胡氏曰孔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故不在其位而為之謀與居其位而不為之謀皆非也伊尹之囂囂然也初無毫髮當世之念及其播然也乃有堯舜君民之心諸葛孔明臥草廬中不求聞達及感玄德枉駕然後許以驅馳古之達人無二用如此李渤於此尚論景行豈亦有未詳乎

冬十月以高宗文為西川節度使柳晟為山南西道節度使

晟至漢中府兵計劉闢還未至城詔復驅入城慰勞之曰汝曹何以得成功對曰誅反者劉闢耳晟言闢以不受詔命故汝曹得以立功豈可復使它人誅汝以為功邪

十一月以吐突承璀為左神策中尉

承璀事上於東宮以幹敏得幸

回鶻入貢始以摩尼偕

二年春正月司徒杜佑請致仕

上以佑高年重德禮重之常呼司徒而不名佑以老疾請致仕詔令佑每

月一再入朝因至中奉議大政

杜黃裳罷為河中節度使

黃裳有經濟大略而不修小節故不得久在相位

胡氏曰杜遵素頗通餽謝自其失也憲宗方欲削平僭亂無寧舍小以取

大厚賜予之而資其長筭乎

以武元衡李吉甫同平章事

吉甫謂中書舍人裴垪曰吉甫流落江淮踰十年

朝廷後進罕所接識君有精鑒願悉為我言之垪取

筆疏三十餘人數月之間選用略盡當時翕然稱吉甫為得人

胡氏曰李吉甫不得在端亮之列然於陸敬輿能忘纖芥之憾於裴垪能輸訪問之悃此固

子之高致也知人之明雖在裴垪得人之譽乃歸吉甫誠率是道而不變其相業可少訾邪

夏四月以范希朝為朔方靈鹽節度使

以右神策軍節度使李錡不自安求入朝上許之

至然朝政有得失輒附奏陳論胡氏曰孔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故不在其位而為之謀與居其位而不為之謀皆非也伊尹之囂囂然也初無毫髮當世之念及其播然也乃有堯舜君民之心諸葛孔明臥草廬中不求聞達及感玄德枉駕然後許以驅馳古之達人無二用如此李渤於此尚論景行豈亦有未詳乎

冬十月以高宗文為西川節度使柳晟為山南西道節度使

晟至漢中府兵計劉闢還未至城詔復驅入城慰勞之曰汝曹何以得成功對曰誅反者劉闢耳晟言闢以不受詔命故汝曹得以立功豈可復使它人誅汝以為功邪

十一月以吐突承璀為左神策中尉

承璀事上於東宮以幹敏得幸

回鶻入貢始以摩尼偕

二年春正月司徒杜佑請致仕

上以佑高年重德禮重之常呼司徒而不名佑以老疾請致仕詔令佑每

月一再入朝因至中奉議大政

杜黃裳罷為河中節度使

黃裳有經濟大略而不修小節故不得久在相位

胡氏曰杜遵素頗通餽謝自其失也憲宗方欲削平僭亂無寧舍小以取

大厚賜予之而資其長筭乎

以武元衡李吉甫同平章事

吉甫謂中書舍人裴垪曰吉甫流落江淮踰十年

朝廷後進罕所接識君有精鑒願悉為我言之垪取

筆疏三十餘人數月之間選用略盡當時翕然稱吉甫為得人

胡氏曰李吉甫不得在端亮之列然於陸敬輿能忘纖芥之憾於裴垪能輸訪問之悃此固

子之高致也知人之明雖在裴垪得人之譽乃歸吉甫誠率是道而不變其相業可少訾邪

夏四月以范希朝為朔方靈鹽節度使

以右神策軍節度使李錡不自安求入朝上許之

將李深傳檄蘇杭湖睦請同進討湖州刺史辛亦

斬錡將趙惟忠制削錡官爵屬籍遣以武元衡為西

淮南節度使王鐸統諸道兵以討之

川節度使高崇文為邠寧節度使

高崇文在蜀暮年

宰相回翔之地崇文豈敢自安屢上表稱蜀

鎮海兵

中安逸無所陳力願効死邊陲故有是命

馬使張子良執李錡送京師斬之

李錡遣兵馬使張

州子良等知錡必敗與牙將裴行立同謀討之召士

卒諭之曰僕射反逆官軍四集其勢已蹙吾輩何為

隨之族滅豈若棄逆效順轉禍為福乎衆許諾即夜

還趨城行立應之於內執錡械送京師羣臣入賀上

愀然曰朕之不德致宗內數有干紀者朕之愧也何

賀之為宰相議誅錡大功以上親兵部郎中蔣又曰

錡大功親皆淮安靖王之後也淮安有佐命之功陪

陵享廟豈可以末孫為惡而累之乎又欲誅其兄弟

又曰錡兄弟故都統國貞之子也國貞死王事豈可

使之不祀乎乃皆流貶上御興安門引錡面詰之對

曰臣初不反張子良等教臣耳上曰卿為元帥子良

等謀反何不斬之而入朝錡無以對乃并其子腰斬

之有司請毀錡祖考冢廟中丞盧坦言昔漢誅霍禹

善而罪及五代祖乎乃不毀有司籍其家財輸京師

翰林學士裴垕李絳言錡割剝六州以富其家今以

輸上京恐遠近失望願以賜浙西

百姓代今年租賦上嘉歎從之

盧從史擅出兵屯

邢洛

昭義節度使盧從史內與王士真劉濟通而外

史不時奉詔父之乃還上召李絳語之曰朕與鄭綱

議勅從史歸上黨續徵入朝綱乃泄之於從史使稱

上黨乏糧就食山東負朕乃爾將何以處之對曰審

如此滅族有餘矣然綱從史必不自言陛下誰從得

之上曰吉甫密奏絳曰縉紳之論以綱為佳士恐必

不然或者同列欲專朝政疾寵忌前願陛下熟察之

上良父曰非卿言朕幾誤處分上又問曰諫官多謗

此殆非陛下之意必有邪臣欲壅蔽陛下之聰明也

人臣死生繫人主喜怒敢發口諫者有幾就有諫者

仲

道監岡

皆晝度夜思朝刪暮減比得上達什無二三故人主  
 孜孜求諫猶懼不至況罪之乎如此杜天下之口非  
 社稷之福也上善其言謂宰相曰太宗以神聖之資  
 羣臣進諫者猶往復數四况朕寡昧自今事有違宜  
 卿當十論無但一二而已胡氏曰憲宗可謂從善如  
 轉圜者矣蓋畏德之不美而治之不成也其心方虛  
 其志方銳故其從善也易其中與也不亦宜乎

**羣臣上尊號**○以白居易為  
**翰林學士**居易作樂府百餘篇規諷時事以普寧公  
**主適于季友**季友求尚主上以普寧公主妻之李絳  
 諫曰頓虜族季友庶孽不足以辱帝女上曰此非卿  
 所知頓大喜上因使人諷之入朝頓遂奉詔范氏曰  
 為政必可繼也憲宗不愛一女以悅于頓天下藩鎮  
 焉得人人而悅之古之王者所與為婚姻必先聖之  
 後不然甥舅之國也頓方命**李吉甫上元和國計簿**  
 不朝以女妻其子不亦替乎  
 總計天下方鎮四十八州府二百九十五縣千四百  
 五十三其鳳翔鄜坊邠寧振武涇原銀夏靈鹽河東

戊子

易定魏博鎮冀范陽滄景淮西淄青等十五道七十  
 一州不申戶口外每歲賦稅倚辦止於浙江東西宣  
 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八道四十九州一百四  
 十四萬戶比天寶稅戶四分減三天下兵仰給縣官  
 者八十二萬餘人比天寶三分增一大率二  
 戶資一兵其水旱所傷非時調發不在此數

**三年春正月大赦禁長吏詣闕進奉**知樞密院劉光  
 齋赦詣諸道意欲分其饋遺翰林學士裴均李絳奏  
 勅使所至煩擾不若但附急遞上從之光琦稱舊例  
 上曰例是則從之苟非是何不改中丞盧坦奏彈山  
 南西道節度使柳晟浙東觀察使闕濟美違赦進奉  
 上召坦褒慰之曰朕已釋之不可失信坦曰何存小  
 布海內陛下之大信也晟等不長陛下法柰何存小  
 信棄大信乎上乃命歸所進於有司胡氏曰柳晟闕  
 濟美之敢違赦令乃見主心之微而中其所欲也使  
 憲宗無悅之之意則當下詔遣吏考覈以其物代百  
 姓常賦而嚴加黜貶然後足以示懲今一切不問而  
 歸所進於有司憲宗之業夏四月策試賢良方正直  
 不終於此亦可見其微矣



言極諫舉人

牛僧孺皇甫湜李宗閔皆指陳時政之失無所避考官楊於陵韋貫之署為上

第上亦嘉之李吉甫惡其言直泣訴於上且言湜翰

林學士王涯之甥也涯與裴均覆策而不自言上不

得已罷均貶賈之巴州刺史涯號州司馬於陵以裴

均為右僕射盧坦為庶子

均素附宦官嘗入朝踰位而立御史中丞盧坦揖而

退之均不從坦曰昔姚南仲為僕射位在此均曰南

仲何人坦曰是守正不交權倖者坦尋改右庶子白

居易上疏曰牛僧孺等直言時事而遭斥逐楊於陵

等以敢直言而坐謫譴盧坦以舉職事而黜庶子此

數人皆今之人望天下視其進退以卜時之否臧者

也一旦無罪悉踈棄之上下杜口衆心恟恟陛下亦

知之乎且陛下既下詔徵之直言索之極諫僧孺等

所對如此縱未能推而行之又何忍斥而罪之乎

五月沙陀來降以其酋長執宜為陰山兵馬使

沙陀勁勇

冠諸胡吐蕃每戰以為前鋒回鶻攻吐蕃取涼州吐

蕃疑沙陀貳於回鶻欲遷之河外沙陀懼酋長朱邪

盡忠與其子執宜謀復歸唐帥部落三萬而東吐蕃

追之轉戰數百合死者太半餘衆萬人詣靈州降節

度使范希朝置之鹽州而牛羊廣其畜牧善撫之

詔置陰山府以執宜為兵馬使每有征討用之皆捷

靈鹽軍秋七月朔日食○以盧坦為宣歙觀察使

蘇

益疆之誅也兄弘在晉州幕府免歸坦奏弘有才行不可

以其弟故廢之請辟為判官上曰卿使蘇疆不死果

有才行猶可用也況其兄乎坦到官直歲饑穀價日

增或請抑之坦曰宣歙穀少仰食四方若價賤則商

船不來益困矣既而米斗淮南節度使王鏐入朝

二百商旅輻湊民賴以生淮南節度使王鏐入朝厚

進奉賂宦官求平章事白居易宰相人臣極位非

清望大叻不應授今除鏐則諸鎮皆生冀望與之則

鏐在鎮百計誅求自入進奉若除宰相藩鎮效之競

為割剥則百姓何以堪之事遂寢胡氏曰憲宗以杜

黃裳通餽謝而罷之矣而自納藩鎮之賂又欲以宰

相賞之則尚何以裴均同平章事罷均學士然寵信

彌厚故未幾復擢為相嘗謂之曰以太宗玄宗猶藉  
輔佐以成其理況如朕不及先聖萬倍者乎均亦竭  
誠輔佐上嘗問均為理之要何先對曰先正其心舊  
制民稅分上供送使留州三品建中初定兩稅時貨  
重錢輕是後貨輕錢重民所出已倍其初其留州送  
使者所在又降省估就實估以重斂於民均奏請一  
用省估其觀察使先稅所理州以自給不足然後稅  
屬州由是江淮稍蘇均器局峻整人不敢干以私嘗  
有故人自遠詣之均厚遇之其人乘間求京兆判司  
均曰公才不稱此官均不敢以私害公先朝執政多  
惡諫官言時政得失均獨賞之范氏曰古之賢相不  
惟以諫爭為已任又引天下之賢者使諫其君此愛  
君之至也不賢者反是若裴均者可謂忠於事君而不負相之職業矣

卒○南詔異牟尋死

勸立尋閣

邠宣公杜黃裳

四年春正月南方旱饑遣使宣慰賑恤

宣慰使鄭敬

之日朕宮中用帛一匹皆藉其數惟鄭綱罷以李藩

同平章事

藩給事中制勅有不可者即於黃紙後批

批勅裴均薦藩有宰相器上以細循默罷之擢藩為  
相藩知無不言上甚重之胡氏曰裴均賞論事諫官  
喜批勅給事此宰相所難能均何以能爾觀均告憲  
宗正心之言則知均之方寸不為利回不為義疚矣

三月以李鄴為河東節度使

河東節度使嚴綬在鎮

均請以李成德節度使王士真卒

子承宗自為留後

置副大使以嫡長為閏月制降繫囚蠲租稅出宮人

絕進奉禁掠賣

上以父早欲降德音李絳白居易言

數廣宜簡出之諸道橫斂以充進奉南方多掠良人

乃知憂先於事故能無詔贖魏徵故第賜其家

私財贖出之白居易奏言事關激勸宜出朝廷師道

何人敢掠斯美望勅有司以官錢贖還之以王士則

上乃出內庫二千緡贖以賜稠仍禁質賣

命有是立鄧王寧為皇太子李絳等奏曰陛下臨御四

廟重社稷也夏四月山南東道節度使裴均進銀器

均有中人之助於德音後首進銀器千五百兩李絳

白居易等言均欲以此嘗陛下願却之上遽命出付

度支尋密諭進奏院自今諸道進奉無得申御史臺

有訪問者輒以名聞居易復以為言上不聽胡氏曰

攻病不去病源而徒飲藥藥不對病病固自存任官

官喜進奉憲宗之大病也李絳白居易於此二者當

朝夕納諫必期於格君非心如晉元帝之覆盃如符

堅之止獵終身不為則天下之治始可望矣病本不

除今日勸以用賢用之必不力明日勸以去不肖去

之必不果雖目前暫得治安之效亦終於危亂而已

矣起復盧從史為金吾大將軍上欲乘王士真死除

人代之不從則興師

討之以革河北諸鎮世襲之弊裴均曰李納跋扈不

恭王武俊有功於國陛下前許師道今奪承宗沮勸

違理彼必不服李絳曰武俊父子相承四十餘年今

承宗又已總軍務一旦易之恐未即奉詔又河北諸

鎮事體正同必不自安陰相黨助雖有勸成之請亦

非誠意蓋若所除之人得入彼固足以為功若不得

入與師致討彼復潛相交結按兵玩寇進退獲利而

勞費之病咸歸國家且今江淮大水公私困竭軍旅

東節度使

命悉從希朝詣河東希朝選其驍騎號沙陀軍處其餘眾于定襄川於是朱邪執宜始保神武川之黃花堆

承雄領功德使盛修安國寺奏立聖德碑先構樓請勅學士撰文欲以萬緡酬之上命李絳為之絳言堯舜禹湯未嘗立碑自言聖德惟秦始皇刻石高自稱述未審陛下欲何所法且叙修寺之美豈所以光聖德邪上命曳倒碑樓承雄言樓大不可曳請徐毀撤上厲聲曰多用牛曳之承雄乃不敢言凡用百牛曳之乃

秋七月貶楊惠為臨賀尉尹楊惠貪汙僭侈貶倒賀尉憑親友無敢送者灤陽尉徐晦獨至藍田與別權德輿謂之曰君送楊臨賀誠為厚矣無乃為累乎對曰晦自布衣裳楊公知獎今日遠謫豈得不與之別借如明公它日為讒人所逐晦敢自同路人乎德輿嗟嘆稱之於朝後數日李夷簡奏為監察御史謂之曰君不負楊臨賀肯負國乎

九月王承宗表獻德棣二州詔以承宗為成德節度使薛昌

朝執之以歸上密問諸學士曰今欲用王承宗為成

二稅請官吏何如李絳等對曰德棣二州更為一鎮使輸

義一旦割之恐其憂疑怨望復為鄰道構扇萬一旅

拒倍難處置不若使平祭使以其私諭承宗令自表

請幸而聽命於理固順若其不聽體亦無損上又問

今劉濟田季安皆病若其物故又不如成德天下何時

當平議者皆言宜乘此際代之不受則發兵討之如

何對曰羣臣見取蜀取吳易於反掌故諂躁之徒爭

獻策畫勸開河北陛下亦以前日成功之易而信其

言臣竊以為河北之勢與二方異何則西川浙西皆

非反側之地其四鄰皆國家臂指之臣劉闢李錡獨

生狂謀大軍一臨則渙然離耳河北則不然其將士

百姓懷其累代煦嫗之恩不知君臣逆順之理鄰道

各為子孫之謀亦慮他日及此萬一或相表裏兵連

禍結戎狄乘間其為憂患可勝道哉濟及季安物故

之際若有隙可乘當臨事圖之於今用兵則恐未可

太平之業非朝夕可致願陛下審處之且今吳少誠

病必不起淮西四旁皆國家州縣不與賊通朝廷命

帥今正其時萬一不從可議征討故臣願捨恒冀難

通鑑綱目卷之...

致之策就申蔡易成之謀脫或恒冀連兵事未如意  
蔡州有釁勢可與師復以財力不贍而赦承宗則恩  
威兩廢不如早賜處分既而承宗以未得朝命頗懼  
累表自訴上遣裴武宣慰承宗受詔甚恭請獻德棣  
二州武復命以承宗為成德軍節度德州刺史薛昌  
朝為保信軍節度領德棣二州昌朝王氏婿故就用  
之田季安使謂承宗曰昌朝陰與朝廷通故受節鉞  
承宗襲執昌朝囚之上以裴武為欺罔又有蓄之者  
曰武使還先宿裴均家明旦乃入見上怒甚欲取之  
李絳曰武昔陷李懷光軍中守節不屈豈容今日遽  
為姦回蓋承宗始懼朝廷誅討故請獻二州而鄰道  
不欲其然計必有陰行間說使不得守其初心者非  
武之罪也且今抵武罪使後奉使者以武為戒苟求  
便身率為依阿兩可之言莫肯盡誠具陳利害非國  
家之利也況均武父處朝廷諳練事體豈有使未復  
命而先宿宰相家乎此殆讒人中傷之言願陛下察  
之遂不問范氏曰人君之患在狃於一勝而欲事  
所難不知敵之疆弱堅脆而輕用其武一戰不克喪  
威長寇征伐不息或起內患奉天之亂是也先王內  
修政事外攘夷狄其為之有本末圖之有先後是以

無欲速輕吐蕃寇振武豐州○以許孟容為京兆尹  
舉之悔也吐蕃寇振武豐州○以許孟容為京兆尹  
左神策軍吏李昱貸長安富人錢不償孟容收捕械  
繫立期使償日期滿不足當死中尉誹於上上遣中  
使宣旨送本軍孟容曰臣不奉詔當死然臣為陛下  
尹京畿非抑制豪彊何以肅清輦下錢未償李昱不  
可得上嘉其剛直冬十月削奪王承宗官爵發兵討  
而許之京城震栗

之以吐突承瓘為招討處置等使

鎮承宗不奉詔制削奪其官爵以吐突承瓘為神策  
河中等道行營兵馬使諸軍招討處置等使翰林學  
士白居易諫曰國家征伐當責成將帥近歲始以中  
使為監軍已非令典自古及今未有徵天下之兵專  
令中使統領者也今神策不置行營節度使則承瓘  
乃制將又充諸軍招討使則都統也臣恐四方聞之  
必輕朝廷四夷聞之必笑中國陛下始乎又恐諸道  
指麾心既不齊功何由立且陛下始乎又恐諸道  
可也富之可也至於軍國權柄動關理亂朝廷制度

出自祖宗陛下寧忍徇彼之欲而自隳法制以損聖明乎度支使李元素鹽鐵使李鄘及許孟容李夷簡諫官孟簡呂元膺穆質獨孤郁等亦極言其不可上不得已削承璀四道兵馬使改處置為宣慰而已范氏曰憲宗以中官為大將亂政也然其臣強諫而力爭者相屬於朝此則治世之事也亦足以見其賢臣之多矣天下之禍莫大於人君之過舉而下莫敢言是以至於亡而不自知也胡氏曰人君欲富其臣非厚祿不可欲貴其臣非高位不可加厚祿高位於奄尹以報其勤勞先王無是也居易於是失言矣蓋亦直舉太宗故事與夫中宗明皇所以隳壞先烈而甚於德祖將有弒君亡國之禍者以告其君乎憲宗方欲中興唐室心雖有蔽未至於昏安知其不遂開納邪○李絳嘗極言宦官驕橫侵害政事讒毀忠良上曰此屬安敢為讒就使為之朕亦不聽絳曰此屬大抵不知仁義不分枉直惟利是嗜得賂則譽踞為廉良拂意則毀龔黃為貪暴能用傾巧之智構成疑似之端朝夕左右浸潤以入之陛下必有時而信之矣自古宦官敗國者備載方十一月彰義節度使吳

少誠卒

初吳少誠寵其大將吳少陽名以從弟出入州事少誠死少陽殺其子自攝副使知軍

取堂陽

田季安聞吐突承璀討王承宗聚其徒曰師不跨河二十五年矣今一旦越魏伐趙趙虜

魏亦虜矣為之奈何其將有超伍而言者曰願借騎五千以除君憂季安欲從之幽州牙將譚忠使魏知其謀入謂季安曰如某之計是引天下之兵也往年王師取蜀取吳筭不一失是皆相臣之謀今王師越魏伐趙不使者臣宿將而專付中臣不輸天下之甲而多出秦甲君知誰為之謀此乃天子自為之謀欲將夸服於臣下也若師未叩趙而先碎於魏是上之謀反不如下能不耻且怒乎既耻且怒必任智士畫長策仗猛將練精兵畢力再舉鑑前之敗必不越魏而伐趙校罪輕重必先趙而後魏矣季安曰然則若之何忠曰王師入魏君厚犒之而悉甲壓境號曰伐趙陰遺趙書使解陣障遺魏一城持以奏捷則魏之霸基安矣季安曰善遂與趙陰計得其堂陽范氏曰朝廷伐叛討逆以一四方此天下之公義也必與

天下之賢者共為之克以天下不克以天下天子無私焉憲宗欲自有其功故任中人而不任將相是天

五年春正月盧龍節度使劉濟將兵討王承宗拔饒

陽東鹿譚忠歸幽州欲激劉濟討趙會濟合諸將言曰天子知我怨趙今必命我伐之趙亦必大

備我伐與不伐孰利忠曰是必皆將無之濟怒曰我與承宗反乎命繫忠獄使人視成德之境果不為備

而詔至亦止令濟護北邊濟乃召忠問何以知之忠曰盧從史外親燕內實忌之外絕趙內實與之此為

趙畫曰燕以趙為障雖怨趙必不殘趙不必為備一示趙不敢抗燕二使燕獲疑天子此忠所以知天子

之不使君伐趙而趙之不備燕也濟曰今則奈何忠曰天子伐趙君坐燕之甲不濟易水使路人得以藉

口是燕貯忠義之心卒染私趙之謗不見德於趙人惡聲徒嘈嘈於天下耳惟君熟思之濟曰吾知之矣

乃下令軍中曰五日畢出後者醢以徇時諸軍皆未進濟自將兵七萬獨前擊趙拔饒陽東鹿吐突

承瓘討王承宗戰不利吐突承瓘至行營威令不振與承宗戰屢敗大將軍鄺定

進戰死軍中奪氣貶元稹為江陵士曹河南尹房式有不法事東臺監察御史元

稹奏攝之擅令停務朝廷以為不可罰俸召還至敷水驛有內侍後至破驛門入擊稹傷面上復引稹前

過貶之李絳崔羣言稹無罪白居易言中使陵辱朝士中使不問而積先貶恐自今中使出外益暴橫人

無敢言者又稹為御史多所舉奏不避權勢切齒者眾恐自今無人肯為陛下當官執法有大姦猾陛下

無從得知上不聽胡氏曰良玉不燼精金不變人材如是者千萬人而一二爾禮義以維之名譽以崇之

扶持成就如拱把之木至於合抱千霄者中人之資也伐之以斧斤牧之以牛羊則雖松柏亦不得遂况

常木乎元稹論事忠直剴切一為內侍所辱憲宗從而重譴之稹經折挫不克固守遂與賢人君子為仇

敵自毀亦由憲宗不能長育人三月以吳少陽為淮材也烏乎豈非人君之監歟

通鑑綱目卷之八

西留後 河北以河朔方用兵不能討少陽以為留後時  
 兵今承瓘未嘗苦戰已失大將遷延進退又未有用  
 師道季安元不可保察其情狀似相計會各收一縣  
 遂不進軍觀此事勢速須罷兵若復遲延所費滋多  
 河北諸將見吳少陽已受制命必引事例輕重請雪  
 承宗章表繼來義無不許如此則是與奪皆由鄰道  
 恩信不出朝廷此臣所為陛下痛惜者也況今天時  
 已熱兵氣相蒸飢渴疲勞疾疫暴露一有奔潰諸軍  
 必搖西戎北虜承虛入寇兵連禍生何事不有萬一  
 及此實關安危此臣所不聽 吐突承瓘誘盧從史執送京  
 師以烏重胤為河陽節度使 盧從史陰與王承宗通  
 牙將王翊元入奏事裴增引與語為言為臣之義微  
 動其心翊元遂輸誠言從史陰謀及可取之狀均令  
 翊元還本軍經營遂得其都知兵馬使烏重胤款要  
 均言於上曰從史必為亂今與承瓘對營而不設備  
 失今不取後雖興大兵未可以歲月平也上許之承  
 瓘乃召從史入營與博伏壯士擒縛之馳請京師昭

義士卒聞之皆甲以出烏重胤當軍門叱之曰天子  
 有詔從者賞違者斬遂皆散上嘉重胤功欲即以爲  
 昭義帥李絳以為不可請授重胤河陽會吐突承瓘  
 奏已牒重胤勾當昭義留後絳上言昭義五州據山  
 東要害魏博恒幽諸鎮蟠結朝廷惟恃此以制之誠  
 國之寶地安危所繫也昨為從史所據使朝廷肝食  
 計不獲已誘而執之已失大體今又以承瓘文牒差  
 本軍牙將為重鎮留後物情頓沮紀綱大紊校計利  
 害更不若從史為之何則從史雖蓄姦謀已朝廷  
 牧伯重胤出於列校以承瓘一牒代之竊恐河南北  
 諸侯聞之憤怒耻與為伍且謂承瓘誘重胤使逐從  
 史而代其位必將人人自危萬一連表罪狀承瓘不  
 知陛下何以待之不報則衆怒益甚若為改除則朝  
 廷之威去矣上悅乃以重胤鎮河陽而徙河陽節度  
 使孟元陽鎮昭義貶 秋七月制雪王承宗復其官爵  
 從史為驩州司馬 王承宗遣使自陳為盧從史所離間  
 加劉濟中書令 乞輸貢賦請官吏許其自新李師道  
 等亦數上表請雪之白居易復奏請罷兵於是制洗  
 雪承宗復以德棣二州與之悉罷諸道行營加劉濟



中書瀛州刺史劉總弒其父濟及其兄緄濟之討王承宗也

長子緄為副大使掌留務濟軍瀛州次子總為刺史

濟有疾總與判官張玘謀使人從長安來曰朝廷以

相公逗留無功已除副大使為節度使矣濟怒追

緄詣行營總因進毒殺濟緄至又殺之遂領軍務九

月罷吐突承璀為軍器使裴垪言於上曰承璀首唱

陛下縱以舊恩不加顯戮豈得全不貶黜以謝天下

乎李絳奏曰陛下不責承璀它日復有敗軍之將何

以處之若誅之則同罪異罰彼必不服若釋之則何

誰不保身而玩寇乎上即罷承璀中尉中外相賀以

權德輿同平章事對曰秦以參刻而亡漢以寬大而

興先後可見冬十月以任迪簡為義武節度使張茂

昭為河中節度使諸鎮互遣人說止之不從凡四上

長上乃許之以任迪簡為義武行軍司馬茂昭悉以

簿書管鑰授之遣其妻子先行曰吾不欲子孫染於

汴俗茂昭既去虞候楊伯玉張佐元相繼作亂將士

共殺之奉迪簡主軍務時府庫罄竭閭閻亦空迪簡

無以犒士乃設糲飯與士卒共食之居戟門下經月

士卒感之共請還府然後得安上聞之命以綾綉十

萬賜易定將士授迪簡十一月貶伊慎為右衛將軍

節鉞徙茂昭鎮河中金吾將軍伊慎以錢三萬緡賂中尉第五從直求河

中從直奏之上貶慎官坐死者三人初慎自安州入

朝留其子宥主留事會宥母卒於長安宥不發喪鄂

岳觀察使郝士美遣僚屬以事過其境宥有出迎因告

以凶問先備籃以王鐔為河東節度使

輿即日遣之厚賂多稱譽

之上命鐔兼平章事李藩固執以為不可權德輿曰

宰相非序進之官今鐔既無忠勳朝廷又非不得已

何為遽以此名假之上乃止鐔有吏才工於完聚范

希朝以河東全軍出屯河北耗散甚衆鐔到鎮之初

兵不滿三萬人馬不過六百匹歲餘兵至五萬人馬

有五千匹器械精利倉庫充實又進家財三十萬緡

上復欲加鐔平章事李絳諫曰鐔在太原雖頗裴垪

起及...  
罷為兵部尚書

均得風疾上甚悼惜之

十二月以呂元膺為鄂

岳觀察使

元膺嘗欲夜登城門已鑰守者不為開左

亦不可元膺乃還

明日擢為重職

以李絳為中書舍人

上每有軍國大事必與諸

學士謀之嘗踰月不見學士絳等上言臣等飽食不言其自為計則得矣如陛下何陛下詢訪理道開納直言實天下之幸非臣等之幸也上遂召對白居易因論事言陛下錯上色莊而罷密召絳謂曰居易小臣不遜須令出院絳曰陛下容納直言故羣臣敢竭誠無隱居易言雖少思志在納忠陛下今日罪之臣恐天下各思箝口非所以廣聰明昭聖德也上悅待居易如初上嘗欲近獵苑中至蓬萊池西謂左右曰李絳必諫不如且止絳嘗面陳吐突承瓘專橫語極懇切上作色曰卿言太過絳泣曰陛下置臣於腹心耳目之地若臣畏避左右愛身不言是臣負陛下言之而陛下惡聞乃陛下負臣也上怒解曰卿所言皆人所不能言真忠臣也它日盡言皆應如是遂以為中書舍人學士如故絳嘗從容諫上聚財上曰今政

卯辛

六年春正月以李吉甫同平章事○二月李藩罷為

太子詹事

上嘗與宰相語及神仙李藩對曰秦始皇漢武帝學仙之效具載前史太宗服天竺

令不及兩河河湟淪於左衽朕日夜思雪祖宗之耻而財力不贍故不得不蓄聚耳不然朕宮中用度極儉薄多藏何用邪胡氏曰三鎮不臣河湟淪陷誠天子憂責無乃德有未修政有未善君子有未盡用小人未盡去乎四者誠備非難事也汲汲聚歛適為累耳絳若用是開憲宗或可少樂其惑乎

通鑑綱目卷之

通鑑綱目卷之

三

猶共非之。況戶部所掌皆陛下府庫之物，給納有籍，安得羨餘？若自左藏輸之內藏，以為進奉，是猶東庫移之西庫，臣不敢踵此。夏四月，以盧坦判度支。或告

弊也。上嘉其直，益重之。刺史薛謩有異馬，不以獻。事下度支使巡官往驗，未返。上遣之使品官劉泰，所按其事。盧坦曰：「陛下既使有司驗之，又使品官繼往，豈大臣不足信？」五月，以李

惟簡為鳳翔節度使。隴州地與吐蕃接，舊常更入攻

隴，守備蓄財穀以待寇，不當覩小利起事。益市耕牛，鑄農器以給農之不能自具者，增墾田數十萬畝。屬歲屢稔，公私有餘。販者流及他方。

六月，詔有司省吏員，併州縣減仕

塗均俸給。李吉甫奏：「中原宿兵，見在八十餘萬，商賈勞筋苦骨之人，奉七分待衣食之輩也。今內外官以稅錢給俸者不下萬員，天下或以一縣之地而為州，一鄉之民而為縣者甚衆。舊制一品月俸三千緡，貳川祿米不過千斛，艱難以來增置使額，厚給俸錢。」

大曆中，權臣月至九千緡，州無大小，刺史皆千緡，常袞始立限約。李泌稍復增加，然有名存職廢，或額去俸存，閑劇之間，厚薄頓異。請勅有司詳定省吏員，併州縣減入仕之塗，定俸給之數。於是詔段平仲、韋貫之、許孟容、李絳同詳定省併八人。秋九月，梁悅報仇殺

人杖而流之。富平人梁悅報父仇殺秦杲，自詣縣請

則殺人者死，宜令都省集議。聞奏，職方員外郎韓愈議曰：「律無復讐之條，非闕文也。蓋不許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許之則人將何法專殺而無以禁止其端？故聖人丁寧其義於經，而深沒其文於律。其意將使法吏一斷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宜定其制曰：凡復讐者，事發具事申尚書省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則經律無失。」冬十一月，弓筋庫

使劉希光、伏誅。以吐突承璀為淮南監軍。希光受羽

孫琦錢二萬緡為求方鎮，事覺賜死。事連知內侍省事吐突承璀，出為淮南監軍。上問李絳：「朕出承璀何

如對曰外人不意陛下遽能如是上曰此家奴耳鼻  
 以其驅使之久故假以恩私若有違犯朕去之輕如  
 一毛耳試太子通事舍人李涉知上於承瓘恩顧未  
 衰乃投匭上疏稱承瓘有功希光無罪知匪使孔戩  
 見其副章詰責不受上疏極言涉姦險欺天請加顯  
 戮詔貶峽州司倉幾巢父之子也胡氏曰憲宗心實  
 難於去承瓘而言之何其易也誠以為易者則前此  
 李絳白居易之言至矣何為而不聽乎今能出之姑  
 以謝劉希光耳希光受金罪死承瓘與焉縱不殺之  
 豈不當配流而猶得監軍刑法頗矣然憲宗則既以  
 為重典也且其言又有失者夫授以禁兵出為制將  
 曷重如之是以為恩私可乎師出無功使叛臣益肆  
 侮玩其罪大矣乃不能誅至此然後  
 僅能出之夫豈不為英明之累哉  
 十二月封恩王  
 等女為縣主 十六宅諸王既不出閣其女嫁不以時  
 上言其弊詔封恩王等六女為縣主委中書  
 門下宗正吏部選門地人才稱可者嫁之 以李絳  
 同平章事 李吉甫為相多修舊怨上頗知之故擢絳  
 為相吉甫善逢迎上意而絳鯁直數爭論

於上前上多直絳而從其言出是二人有隙○上御  
 延英吉甫言天下已太平陛下宜為樂絳曰漢文帝  
 時兵木無刃家給人足賈誼猶以為厝火積薪之下  
 不可謂安今法令所不能制者河南北五十餘州犬  
 戎腥膻近接涇隴烽火屢驚加之水旱時作倉庫空  
 虛此正陛下宵衣旰食之時豈得謂之太平乎專為樂  
 哉上欣然曰卿言正合朕意退謂左右曰吉甫專為  
 悅媚如李絳真宰相也上嘗問貞元中政事不理何  
 乃至此吉甫對曰德宗自任聖智不信宰相使姦臣  
 得乘間弄威福故也上曰然此亦未必皆德宗之過  
 朕幼在德宗左右見事有得失當時宰相亦未有再  
 三執奏者今日豈得專歸咎於德宗邪卿輩宜用此  
 為戒事有非是當力陳不已勿畏朕譴怒而遽止也  
 吉甫嘗言人臣不當彊諫使君悅臣安不亦美乎李  
 絳曰人臣當犯顏苦口指陳得失若陷君於惡豈得  
 為忠上曰絳言是也吉甫至中書臥不視事長吁而  
 已李絳或又諫也吉甫又嘗言於上曰賞罰不能容  
 受邪將無事可諫也吉甫又嘗言於上曰賞罰不能容  
 受邪將嚴以振之上顧李絳曰何如對曰王者之外  
 政尚德不加

尚刑豈可捨成康文景而效秦始皇父子乎上曰然  
後旬餘于頓入對亦勸上峻刑上謂宰相曰于頓大  
是姦臣勸朕失人心耳吉甫失色退而抑首不言笑竟  
此欲使朕失人心耳吉甫失色退而抑首不言笑竟  
日胡氏曰吉甫太平為樂之言所謂一言而近喪邦  
者也夫聖主憂其所當憂然後能樂其所可樂然無  
疆之恤亦未嘗敢忘也惟樂是務則樂未畢而憂及  
之矣抑吉甫之言屈於李絳者五六矣吉甫既不引  
退憲宗亦兩存之蓋隱忍耻辱重失富貴者固鄙夫  
容身之術而知其媚佞終不憎惡者亦人主宅心之  
哉

辰壬

七年春正月以元義方為鄜坊觀察使

義方媚事吐突承璀李吉甫

甫欲自托於承璀擢義方為京兆尹李絳惡而出之  
義方入謝因言絳私其同年許季同以為京兆少尹  
故出臣鄜坊專作威福明日上以詰絳曰人於同年  
固有情乎對曰同年乃四海九州之人偶同科策情  
於何有且陛下不以臣愚備位宰相宰相職在量才  
授任若其人果才雖在兄弟子姪之中猶將用之况

同年乎避嫌而棄才足乃便身非  
徇公也上曰善遂趣義方之官  
夏四月以崔羣為

中書舍人  
事上嘉翰林學士崔羣讜直命學士自今奏

皆為故事必如是後來萬一有阿媚之人為  
之長則下位直言無從而進矣遂不奉詔  
五月詔

蠲淮浙租賦  
近有御史自彼還言不至為災事竟如

何絳對曰臣按淮浙諸道奏狀皆云水旱人流求設  
法招撫其意似恐朝廷罪之者豈肯無災而妄言災

邪此蓋御史欲為姦諛以悅上意耳願得其主名按  
致其法上曰卿言是也國以人為本聞有災當亟救

之豈可復疑之邪因命速蠲其租賦上嘗與宰相論  
治道於延英殿日旰暑甚汗透御服宰相求退上留

之曰朕入禁中所與處者獨宮人宦官耳故  
樂與卿等且共談為理之要殊不知倦也  
秋七月

立遂王恒為皇太子  
○八月魏博節度使田季安卒

魏博牙內兵馬使田興有勇力頗讀書性恭遜季安  
淫虐與數規諫季安以為收衆心欲殺不果季安病

道平書文堂  
通鑑綱目卷之八  
三

軍政廢亂夫人元氏立其子懷諫為副大使知軍務  
時年十一召興為都知兵馬使上與宰相議魏博事  
李吉甫請興兵討之李絳曰魏博不必用兵當自歸  
朝廷上意以吉甫議為然絳曰兩河藩鎮之跋扈若  
恐諸將權重而謀已故常分兵以謀之不使專在  
人諸將勢均力敵莫能相制雖欲為變莫敢先發跋  
扈者恃此以為長策然亦必常得嚴明主帥能制諸  
將之死命者以臨之然後粗能自固今懷諫乳臭子  
不能自聽斷軍府大權必有所歸諸將不服怨怒必  
起然則曷日分兵之策反為今日禍亂之階矣田氏  
不為屠肆則悉為俘囚何足煩天兵哉然彼自列將  
起代主帥隣道之所深惡不倚朝廷之援則無以自  
存故臣以為不必用兵可坐待魏博之自歸也但願  
陛下按兵養威嚴勅諸道選練士馬以須後勅不過  
數月必有自效於軍中者矣至時惟在朝廷應之敏  
速中其機會不愛爵祿以賞其人使兩河藩鎮聞之  
恐其麾下效之以取朝廷之賞必皆恐懼爭為  
恭順矣此所謂不戰而屈人兵者也上曰善冬十  
月魏博兵馬使田興請吏奉貢詔以興為節度使

諫幼弱軍政皆決於家僮蔣士則數以愛憎移易諸  
將眾皆憤怒朝命久不至軍中不安田興晨入府上  
卒大譟環拜請為留後興驚仆久之起謂眾曰汝肯  
聽吾言乎皆曰惟命興曰勿犯副大使守朝廷法令  
申版籍請官吏然後可皆曰諾興乃殺蔣士則等十  
餘人遷懷諫於外監軍以聞上亟召絳曰卿揣魏博  
若符契吉甫請遣中使宣慰以觀其變絳曰今田興  
奉其土地兵眾坐待詔命不乘此際推心撫納必待  
勅使至彼持將士表來然後與之則是思出於下而  
其感戴之心非今日比矣吉甫素與樞密使梁守謙  
相結守謙亦為之言上竟遣中使張忠順如魏絳復  
計忠順之行甫應過陝乞明旦即降白麻除節度  
使猶可及也上欲且除留後絳曰田興恭順如此自  
非恩出不及也無以深慰其心上從之忠順  
未還制命已至興感恩流涕士眾鼓舞十一月遣  
知制誥裴度宣慰魏博李絳言魏博五十餘年不  
其所望則無以慰士卒之心使四鄰勸慕請發內庫  
錢百五十萬緡以賜之宦官以為太多上以語絳

走不... 曰田興不貪專地之利不顧四鄰之患歸命聖朝陸  
下柰何愛小費而遺大計不以收一道人心錢用盡  
更來機事一失不可復追借使國家發十五萬兵以  
取六州期年而克之其費豈止如此而已乎上悅曰  
朕所以惡衣菲食蓄聚貨財正為欲平定四方不然  
徒貯之府庫何為十一月遣知制誥裴度宣慰魏博  
頒賞軍士六州百姓給復一年軍士受賜歡聲如雷  
成德亮鄆使者數輩見之相顧失色歎曰屈彊者果  
何益乎度為與陳君臣上下之義與聽之終久不倦  
請度徧行所部宣布朝命又奏所部缺官請有司注  
擬奉法令輸稅賦室屋借修者皆避不居鄆蔡恒遣  
遊客間說多方與終不聽李師道使人謂韓弘曰我  
世與田氏約相保援今與非其族又首變兩河事亦  
公之所惡也我與成德合軍討之弘曰我不知利害  
知奉詔行事耳若兵北處河我則以兵東取曹州師  
道懼不敢動范氏曰憲宗可謂知所以取與能用善謀  
矣然猶不過於一傳而復失之雖穆宗御失其道亦  
由人心不固而王澤易竭也況不懷之以德而臨之  
乎以兵  
置振武天德營田  
李絳奏振武天德左右良田  
可萬頃請擇能吏開置營田

可以省費足食上從之命度支使盧坦經度四年之  
間開田四千八百頃收穀四千餘萬斛歲省度支錢  
二十餘萬緡吐蕃寇涇州吐蕃數入寇上患之李絳言京  
禦吐蕃使與節度使倚角相應今則鮮衣美食坐耗  
縣官每有寇至節度使邀與俱進則云申取中尉處  
分比其得報虜去遠矣縱有果銳之將聞命奔赴節  
度使無刑戮以相制相視如平交左右前却莫肯用  
命請據所在之地割隸本鎮使號令齊一則軍威大  
振虜不敢入寇矣上曰朕不知舊事如此當亟行之  
既而神策軍驕恣日久不樂隸節度使竟為宦者所  
沮而止胡氏曰憲宗過光琦遣使斥承璀撤樓何其  
決也至於分隸神策乃國計之大者反為宦官尼止  
由不能推其所為也苟能推之足以運量四海不能  
推之將其身之不  
自保非虛言也

已亥

八年春正月以田融為相州刺史

融與之兄也興幼

興嘗於軍中角射一軍莫及融退而扶之曰爾權德  
不自勵禍將及矣故興能自全於猜暴之時

道子居文堂

通鑑綱目卷之四

年

輿罷李吉甫李絳數爭論於上前德賜田與名弘正

○貶于頔為恩王傳頔父留長安鬱鬱不得志有梁

使其子敏賂之求出鎮尋覺其詐索賂不得誘其奴

支解之事覺頔素服詣闕請罪左授恩王傳絕朝謁

敏流雷州事連僧鑿虛鑿虛自貞元以來以財交權

俸受方鎮賂遺厚自奉養吏不敢詰至是權倖爭為

之言上欲釋之中丞薛存誠不可上遣中使詣臺宣

旨存誠對曰陛下必欲釋此僧請先殺臣不然臣不

奉詔上嘉而從徵西川節度使武元衡入知政事○

之杖殺鑿虛

夏六月大水出宮人二百車徙受降城於天德軍

先是振武河溢毀受降城節度使李光進奏請修城

兼理河防李吉甫請徙於天德故城以避河患李絳

慮坦以為受降城張仁願所築當磧口據虜要衝美

水草守邊之利地欲避河患退二二三里可矣天德故

城僻處确瘠烽候不相應接虜忽唐突勢無由知是

無故而感國二百里也城使周懷義奏利害與絳坦

同上卒用吉甫策以受降城騎士隸天德軍李絳言

於上曰邊兵徒有其數而無其實將帥但緣私役使

聚其貨財以結權倖而已未嘗訓練以備不虞此不

可不於無事之時豫留聖意也受降兵籍舊四百人

及天德交兵纔五十人器械一弓而已故絳言及之

上驚曰邊兵乃如是其虛邪卿曹當加按閱會絳罷

相而止胡氏曰吉甫在位十年言計鮮效憲宗忽從

其策何也李絳忠鯁至此稍以取厭矣吉甫媚順至

此益以取憐矣不寧惟是絳謀謨日驗君子怙焉上

始疑其立黨而盧坦周懷義所見適與絳同上曰

是皆為黨者也故寧失地而不從絳彼吉甫之計無

協同者上必曰是孤立無黨者也故寧違絳而用其

策嗚呼亦可謂不明乎善者矣明年絳秋九月吐蕃

罷而吉甫在位終其身蓋兆見於此矣

作烏蘭橋初吐蕃欲作烏蘭橋先貯材於河側朔方

王似貪先厚賂之然後併力成橋

築月城守之自是朔方禦寇不暇

吐蕃振武軍亂逐其節度使李進賢振武節度使李

進賢不恤士卒

冬十月回鶻擊

吐蕃

吐蕃

吐蕃

吐蕃

吐蕃

吐蕃

吐蕃

吐蕃



甲

使牙將楊遵憲將五百騎趣東受降城以備回鶻士卒還攻進賢進賢奔靜邊軍詔以張煦為振武節度使將夏州兵二千赴鎮誅亂者二百餘人敗進賢為通州刺史監軍駱朝寬坐縱亂者杖八十配役定陵

**九年春正月李絳罷為禮部尚書**上嘗謂宰相曰卿用之私親故李吉甫權德輿皆謝不敢李絳曰崔祐甫有言非親非故不諳其才諳者尚不與官不諳者何敢復與但問其才器與官相稱否耳若避親故之嫌使聖朝虧多士之美此乃偷安之臣非至公之道也苟所用非其人則朝廷自有典刑誰敢逃之上以為然又嘗問絳人言外間明黨太盛何也李絳對曰自古人君所甚惡者莫若朋黨故小人譖君子者必曰朋黨蓋言之則可惡尋之則無跡以此目之則天下之賢人君子無能免者此東漢之所以所以也願陛下深察之夫君子固與君子合豈可必使之與小人合然後謂之非黨邪絳屢以疾辭位至是遂罷胡氏曰憲宗有意於治事功未半逸欲漸生邪說乘之遂疑君子初以朋黨疑李絳又以朋黨疑裴度而於程片皇甫鎛則不疑也所以然者絳度數諫異鎛順從

是以自陷於黨比而不自知也太宗以克己納諫親致太平晚而稍怠遂疑魏徵阿黨憲宗固不能免矣所以然者不學故也太甲師伊尹成王師周公武丁師傳說所學者正心不違理故無先明後暗始勤終倦之以吐突承瓘為神策中尉初上欲相絳先出吐突承瓘為淮南監軍

至是召還承瓘復以為左神策中尉范氏曰李絳可謂大臣矣不與承瓘並立於朝故言信於君行信於民可則進不可則退使其君用捨以義

**夏五月復置宥州**李吉甫奏開元中置宥州以領降戶寶應以來因循遂廢今請復之以備回鶻撫党項上從之

先是回鶻屢請昏朝廷以費廣未許李絳言回鶻凶強不可無備淮西窮蹙事要經營萬一北邊有警則非步騎數萬不足抗禦而淮西遺醜復延歲月之命為國家費豈特降主之比哉上不聽胡氏曰李深之既不見庸奉身而退可也天子而婿夷狄雖有故典若揆以正理夫豈當贊而絳懇懇言之於是味華夷之辨失語

**六月以張弘靖同平章事**秋七月以岐

陽公主適司議郎杜悰翰林學士獨孤郁權德輿之婿也上曰德輿得婿郁我反

不及邪先是尚主皆取勲戚之家上始命宰相選公

卿子弟可居清貫者諸家多不願惟杜佑孫悰不辭

遂以悰尚岐陽公主上長女郭妃所生也有賢

行杜氏大族尊行不翅數十人公主早委怡順一同

家人禮度二十餘年人未嘗以絲髮間指為貴驕始

至則與悰謀曰上所賜奴婢卒不肯窮屈奏請納之

悉自市寒賤可制指者自是閨門落然不聞人聲

閏月彰義節度使吳少陽

卒少陽在蔡州陰聚亡命抄掠壽州茶山以實其軍

既死其子元濟匿喪自領軍務初少陽聞吳武陵

名請為賓友武陵不答至是以書喻元濟曰人情一

也足下反天子部曲亦欲反足下易地而處則情可

知矣少陽判官蘇兆揚元卿大將侯惟清皆勸少陽

入朝元濟殺兆因惟清元卿先奏事在長安具以淮

西虛實及取元濟之策告吉甫元濟殺其妻子而以

董重質為謀主李吉甫言於上曰淮西非如河北四

無黨援而國家常宿數十萬兵以備之勞費不支失

今不取後難圖矣上將討之張弘靖請先為少陽輟

未乙

二月以韋貫之同平章事

十年春正月吳元濟反制削其官爵發兵討之吳元

兵侵掠及東畿制削其官爵發十六道兵討之又詔

鄂岳觀察使柳公綽以兵五千授安州刺史李聽討

元濟公綽曰朝廷以吾書生不知兵邪即奏請自行

許之至安州署聽都知兵馬使選卒六千屬之戒曰  
行營之事一決都將聽感恩畏威如出麾下公綽號  
令整肅區處軍事諸將皆服士卒在行營者厚給其  
家妻淫泆者沈之於江士卒皆喜故每戰皆捷三月  
公綽所乘馬蹶殺圍人公綽命殺馬以祭之

烏重胤為汝州刺史

正歸順則河陽為內鎮不應屯重兵以示猜阻以烏

重胤兼汝州刺史使徙鎮之加弘正校檢右僕射賜

其軍錢二十萬緡弘正曰吾冬十月李吉甫卒○十

未若移河陽軍之為喜也

朝贈官遣使弔贈待其有不順之迹然後加兵上以

從之遣工部員外郎李君何弔祭不得入而還

通鑑綱目卷八十八

以柳宗元為柳州刺史劉禹錫為連州刺史

王叔文之黨十

年不量移執政有憐其才欲漸進之者悉召至京師  
諫官爭言其不可上亦惡之皆以為遠州刺史宗元  
得柳州禹錫得播州宗元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  
親在堂萬無母子俱往理欲請於朝以柳易播中丞  
裴度亦以禹錫母老為上言上曰為天子不自謹貽  
親憂此則重可責也度曰陛下方侍太后恐禹錫在  
所宜矜上良久乃曰朕所言以責為子者耳然不欲  
傷其親心退謂左右曰裴度愛我終切禹錫得改連  
州宗元善為文嘗作梓人傳曰梓人不執斧斤刀鋸  
之技專以尋引規矩繩墨度材視制指麾衆工各趨  
其事不勝任者退之大厦既成則獨名其功猶相天  
下者立綱紀整法度擇天下之士使稱其職能者進  
之不能者退之萬國既理而談者獨稱伊傅周召其  
百官執事之勤勞不得紀焉或者不知體要銜能矜  
各親小勞侵衆官聽聽於府庭而遺其大者遠者是  
不知相道者也又作種樹郭橐駝傳曰橐駝善種樹  
其言曰凡木之性其根欲舒其土欲故既植之勿動  
勿慮去不復顧則其天全而性得矣它人不然根拳

而工易愛之太恩憂之太勤且視而暮撫之甚者瓜  
其膚以驗其生枯搖其本以觀其疎密而木之性日  
以離矣雖曰愛之其實害之故不我若也長人田弘  
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之亦猶是已

正遣其子布將兵助討淮西○盜焚河陰轉運院

李師

道數上表請赦吳元濟上不從師道使大將將二千  
人趣壽春聲言助官軍實以援元濟也師道素養刺  
客姦人數十人說師道曰用兵所急莫先糧儲今河  
陰院積江淮租賦請潛往焚之因劫東都焚宮闕亦  
救蔡一奇也師道從之遣攻河陰轉運院燒錢帛三  
十餘萬緡匹穀二萬餘斛人情恇懼多請罷兵上不  
夏五月遣御史中丞裴度宣慰淮西行營

諸軍討淮西父

未有功上遣裴度詣行營宣慰察用兵形勢度還言  
淮西必不可取之狀且曰觀諸將惟李光顏勇而知義  
必能立功既而光顏數敗賊軍上以度為知人知制  
誥韓愈亦言淮西三小州殘弊困劇之餘而當天下  
之全力其破敗可立而待然所未可知者在陛下斷  
與不斷耳因言諸道發兵各二三千人勢力單弱心

孤意怯難以有功環賊諸州壤地連捷村落百姓悉  
有兵器習於戰鬪識賊深淺皆願自備衣糧保護鄉  
里若令召募立可成軍乞悉罷諸道軍募土人以代  
之胡氏曰漢元帝宋文帝唐文宗雖勤儉願治而以  
優柔不斷反召衰亂不斷之害大矣銳然而斷如景  
帝殺周亞夫東京銅名士符堅伐江左梁武納侯景  
隋文廢備后太宗征高麗德宗和吐蕃皆確然必行  
莫可回沮然則斷之為害豈小乎故凡一善之自或  
用之而是或用之而非無不然者惟明乎實理則如  
冬裘夏葛各適其宜苟不明實理而慕其虛名未有  
不失者也人君欲明**六月盜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平實理惟學而已矣

**武元衡擊裴度傷首**

上悉以兵事委武元衡師道客

贊之也請密往刺之元衡死則它相不敢主其謀爭  
勸天子罷兵矣師道資給遣之王承宗亦遣牙將尹  
少卿奏事且請中書為元濟遊說辭指不遜元衡叱  
出之承宗又上書詆元衡至是元衡入朝有賊自暗  
中射殺之取其顱骨而去又擊裴度傷首墜溝中京  
城大駭於是詔宰相出入加金吾騎士張弦露刃以

衛之賊遺紙於金吾府縣曰毋急捕我我先殺汝故  
捕賊者不敢甚急兵部侍郎許孟容見上言自古未  
有宰相橫屍路隅而盜不獲者此朝廷之辱也因涕  
泣又請中書揮涕言請奏起裴中丞為相大索賊黨  
於是詔中外搜捕購賞甚厚王士則告承宗遣卒張  
晏所為捕得鞠之并出承宗表詔議其罪晏等具服  
張弘靖以為疑屢言之上不**以裴度同平章事**瘡臥  
聽竟誅之而師道客潛遁去

二旬詔以衛兵宿其策中使問訊不絕或請罷度官  
以安恒邠之心上怒曰若罷度官是姦謀得成朝廷  
無復綱紀吾用度一人足破二賊遂以度為相度言  
淮西腹心之疾不得不除且朝廷業已討之兩河跋  
扈者將視此為高下不可中止上以為然悉以用兵  
事委度討賊愈急初德宗多猜忌朝士有相過從者  
金吾皆伺察以聞宰相不敢私第見客度奏今寇盜  
未平宰相宜招延四方賢才與參謀議請於私第見  
客許之范氏曰德宗禁錮宰相而使之其宰相亦塗  
其耳目以容身保位國之治亂民之休戚若不聞見  
焉自古以來未有聾瞽其大臣而可以為國者也夫  
疑之則勿任任之則勿疑疑置相者當擇之於未用之

前而不當疑之於既用之後未有可託天下而不保其不欺君者也然而人君多悅人之從已其未用也輕信之既用也過防之是秋七月靈武節度使李光以上下相蒙而政愈亂也

**進卒** 光進與弟光頴友善光頴先娶其母委以家事歸于其妯光進反之日新婦逮事先姑詔絕王承宗先姑命主家事不可易也因相持而泣

**朝貢** ○八月朔日食 ○李師道遣兵襲東都捕得伏誅 李師道置留後院於東都潛內兵數百人謀焚宮闕縱兵殺掠其小卒請留守呂元膺告變元膺發兵圍之賊眾突出望山而遁都城震駭時留兵寡弱元膺坐皇城門部分指使意氣自若都人賴以安東都西南皆高山深林民不耕種專以射獵為生人皆趨勇謂之山棚元膺設重購以捕賊數日有山棚遇賊走召其儕引官軍共圍獲之按驗得其魁乃中岳寺僧圓淨為師道買田伊闕陸渾山間以舍山棚而衣食之捕獲伏誅黨與死者凡數千人留守將及驛人皆受其職各元膺鞫圓淨黨與始知殺武元

衡者乃師道也元膺密以聞九月以韓弘為淮西諸

軍都統 初上以嚴綬在河東所遣裨將多立功故使

府庫以資士卒賂宦官以結聲援擁眾經年無尺寸

功裴度屢言其軍無政乃以韓弘為諸軍都統弘亦

欲倚賊自重不願淮西速平時李光頴戰最力弘欲

結之舉大梁城索得一美婦人容色絕世遣使遺之

光頴乃大饗將士謂使者曰戰士數萬皆棄家遠來

冒犯白刃光頴何忍獨以聲色自娛悅乎因流涕坐

者皆泣乃即席厚贈使者并妓返之日為光頴多謝

相公光頴以身許國誓不與逆賊同戴日月死無貳

矣 冬十月盜焚柏崖倉 ○十一月焚獻陵寢宮永巷

○吐蕃請互市許之 ○十二月河東節度使王鐔卒

鐔家奴告鐔子稷匿所獻家財上命遣中使檢括裴度諫曰臣恐諸將帥以身後為憂上遽止使者以二杖殺之

甲丙

十一年春正月張弘靖罷為河東節度使

王承宗縱兵四掠幽

滄定三鎮皆苦之爭上表請討承宗上欲許之弘靖以為兩役並興恐國力不支請併力平淮西乃征恒

冀上為之止弘靖乃求罷從之范氏曰張弘靖言不失職進退以禮有大臣之體矣其後卒捨恒冀併

力准西如其所慮憲宗雖得之於翰林學士錢徽知

裴度而失之於弘靖豈未之思乎翰林學士錢徽知

制誥蕭俛罷之時羣臣請罷兵者衆上患制削王承宗

官爵發兵討之

韋貫之屢請先取吳元濟後討承宗及齊而蔡燕趙皆應之卒致朱泚之亂由德宗不能

忍數年之憤欲太平之速成故也上不聽諸軍討王承宗者互相觀望獨昭義節度使鄒士美

引精兵壓其境大破承宗之衆於柏鄉盜斷建陵

門戟

二月吐蕃贊普死

新贊普可以李逢吉同平

南詔勸龍晟為其下所殺

勸龍晟淫虐不道其臣王嵯巔弑之

立其弟三月皇太后崩

夏四月以司農卿皇甫鎛

勸利判度支

鎛始以聚斂得幸五月李光顏烏重胤敗淮西兵於

陵雲柵

六月唐鄧節度使高霞寓大敗於鐵城

將討淮西者勝則虛張殺獲敗則匿之至是大敗不可掩始上聞中外駭愕宰相入見將勸罷兵上曰勝

負兵家之常今但當論用兵方略察將帥之不勝任者易之兵食不足者助之耳豈得以一將失利遽議罷兵邪於是獨用裴度之言

秋七月貶高霞寓以袁

滋為彰義節度使

八月韋貫之罷為吏部侍郎

貫性高簡好甄別流品又數請罷兵故罷胡氏曰夫討不庭復土宇是也而不度可否難易必於進取豈善為師者哉况當用兵之時尤欲君子在朝小人勿用乃繼去二相而拜李逢吉王涯皇甫鎛亦以聚斂得幸譬如方欲決流潰癰而已遇酒色葬莊憲皇后○

之毒所以四體腹心幾完而頓弊歟

九月饒州大水

漂失四千七百戶

李光顏烏重胤拔陵雲柵

○加李師道檢校司空

李師道聞拔陵雲而懼詐請輪款上以力未能討加檢校

空冬十一月以柳公綽為京兆尹

公綽初赴府有神策小將躍馬衝其

前導公綽駐馬杖殺之明日入對上怒詰之對曰京兆為輦轂師表今視事之初而小將敢爾唐突此乃

輕陛下詔命非獨慢臣也臣知杖無禮之人不知其為神策軍將也上曰何不奏對曰臣職當杖之不當

奏上退謂左右曰汝曹須作意此人朕亦畏之加李光顏等檢校官

計淮西諸軍近

九萬上怒諸將久無功命梁守謙宣慰因留監軍先加李光顏等檢校官而詔書切責示以無功必罰

十二月義成節度使渾鎬與王承宗戰大敗

渾鎬與承宗戰

屢勝引全師壓其境承宗懼潛遣兵入鎬境焚掠城邑人心始內顧而搖中使又督其戰鎬進戰大敗奔

州還定以王涯同平章事○貶袁滋以李愬為唐鄧節

度使

袁滋至唐州元濟圍其新興柵滋甲辭以請之元濟由是不復以滋為意朝廷知之貶滋撫州

刺史以李愬代之愬至唐州知士卒憚戰謂之曰天子知愬柔懦故使拊循爾曹至於戰攻進取非吾事

也眾始信而安之愬親行視士卒傷病者存恤之不事威嚴或以軍政不肅為言愬曰吾非不知也表尚

書專以恩惠懷賊賊易之聞吾至必增備吾固示之以不肅彼必以吾為懦而懈惰然後可圖也淮西人

輕愬不為備初置淮潁水運使

楊子院米自淮陰汴淮入潁至項城入潁輪于鄆城

以饋淮西行營省汴運之費七萬餘緡

十二年春二月置淮西行縣

淮西被兵數年竭倉廩以奉戰士民多無食采

菱芡魚鱉鳥獸食之亦盡多三月淮西文城柵降

李

謀襲蔡州表請益兵詔以步騎二千給之愬遣大將馬少良將十餘騎巡邏遇吳元濟捉生虞候丁士良

與戰擒之士良元濟驍將常為東邊患眾請剗其心愬許之士良無懼色愬命釋其縛士良請盡死以報

德愬署為捉生將士良言於愬曰吳秀琳據文城柵  
 為賊左臂官軍不敢近者有陳光洽為之謀主也光  
 洽勇而輕好自出戰請為公擒之則秀琳降矣遂擒  
 光洽以歸秀琳果以柵降愬引兵入據其城其將李  
 憲有才勇愬更其名曰忠義而用之於是軍氣復振  
 人有欲戰之志賊中降者相繼愬聞其有父母者皆  
 給粟帛而遣之夏四月淮西郟城降官軍與淮西軍夾  
 之衆皆感泣望無敢先度陳許兵馬使王沛先引兵度潁水於是  
 諸軍相繼皆度進逼郟城李光顏敗其兵三萬殺士  
 卒什二三李愬分兵攻下數柵元濟以董昌齡為郟  
 城令而質其母其母謂昌齡曰順死賢於逆生汝去  
 逆而吾死乃孝子也從逆而吾生是戮吾也會官軍  
 絕郟城歸路昌齡乃舉城降光顏入據之元濟聞之  
 甚懼時董重質守洄曲元濟悉發五月罷河北行營  
 親近及守城卒詣重質以拒官軍又相去遠期約難一由是歷二年無功劉總出境五  
 里不進月費度支錢十五萬緡李逢吉及朝士多言  
 宜併力先取淮西俟淮西平乘勝取恒冀如拾芥耳

上從罷河北行營胡氏曰古之人有言武不可黷  
 黷武無烈周頌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憲宗若能持  
 其志無暴其氣用張弘靖韋貫之之言專意淮西裴  
 度視師二相居內協謀共濟蓋不待四年而淮蔡平  
 矣然後先之以文誥之辭申之以福極之戒河北叛  
 臣固將斂衽聽命其有不服然後武震以懾威之蓋  
 不止成德可平也發之甚銳罷李愬擒淮西將李祐  
 之無名為賊所輕傷重亦大矣李愬擒淮西將李祐  
 愬每得降卒必親引問委曲由是賊中險易遠近虛  
 實盡知之厚待吳秀琳與謀取蔡秀琳曰非得李祐  
 不可秀琳無能為也祐有勇略守與橋柵時帥士卒  
 刈麥於張柴村愬召廂虞候史用誠以三百騎伏林  
 中誘而擒之以歸將士爭請殺之愬釋縛待以客禮  
 時時召祐及李忠義屏人語或至夜分他人莫得預  
 聞諸將恐祐為變多諫愬愬待祐益厚士卒亦不悅  
 諸軍日牒愬稱得賊謀者言祐為賊內應愬恐誘先  
 達於上已不及救乃持祐泣曰豈天不欲平此賊邪  
 何吾二人相知之深而不能勝衆口也乃械祐送京  
 師先密奏曰若殺祐則無以成功詔以還愬愬見之  
 喜執其手曰爾之得全社稷之靈也署散兵馬使令



佩刀巡警出入帳中或與同宿密語達曙有竊聽者但聞祐感泣聲舊軍令舍賊謀者屠其家翹除其令使厚待之謀反以情告翹翹益知賊中虛實常遣兵攻朗山不利衆皆悵恨翹獨喜乃募敢死士三千人號曰突將朝夕自教六月吳元濟請降元濟兵勢日習之使常為行備願東身自歸詔許之而為董重質等所制不得出秋七月大水○以孔殘為

嶺南節度使

先是明州歲貢蚶蛤水陸遞夫勞費華相奏擬數人上皆不用曰頃有諫進蚶蛤者可與也乃以殘為嶺南節度使以裴度兼彰

義節度使充淮西宣慰招討使

諸軍討淮西四年不以驢耕者上亦病之宰相李逢吉等競言師老財竭意欲罷兵度獨無言上問之度曰臣誓不與此賊俱生今請自往督戰且元濟勢實窘迫但諸將心不一不併力迫之故未降耳若臣自請行營諸將恐臣奪其功必爭進破賊矣上悅從之度奏刑部侍郎馬總為宣慰副使右庶子韓愈為行軍司馬將行言於上

曰臣若滅賊則朝天有期賊在則歸闕無日上為之流涕御通化門送之李逢吉不欲討蔡翰林學士令狐楚與逢吉善度恐其合中外之勢以沮軍事乃請改制書數字且言其草制失辭罷之度遂行以鄜城為治所先是諸道皆有中使監陳進退不由主將勝則先使獻捷不利則陵挫百端度悉奏去之諸將始得專其軍事九月以崔羣同平章事李逢吉罷初上戰多有功

陵王布衣張宿以辯口得幸及即位累官至比部員外郎招權受賂逢吉惡之上欲以宿為諫議大夫逢吉曰宿小人豈得竊賢者之位必欲用宿請先去臣上不悅逢吉又與裴度異議上方倚度以平蔡乃罷逢吉而竟用宿崔羣王涯固諫不聽宿由是怨執政及當時端方之士與皇甫鎛相表裏諸去之李

翹攻吳房入其外城

李翹將攻吳房諸將曰今日往不意彼以往亡不吾虞正可擊也遂往克其外城而還淮西將孫獻忠以驍騎五百追擊其背衆驚將走

翹下馬據胡牀令曰敢退者斬返施力戰斬獻忠或勸翹乘勝攻其子城可拔也翹不聽引還冬十

月李愬夜襲蔡州擒吳元濟檻送京師李祐言於李  
 兵皆在洄曲守州城者皆羸卒可以乘虛直抵其城  
 比賊將聞之元濟已成擒矣愬然之十月遣掌書記  
 鄭解白裴度度曰兵非出奇不勝常侍良圖也愬乃  
 命祐及李忠義帥突將三千為前驅自與監軍將三  
 千人為中軍李進誠將三千人殿其後軍出不知所  
 之愬曰但東行行六十里夜至張柴村盡殺其戍卒  
 及烽子據其柵命士卒少休食乾糲整羈勒留兵鎮  
 之以斷朗山救兵又分兵以斷洄曲及諸道橋梁復  
 夜引兵出諸將請所之愬曰入蔡州取吳元濟諸將  
 皆失色監軍哭曰果落李祐姦計時大風雪旌旗裂  
 人馬凍死者相望人人自以為必死然畏愬莫敢違  
 夜半雪愈甚行七十里至州城自吳少誠拒命官軍  
 無一人知者祐忠義鑿其城以先登壯士從之殺守  
 門卒而留擊柝者使擊柝如故遂開門納眾雞鳴雪  
 止愬入居元濟外宅或告元濟曰官軍至矣元濟不  
 信起聽於庭聞愬軍號令曰常侍傳語應者近萬人  
 始怯曰何等常侍能至於此乃帥左右登牙城拒戰

時董重質擁精兵萬餘人據洄曲愬曰元濟所望者  
 重質之救耳乃訪重質家厚撫之遣其子傳道持書  
 諭重質重質遂單騎詣愬降愬攻牙城燒其南門民  
 爭負薪芻助之門壞執元濟檻送京師且告于裴度  
 申光二州及諸鎮兵二萬餘人相繼來降自元濟就  
 擒愬不戮一人自官吏帳下厨廩之卒皆復其職使  
 之不疑然後屯於鞠場以待裴度諸將請曰始公敗  
 於朗山而不憂勝於吳房而取冒大風甚雪而不  
 止孤軍深入而不怯然卒以成功皆衆人所不諭也  
 敢問其故愬曰朗山不利則賊輕我不為備矣取吳  
 房則其衆奔蔡併力固守故存之以分其兵風雪陰  
 晦則烽火不接不知吾至孤軍深入則人皆致死戰  
 自倍矣夫視遠者不顧近慮大者不計細若矜小勝  
 恤小敗先夫視遠者不顧近慮大者不計細若矜小勝  
 而豐於待士知賢不疑見以李鄘同平章事○裴度  
 可能斷此其所以成功也

入蔡州裴度建彰義節將降卒萬餘人入城李愬具  
 恃不識上下之分數十年矣願公因而示之使知朝  
 廷之尊度乃受之愬還軍文城度以蔡卒為牙兵或

諫曰蔡人反仄者尚多不可不備度笑曰吾為章義節度使元惡既擒蔡人則吾人也又何疑焉蔡人聞之感泣先是吳氏父子阻兵禁人偶語然燭有以酒食相過從者罪死度除其禁蔡人始知有生民之樂詔淮西百姓給復二年近賊四州免來年夏稅官軍戰亡者皆為收葬給其家范氏曰裴度伐叛柔服使百姓曉然知賊之為暴而唐之為仁故其後取淄青如反掌不惟乘勝用兵之易蓋人心先服故也豈非待物以誠

**十一月**上御門受俘斬吳元濟門上御興安之效歟

吳元濟獻于廟社而斬之初淮西之人劫於李希烈吳少誠之威震不能自拔久而老者衰幼者壯安於悖逆不復知有朝廷矣自少誠以來遣將出兵皆不束以法制聽各以便宜自戰人人得盡其才故以三州之眾舉天下之兵環而攻之四年然後克之范氏曰人君之御天下其失之甚易其取之甚難以憲宗之明斷將相之忠賢竭天下之兵力以伐三州四年然後克其難如此則人君豈可不兢兢業業慎其所以守之

賜李愬爵涼國公韓弘等遷官有差判官大

戊戌

將以下官凡百五十員上不悅曰愬誠有奇功然以奏請過多使如李晟渾瑊又何如哉遂留中不下以

**宦者為館驛使**舊制御史二人知驛至是詔以宦者事職分各殊切在塞侵官之源絕出位之漸事有不使必戒於初令或有妨不必在大上不聽

以李祐為神武將軍○十二月賜裴度爵晉國公復入知政事○貶董重質為春州司戶

重質為吳元濟謀主李愬奏先許重質以不死乃貶之

**十三年春正月**李師道奉表納質并獻三州

初李師

命幕僚高沐郭昉李公度屢諫之判官李文會孔目官林英譖沐殺之昉亦被囚及淮西平師道憂懼公度說之使遣子入侍并獻沂密海三州以自贖

二月師道從之上遣左散騎常侍李遜詣鄆州宣慰

**修麟德殿浚龍首池起承暉殿**上命六軍修麟德殿龍武統軍張奉國大

將軍李文悅以外寇初平營繕太多白宰相冀有論  
諫裴度言之上怒貶奉國等於是浚龍首池起承暉  
殿土木李鄴罷為戶部尚書初吐突承璫為淮南監

與承璫互相敬憚故未嘗相失承璫歸引鄴為相鄴  
耻由宦官進至京師辭疾不入見不視事固辭相位  
至是以李夷簡同平章事○橫海節度使程權入朝

權自以世襲滄景與河朔三鎮無殊內不自安表請  
舉族入朝許之橫海將士樂自擅不聽權去掌書記  
林蘊諭以禍福權乃得出夏四月王承宗納質請吏  
詔以蘊為禮部員外郎

復獻二州詔復其官爵裴度之在淮西也布衣柏耆  
宗破膽矣願得奉丞相書往說之可不煩兵而服愈  
白度為書遣之承宗懼求哀於田弘正請以二子為

質及獻德棣二州輸租稅請官吏弘正為之請上許  
之弘正遣使送其二子知感知信及二州圖印至京  
師幽州大將譚忠亦說劉總曰自元和以來劉闢李  
綺田李安盧從史吳元濟阻兵馮險自以為深根固

葉天下莫能危也然顧昉之閒身死家覆此非人力  
所能及殆天誅也況今天子神聖威武苦身焦思縮  
衣節食以養戰士此志豈湏史忘天下哉今國兵駸

駸北來趙人已獻城十二忠深為公憂之總泣曰聞  
先生言吾心定矣賜六軍辟仗使印舊制以宦官為  
遂專意歸朝廷及張奉國等得罪至五月以李光

方鎮之監軍無印及軍政事任專達矣是始賜印得糾繩  
顏為義成節度使李師道暗弱軍府大事皆與妻及  
奴婢孔目官王再升謀之其妻不

欲遣子入質乃與二婢說師道曰先司徒以來世有  
此土奈何無故割而獻之今若不獻不過以兵相加  
力戰不勝獻未晚也師道乃悔欲殺李公度幕僚賈

直言謂其用事奴曰若殺公度軍府危矣乃囚之會  
李遜至師道陳兵迎之遜盛氣正色為陳禍福責其  
決語師道退與其黨謀之皆曰第許之它日正煩一

表解紛耳師道乃謝曰曷以父子之私且迫於將士  
之情故遷延未遣今重煩朝使豈敢復有二三遜察  
師道非實誠歸言於上曰師道頑愚反覆恐必須用  
兵既而師道表言軍情不聽納質割地上怒決意討

之賈直言冒刃諫師道者二輿觀諫者一又畫縛戰  
檻車妻子繫纒者以獻師道囚之五月以光顏鎮滑  
州謀討師道也六月朔日食○秋七月以李愬為武寧節度

使○詔諸道發兵討李師道○李夷簡罷為淮西節

度使上方委裴度以用兵夷簡自謂才不及度求出

已非人之宜其自屈於裴度也八月王涯罷○以皇甫

鏞程異同平章事淮西既平上浸驕侈判度支皇甫

由是有寵又厚賂結吐突承璀上遂以為宰相制

下朝野駭愕至於市道負販者亦喚之裴度崔羣極

諫其不可上不聽度耻與小人同列求退不許乃上

疏曰鏞異皆錢穀俗吏佞巧小人陛下退不許乃上

位中外駭笑況鏞在度支專以豐取刻與為務中外

仰給之人無不思食其肉比者裁損淮西糧料幾至

潰亂程異雖人品庸下然心事和平可處繁劇不宜

為相臣若不退天下謂臣無耻臣若不言天下謂臣

負恩今退既不許言又不聽臣如烈火燒心衆竊議

體所可惜者淮西盪定河北底寧承宗斂手削地韓

弘輿疾討賊豈朝廷之力能制其命哉直以處置得

宜能服其心耳陛下建升平之業十已八九何忍還

自墮壞使四方解體乎上以度為朋黨不之省鏞自

知不為衆論所與益為巧諂以自固奏減內外官俸

以助國用給事中崔植封還勅書極論之乃止時內

出積年繒帛朽敗隨手破裂邊軍聚而焚之度因奏事

軍其繒帛朽敗隨手破裂邊軍聚而焚之度因奏事

謂知言矣其所以啓告人主豈不得其要乎胡氏曰  
 與君子而小人得間之者誠不至也誠之所以不至  
 者邪汨之也易曰閑邪存其誠閑邪云者猶置水於  
 器不可以火投之宿火於爨不可以水及之也持心  
 如此聲色貨利暴慢鄙辟無自而入則正靜虛明誠  
 無不存及其久也純亦不已而天德全矣後之人君  
 不知此道其初信用忠賢特以意氣相合資之與事  
 造業既得所欲則心無常守而愛惡移焉惟迎合希  
 意之小人乃膠固而不可解此憲宗所以斥忠賢為  
 朋黨而不知其自陷於小人之黨也豈不為後世之  
 大戒哉冬十月五坊使楊朝汶伏誅朝汶妄捕繫人責  
 近千人中丞蕭倓幼之裴度崔羣亦以為言上曰姑  
 與卿論用兵事此小事朕自處之度曰用兵事小所  
 憂不過山東耳五坊使暴橫恐亂蓋載上不悅退召  
 朝汶責之曰以汝故令吾羞見宰相遂賜之死盡釋  
 繫者十一月以柳泌為台州刺史上好神仙詔天下求  
 因皇甫鏘薦山人柳泌云能合長生藥泌言天台多  
 靈草誠得為彼長吏庶幾可求上以泌權知台州刺

史諫官爭論奏以為人主喜方士未有使之臨民者  
 上曰頃一州之力而能為人主致長生臣子亦何愛  
 焉由是羣臣莫敢言胡氏曰憲宗信方士求長生其  
 臣不能反復深切極論人生不可益天命不可移方  
 士不能開其君之惑而以自古未有方士臨民為言宜其  
 不能嘗有是而可為乎憲宗徒以強辯壓其羣臣而不  
 稽其理曾未幾時金丹所作躁怒取禍豈非無窮之  
 哉永監吐蕃寇夏州○十二月田弘正將兵度河逼鄆  
 州先是田弘正請自黎陽度河討李師道裴度曰魏  
 則必益致遷延與其度河而不進不若養威於河北  
 宜且使之秣馬厲兵俟霜降水落自楊劉度河直指  
 鄆州則賊衆搖心矣上從之是月弘正將魏博全師  
 自楊劉度河距鄆州四十里築壘賊中大震既而魏  
 博義成軍送所獲鄆州牙將夏侯登等四十餘人上  
 皆釋弗誅各付行營驅使曰若有父母欲歸者優給  
 遣之朕所誅者師道而已於是賊中聞之降者相繼

資治通鑑綱目第四十八

資治通鑑綱目第四十九

起巳亥唐憲宗元和十四年凡十九年

十四年春正月遣中使迎佛骨至京師貶韓愈為潮

州刺史

先是功德使上言鳳翔法門寺塔有佛指骨

請迎之上從其言至是佛骨至京師留禁中三日歷

送諸寺王公士民瞻奉捨施惟恐弗及刑部侍郎韓

愈上表諫曰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黃帝以至禹湯

文武皆享壽考百姓安樂當是時未有佛也漢明帝

始有佛法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

已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

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信亦可知矣佛

在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

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惑眾也況其身死

已父枯朽之骨豈宜以入宮禁乞付有司投諸水火

道寺宮文堂

資治通鑑綱目卷四十九

一

未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佛如有靈能作  
 禍福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得表大怒將加愈極刑  
 裴度崔羣言愈雖狂發於忠懇宜寬容以開言路乃  
 貶潮州刺史自戰國之世老莊與儒者爭衡更相是  
 非至漢末益之以佛然好者尚寡晉宋以來日益繁  
 熾自帝王至士民莫不尊信下者畏慕罪福高者論  
 難空有獨愈惡其蠹財惑衆力二月平盧都將劉悟  
 排之嘗作原道等篇行於世云

**執李師道斬之**  
 田弘正李愬屢敗平盧兵李師道發  
 兵馬使劉悟將兵萬餘人屯陽穀以拒官軍務為寬  
 惠使士卒人人自便軍中號曰劉父或謂師道曰悟  
 專收衆心恐有他志師道潛遣二使齎帖授行營副  
 使張暹令斬悟暹素與悟善懷帖示之悟召諸將謂  
 曰悟與公等不顧死以抗官軍誠無負於司空今  
 司空信讒來取悟首悟死諸公其次矣且天子所欲  
 誅者獨司空一人今軍勢日蹙吾曹何為隨之族滅  
 欲與諸公還入鄆州奉行天子之命豈徒免危亡富  
 貴可圖也有後應者皆立斬之衆懼皆曰惟都頭命  
 乃令士卒皆飽食執兵夜半聽鼓三聲絕即行人銜

杖馬縛口遇行人執留之天未明軍至城下城中譟  
 譁動地子城門已洞開牙中兵不滿數百皆投弓矢  
 於地悟勒兵捕師道與二子斬之慰喻軍民斬贊師  
 道逆謀者二十餘家文武將吏且懼且喜悟見李公  
 度執手獻歡出賈直言於獄置之幕府田弘正遣使  
 往賀悟函師道父子三首送弘正營弘正大喜露布  
 以聞淄青等十二州皆平上命戶部侍郎楊於陵宣  
 撫淄青分其地為三道以鄆曹濮為一道淄青齊登  
 萊為一道兗海沂密為一道自廣德以來垂六十年  
 藩鎮跋扈河南北三十餘州自除官吏不供貢賦至  
 是盡遵朝廷約束矣裴度纂述蔡邕用兵以來帝之  
 憂勤機略因侍宴獻之請內印出付史官帝曰如此  
 似出朕志非所欲也弗許范氏曰憲宗有功臣而不  
 豈不賢哉而不能勝其驕侈之心卒任小人以曠盛  
 業何邪蓋危則懼懼則善心生安則泰泰則逸心生  
 是以天下既平而禍患常生於所忽也胡氏曰纂述  
 主德請付史官諛諛者所為也裴度亦爾何也曰度  
 所謂循常人之事而寓忠智之意也歸美於上推而弗  
 實任之功名之際人臣所難處也歸美於上推而弗  
 居度之慮遠矣又載用兵以來上心憂勤則憲宗億



取之之難必思守之之不易是乃文類將以劉悟為順實有匡救君子之所為衆人固不識也

義成節度使密詔田弘正察之弘正曰遣使者修好

以觀其所為悟得鄆州三日教手搏而庭觀之搖肩

懷臂離坐以助其勢弘正聞之笑曰是何能為密表

明日遂行而弘正已將數道兵至城西矣悟辟李公

度李存郭明賈直言以自隨素與李文會善亦召之

及將移鎮取存謀曰文會佞人敗亂一道滅李司空

之族不誅之何以雪三齊之憤乎乃詐為悟帖遣使

斬之此還則悟已去矣師道將敗聞風動鳥飛皆疑

有變禁鄆人親識宴聚及道路偶語弘正悉除其禁

或諫曰鄆人久為寇敵不可不備弘正曰今為暴者

既除宜施以寬惠若復為嚴察是以桀易桀也庸何

愈焉先是賊數遣人入關截陵戢焚倉場流矢飛書

以動京師有司督察甚嚴終不能絕及弘正閱李師

道簿書有賞殺武元衡人王士元等及賞潼關蒲津

吏卒案乃知擯者皆吏卒受賂容其姦也弘正

送士元等十六人詔有司鞠之皆款服悉誅之夏四

月詔諸道支郡兵馬並令刺史領之

橫海節度使烏重胤奏曰河朔

藩鎮所以能拒朝命者由諸州縣各置鎮將領事

收刺史縣令之權也曷使刺史各得行其職則雖有

姦雄如安史必不能以一州獨反也臣所領德棣景

三州已舉牒各還刺史職事應在州兵並令刺史領

之故有是詔其後河北諸鎮惟橫海最為順命由重

胤處之得宜故也范氏曰後世郡縣古之諸侯也委

之以土地人民而不與之兵是以匹夫而守一州也

天下有變則城郭不守而朝廷無藩籬之固何以異

於無郡縣乎是故為法者必關盛衰使一縣之衆必

-5 270 35 905" data-label="Text">

由於令一郡之衆必由於守守之權歸於按察按察

程昇卒裴度罷為河東節度使

度在相位知無

黨擠之詔度以平章事鎮河東鑄專以拮克取媚人

無敢言者獨諫議大夫武儒衡上疏言之鑄自訴於

上上曰卿欲報怨邪縛乃不敢言。○史館脩撰李翺上疏曰定禍亂者武功也興太平者文德也今陛下既以武功定海內若遂革弊事復舊制用忠正而不疑屏邪佞而不適改稅法不督錢而納布帛絕進獻寬百姓租賦厚邊兵以制戎狄數訪問待制官以通塞蔽此六者政之根本太平所以興也陛下既已能行其難若何不為其易乎以陛下天資上聖如不惑近習容悅之辭任骨鯁正直之士與興大化可不勞而成也若其不然臣恐大功之後逸欲易生進言者必曰天下既平陛下可以高枕自逸則太平未可期也

**秋七月宣武節度使韓弘入朝**弘始入朝上待之甚厚弘獻馬三千

綸五千雜繒三萬金銀器千而汴之庫廩尚有錢羣百餘萬緡綸百餘萬匹馬七千匹糧三百萬斛

**臣請上尊號**○沂州役卒王弁殺觀察使王遂遂本錢穀

吏性狷急專以嚴酷為治盛夏役士卒營府舍督責峻急將卒憤怨役卒王弁與其徒四人執遂斬之

**左右軍中尉各獻錢萬緡**自淮西用兵以來度支鹽鐵使及四方爭進奉謂之

助軍賊平又進賀禮助**以令狐楚同平章事**楚與皇賞上加尊號又進賀禮

年進士故韓**八月以韓弘為司徒兼中書令張弘靖**引以為相

**為宣武節度使**弘靖宰相子少有令聞立朝簡默反帥河東承王鏐聚斂之餘帥宣武繼

韓弘嚴猛之後廉**魏博節度使田弘正入朝**上待之謹寬大上下安之

**庫部員外郎李渤病免**渤使陳許還言臣過渭南諸縣人多流亡舊三千戶者今

纔千戶迹其所以然皆由以逃戶稅攤於比鄰致驅迫俱逃聚斂之臣剥下媚上惟思竭澤不慮無魚乞

降詔書禁絕計不數年人皆復於農**以王弁為開州**矣執政見而惡之渤遂謝病歸東都

**刺史誘誅之**朝廷議興兵討王弁恐青鄆相扇繼變乃除弁開州刺史既行所在減其導從

加以柵械乘驢入關腰斬東市先是三分鄆兵以隸三鎮及遂死朝廷以為師道餘黨凶態未除以隸

刺史曹華為沂海觀察使引隸兵赴鎮討之將士迎候者華皆以好言撫之衆皆不疑華視事三日大饗

將士伏甲士千人於幕下諭之曰天子以鄆人有遷  
 徒之勞特加優給宜令鄆人處右沂人處左既定沂  
 人皆出因闔門謂曰王常侍以天子之命為帥於此  
 將士何得輒害之語未畢伏者出圍而殺之死者千  
 二百人司馬公曰春秋書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  
 申彼列國也孔子猶深貶之惡其誘討也況為天子  
 而誘匹夫乎王弁庸夫乘釁竊發苟帥得人戮之易  
 於犬豕耳何必以天子詔書為誘人之餌乎且作亂  
 者五人耳乃使曹華設詐屠千餘人不亦濫乎然則  
 自今士卒孰不猜其將帥將帥何以令其士卒上下  
 宗之業所以不終由苟徇近功不敦大信故也

田弘正兼侍中遣還鎮

弘正三表請留不許乃加兼  
 侍中遣還鎮弘正恐一旦物

故魏人猶以故事繼表故兄弟子姪皆仕  
 諸朝上皆擢居顯列朱紫盈庭時人榮之

遣將楊清討黃洞蠻洞作亂殺都護李象古

象古以  
 貪縱苛

刻失衆心清世為蠻酋象古召為牙將命將兵討黃  
 洞蠻清因人心怨怒夜還襲州陷之初蠻賊黃少卿

自貞元以來數反覆桂管觀察使裴行立容管經略  
 使陽旻欲僥倖立功爭請討之上從之嶺南節度使  
 孔殘屢諫曰此禽獸耳不足與論是非不聽大發江  
 湖兵會二管入討士卒多瘴死安南乘之遂殺都護  
 二管亦彫弊惟吐蕃圍鹽州刺史李文悅竭力拒守  
 殘所部晏然

吐蕃圍鹽州

吐蕃十五萬眾圍鹽州

凡二十七口吐蕃不能克靈武牙將史奉敬言於朔  
 方節度使杜叔良請兵解圍叔良以二千五百人與  
 之奉敬行旬餘無聲問朔方人以為俱沒矣無何奉  
 敬自地道出吐蕃背吐蕃大驚潰去奉敬奮擊大破

貶裴潏為江陵令

柳泌至台州驅吏民采藥歲餘  
 無所得而懼逃入山中浙東觀

察使捕送京師皇甫鏗李道古保護之上復使待詔  
 翰林服其藥日加躁渴起居舍人裴潏上言曰除天  
 下之害者受天下之利同天下之樂者饗天下之福  
 自黃帝至於文武享國壽考皆用此道也自去歲以  
 來所在多薦方士借令真有神仙彼必深潛巖壑惟  
 畏人知凡候伺權貴之門以大言自銜奇伎驚衆者  
 皆不執徇利之人豈可信其說而餌其藥邪夫藥以  
 愈疾非朝夕常餌之物況金石酷烈有毒又益以火

走不居有室

通鑑綱目卷之九

三

氣殆非五藏所能勝也古者君飲藥臣先嘗之乞崔

令獻藥者先餌一年則真偽可辨矣上怒與薄

羣罷為湖南觀察使初帝問宰相玄宗之政先理而

崇宋景盧懷慎蘇頲韓休張九齡則理用宇文融李

林甫楊國忠則亂故用人得失所繫非輕人皆以天

寶十四年安祿山反為亂之始臣獨以為開元二十

四年罷張九齡相專任李林甫此理亂之所分也願

陛下以開元初為法以天寶末為戒乃社稷無疆之

福皇甫鏐深恨之范氏曰崔羣之言豈徒有激而云

哉其可謂至言矣聖人復起不能易也○及羣臣議

上尊號皇甫鏐欲增孝德字羣曰言聖則孝在其中

矣鏐言於上曰羣於陛下惜孝德二字上怒時鏐給

邊軍不時又多陳敗之物軍士怨怒流言欲為亂李

光顏憂懼欲自殺遣人訴之上不信京師恟懼羣具

以聞鏐密言於上曰邊賜皆如舊制而人情忽如此

者由羣鼓扇將以賣直歸怨於上也以狄兼暮為左

上以為然罷羣於是中外切齒於鏐也

捨遺中書舍人武儒衡有氣節好直言上器之顧待

甚渥人皆言其且入相令狐楚忌之思有以沮

之乃薦兼暮才行擢左拾遺兼暮仁傑之族曾孫也

楚自草制辭盛言天后竊位姦臣擅權賴仁傑保佑

克復明辟儒衡泣訴於上曰臣曾祖平一

在天后朝辭榮終老上由是薄楚之為人

庚

十五年春正月上暴崩於中和殿閏月太子即位

軍中尉吐突承璀謀立漣王暉為太子上不許太子

憂之密問計於其舅司農卿郭釗釗曰殿下但盡孝

謹以俟之勿恤其他上服金丹多躁怒左右宦官往

往獲罪有死者人人自危至是暴崩於中和殿時人

皆言內常侍陳弘志弒逆其黨類諱之不敢討賊但

云藥發外人莫能明也中尉梁守謙與宦官王守澄

等共立穆宗殺承璀及暉賜左右神策軍士錢人五

十緡范氏曰憲宗伐叛討逆威令復張而變生近習

身陷大禍由任相非其人故也可不為深戒哉可不

為深戒哉

然陳弘志弒憲宗而穆宗不討賊故舊史

傳疑而已其後文宗謀誅宦官蓋以討亂而宣宗

追治逆黨戮之殆盡其子孫皆以為弒則何疑哉

貶

皇甫鏐為崖州司戶以蕭俛段文昌同平章事

官朝

西

春

臨集羣臣於月華門外宣制貶縛市井皆相賀上議命相令狐楚薦俛俛亦縛同年進士上欲誅縛俛及宦官救之得免

**柳泌伏誅貶李道古為循州司馬○以薛放為工部侍郎丁公著為給事中**

**禁中參預機密欲尊貴妃郭氏為皇太后**

陵王妃憲宗即位羣臣累表請立為后憲宗以妃宗門疆盛恐正位之後後宮莫得進託以歲時禁忌不許至是乃尊為皇太后胡氏曰天子治外后治內各

正其位天地之大義也以事之重也故必擇勳賢之後令淑之質以繼先聖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未聞

有宗門疆盛之虞後宮不得進之患而終身不立后者也憲宗身位冢嗣娶汾陽愛孫正孰加焉而反不

能居之以正以欲廢度以縱廢禮卒致郭妃晚罹殺之禍其所由

**帝與羣臣皆釋服○二月赦天下**

來豈無漸乎帝與羣臣皆釋服○二月赦天下樓肆

救事畢盛陳倡優雜戲而觀之又幸左神策軍觀手博監察御史楊虞卿上疏曰陛下宜延問羣臣惠以

氣色使進忠若趨利論政若訴冤如此而不致升平者未之有也

上雖不能用亦不罪也胡氏曰憲宗不知帝王之學李絳白居易崔羣等亦隨事納忠而已未有能極論

大學本末使帝服膺拳拳而勿失者也既不知學遂不能擇人以教其子穆宗非有下愚不移之資若憲

宗知周公傳成王之道自其幼學而輔導之居仁由義通古知今則豈不為賢主乎不能如是是以一旦

踐祚失道至此皆憲宗之過也是故善為國家遠慮者必以輔導太子為急而其言曰人主就學非止涉

書史覽古今而已而所謂輔導者又非必告詔以言過而後諫也

至切之務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

**以柳公權為翰林侍書學士**

書跡愛之問之曰卿書何能如是之善對曰用筆在心心正則筆正上默然改容知其以筆諫也

**五月以元稹為祠部郎中知制誥**

在東宮聞宮人誦稹詩而善之及即位潭峻歸朝薦之上以為知制誥朝論鄙之會同僚食瓜於閣下

通鑑綱目卷之九

有青蠅集其上武儒衡以扇揮之曰通從何六月葬

景陵○以崔羣為吏部侍郎上召羣對別殿謂曰朕

曰先帝之意又屬太后居興慶宮太后居南內每朔

聖明臣何力之有太后居興慶宮望上帥百官詣宮

門上壽上性侈所以奉太后者尤華靡胡氏曰君子

不以天下儉其親然至於侈靡越度則非所以為孝

矣秋七月以鄆曹濮節度為天平軍○令狐楚罷楚

山陵使不給工人備直收其錢十五萬為羨餘以獻怨訴盈路故罷之

八月浚魚藻池

○以崔植同平章事○九月大宴上甫過公除即事

節欲以重陽大宴拾遺李珣帥其同僚上疏曰元朔

未改山陵尚新雖陛下就易月之期俯從人欲而禮

經著三年之制猶服心喪合讌內庭事將未可上不

聽羣臣入閣退諫議大夫鄭覃崔郾等五人進言陛

下宴樂多過遊畋無度今胡寇壓境忽有急奏不知

乘輿所在又晨夕與近習倡優狎暱賜與過厚夫金

帛皆百姓膏血非有功不可與雖內藏有餘願陛下

愛之萬一四方有事不復使有司重斂百姓時又無

閣中論事者上始甚訝之謂宰相曰此輩何人對曰

諫官上乃使人慰勞之曰當依卿言宰相皆賀然實

不能用也上嘗謂給事中丁公著曰聞外間人多宴

樂此乃時和人安足用為慰公著對曰此非佳事恐

漸勞聖慮上曰何故對曰自天寶以來公卿大夫競

為遊宴沈酣晝夜優雜子女不愧左右如此不已則

百職皆廢陛下能無獨憂勞乎冬十月成德節度使

王承宗卒詔以田弘正代之王承元為義成節度使

王承宗卒其下秘不發喪立承宗之弟承元承元時

年二十日諸公未忘先德不以承元年少使攝軍務

承元請盡節天子以遵忠烈王之志諸公肯從之乎

通鑑綱目卷第...

通鑑綱目卷第...

七

朱

李師道之未敗也朝廷嘗赦其罪師道欲行諸將固留之其後殺師道者亦諸將也諸將勿使承元為師道則幸矣十將李寂等固留承元承元斬以徇軍中乃定吐蕃寇涇州涇州奏吐蕃入寇距州三十里告急求救以梁守謙為神策行營都監并發八鎮全軍救之邠寧兵以神策受賞厚皆愠曰人給五十緡而不識戰鬪者彼何人邪常額衣資不得而前冒白刃者此何人邪洶洶不止節度使李光顏親為開陳大義然後軍士感悅幸華清宮上將幸華而行將至涇州吐蕃懼而退帥兩省官詣延英門三上表切諫皆不聽諫官伏門下至暮乃退明日上自復道出城幸華清宮獨公主駙馬中尉兵千人容管遣兵討蠻賊黃少卿破之時扈從晡時還宮少卿父未平國子祭酒韓愈上言黃家賊居無城郭依山傍險尋常亦各營生急則屯聚相保比緣邕管經略使多不得人德既不能綏懷威又不能臨制侵欺虜縛以致怨恨遂攻劫州縣侵暴平人或聚或散終亦不能為事近者裴行立陽旻意在邀功獻計征討邕容兩管經此凋弊殺傷疾疫十室九空如此不

已臣恐嶺南未得寧息兼此賊徒亦甚傷損察其情理厭苦必深若因改元大慶赦其罪戾遣使宣諭必望風降伏仍為選擇有威信者為經略使處置得宜自無侵叛上不能用

丑辛

**穆宗皇帝長慶元年春正月詔河北諸道各均定兩**

**稅○蕭俛罷**

俛介潔疾惡為相重惜官職少所引拔西川節度使王播大修貢奉且以賂結

宦官求為相段文昌復左右之詔徵播請京師俛屢爭之言播繼邪不可以汙台司上不聽俛遂辭位

**段文昌罷以杜元穎同平章事○以王播為鹽鐵使**

播奏約權茶額每百錢加稅五十李珣等諫曰權茶近起貞元多事之際今天下無虞所宜寬橫歛之目而更增之百姓何**回鶻保義可汗死○盧龍節度使**

**劉總棄官為僧以張弘靖代之**

總既殺其父兄心常自疑數見父兄為祟

常於府舍飯僧使為佛事晚年恐懼尤甚亦見河南北皆從化奏乞棄官為僧詔從之子弟將佐皆加超

擢百姓給復一年軍士賜錢一百萬緡總以印節授  
 留後張玘夜遁去卒于定州初總奏分所屬為三道  
 以幽涿營為一道平薊媯檀為一道請除張弘靖薛  
 平為節度使瀛莫為一道請除盧士玫為觀察使弘  
 靖先在河東以寬簡得眾總以燕人桀驁日久故舉  
 弘靖以安輯之平嵩之子知河朔風俗而盡誠於國  
 士玫則總妻族之親也總又盡擇麾下宿將有功難  
 制者朱克融等送京師乞加獎拔使燕人有慕美朝  
 廷祿位之志又獻征馬萬五千匹然後委去克融滔  
 之孫略也是時上方酣宴不以天下為意崔植杜元穎  
 無遠略不知安危大體苟欲崇重弘靖惟割瀛莫二  
 州以士玫領之餘皆統於弘靖朱克融輩又羈旅京  
 師至假司衣食日詣中書求官植元穎不之省尋勒  
 歸本軍驅使克融輩皆憤怨先是河北節度使皆與  
 士卒均勞逸弘靖雍容驕貴莊默自尊涉旬乃一出  
 坐決事賓客將吏罕得聞其言情意不接政事多委  
 之幕僚韋雍輩又皆年少輕薄嗜酒豪縱裁刻軍士  
 擢賜數以反虜詬之謂軍士曰今天下太平汝曹能  
 挽兩石弓不若識一丁夏四月貶錢徽李宗閔為遠  
 字由是軍中人人怨怒

州刺史楊汝士為開江令

翰林學士李德裕吉甫之  
 子也以中書舍人李宗閔

嘗對策譏切其父恨之宗閔又與翰林學士元稹爭  
 進取有隙右補闕楊汝士與禮部侍郎錢徽掌貢舉  
 西川節度使段文昌翰林學士李紳各以書屬所善  
 進士及榜出二人所屬皆不預而鄭覃弟朗裴度子  
 譔宗閔婿蘇巢汝士弟殷皆上及第文昌言於上曰今  
 歲禮部殊不公所取皆以關節得之上以問諸學士  
 德裕積紳皆以為然上乃命覆試黜朗等十人而貶  
 徽等或勸徽奏二人屬書上必寤徽曰苟無愧心得  
 喪一致奈何奏人私書豈士君子所為邪取而焚之  
 時人多之自是德裕宗閔各分朋黨更相傾軋垂四  
 十年范氏曰昔漢之黨錮始於甘陵二部相譏而成  
 於太學諸生相譽海內塗炭二十餘年唐之朋黨始  
 於牛僧孺李宗閔對策而成於錢徽之貶皆自小以  
 至大因私以害公皆由主聽不明君子小人雜進於  
 朝不分邪正忠讒以黜陟之而聽其自相傾軋以養  
 成之也漢之黨尚風節故政亂於上而俗清於下及  
 其亡也人猶畏義而有操行不足稱也為國家者可  
 盡而止故其衰季士無操行不足稱也為國家者可



不防其漸哉胡氏曰李衛公才高氣勁而不知道惜哉宗閔對策亦摠已見論國事耳使言而非無足校者使言而是則亦力善效忠以蓋前愆而已不當怨而不解也僧孺之黨雖多小人使文饒忿而思難兼收而並容之彼五月遣使冊回鶻崇德可汗以太和必皆為吾用矣

長公主妻之

公主上之妹也吐蕃聞唐與回鶻婚寇青塞堡回鶻奏以萬騎出北庭萬騎出

安西拒吐蕃

秋七月盧龍軍亂囚節度使張弘靖推

朱克融為留後

韋雍出逢小將策馬衝其前導雍命杖之河朔軍士不貫受杖不服雍白

弘靖繫治之是夕士卒連管呼譟作亂囚弘靖殺雍等迎朱克融為留後衆以判官張徹長者不殺徹罵

曰汝何敢反行且貶張弘靖為吉州刺史○成德兵族滅衆共殺之

馬使王庭湊殺節度使田弘正起復田布為魏博節

度使討之

初田弘正徙鎮成德自以父與鎮人戰有父兄之仇乃以魏兵二千自衛請度支供

其糧賜戶部侍郎崔俊剛福無遠慮恐開事例不肯給弘正不得已遣魏兵歸弘正厚於骨肉子弟在兩都者數十人競為修靡日費約二十萬弘正輦魏鎮之貨以供之相屬於道將士頗不平都知兵馬使王庭湊果悍陰狡潛謀作亂以魏兵故不敢發及魏兵去夜結牙兵殺弘正自稱留後逼監軍奏求節越朝

廷震駭俊於崔植為再從兄故人莫敢言其罪魏博節度使李愬聞變素服流涕令將士曰魏人所以得通聖化安寧富樂者田公之力也今鎮人不道輒敢害之是輕魏以為無人也諸君受田公恩宜如何報之衆皆慟哭深州刺史牛元翼成德良將也愬使以寶劍玉帶遺之曰昔吾先人以此劍立大勳吾又以

之平蔡州今以授公努力翦庭湊元翼以劍帶徇于軍報曰願盡死會愬疾作不果出兵乃起復田布為魏博節度使布固辭不獲與妻子賓客訣曰吾不還矣悉屏旌節導從而行未至魏州三十里被髮徒跣號哭而入居于聖室月俸千緡一無所取賣舊瀛州

產得錢十餘萬緡以頒士卒舊將老者兄事之瀛州軍亂執觀察使盧士攻○詔諸道討王庭湊以牛元

翼為深冀節度使庭湊圍深州○九月相州軍亂殺

刺史邢昺○吐蕃遣使來盟以劉元鼎為吐蕃會盟

使命宰相與吐蕃使者論訥羅盟于城西朱克融掠

易州○詔兩稅皆輸布絲纊自定兩稅法以來錢日

其初戶部尚書楊於陵言錢者所以權百貨貿遷有

無所宜流散不應蓄聚今稅百姓錢藏之公府又開

元中天下鑄錢七十餘爐歲入百萬今纔十餘爐歲

入十五萬又積於富室流入四夷如此則錢焉得不

重物焉得不輕今宜使天下輸稅課者皆用穀帛

廣鑄錢而禁滯積及出塞者則錢日滋矣從之冬

十月以王播同平章事播為相專以承迎為以裴度

為鎮州行營都招討使○以王智興為武寧節度副

使先是副使皆以文吏為之上聞智興以魏弘簡為

弓箭庫使元稹為工部侍郎翰林學士元稹與知樞

宰相由是有寵稹無怨於裴度但以度先達重望恐

其復有功用妨已進取故度所奏軍事多與弘簡

從中沮之度上表曰逆豎構亂震驚山東茲臣作朋

撓敗軍政陛下欲掃蕩幽鎮先宜肅清朝廷河朔逆

賊祗亂山東禁闡姦臣必亂天下是則河朔患小禁

闡患大小者臣與諸將必能翦滅大者則河朔患小制斷無以驅除臣蒙陛下委付之意不輕遭姦臣抑

損之事不少但欲令臣失所而於天下理亂山東勝

負悉不之顧若朝中姦臣盡去則河朔逆賊不討自

平若姦臣尚存則逆賊縱平無益表三上上雖不悅

以度大臣不得已罷弘簡樞密解稹翰林而恩遇如

故范氏曰昔周宣王使文武之臣征伐於外而左右

前後得孝友正良之士以善君心是以讒言不至而

忠謀見用此所以能成功也穆宗庸昏姦諂在側裴

度欲先正其本而後治其末圖其大而後憂其小此

輔相之職業也而其君多僻卒無成功蓋自古命將

出師而小人沮之於內未有宿州刺史李直臣伏誅

能克勝者也可不為深戒哉

通鑑綱目卷之九十一

直臣坐賊當死宦官受其賂為之請御史中丞牛僧孺固請誅之上曰直臣有才可惜僧孺對曰彼不才者安足慮本設法令所以擒制有才之人安祿山朱泚皆才過於人法不能制者也上從之

十二月深州行營節度使杜叔良討王庭湊大敗詔以李

光顏代之初橫海節度使烏重胤將全軍救深州獨當幽鎮東南重胤宿將知賊未可破按兵

觀釁上怒徙重胤山南西道而叔良素事權倖宦官薦之詔以代重胤至是將諸道兵與鎮人戰大敗詔

復以李光以朱克融為平盧節度使自憲宗征伐四

顏代之上即位賞賜無節而幽鎮用兵久無功府藏空竭執政以王庭湊殺田弘正而克融全張弘靖罪有重輕請赦克融專討

庭湊上從之

寅壬

二年春正月盧龍兵陷弓高先時弓高守備甚嚴有乃得入中使大詬怒賊謀知之他日偽遣人為中使夜至守將遽內之賊眾隨入又圍下博中書舍人白

居易上言曰自幽鎮逆命朝廷徵兵十七八萬四面攻圍已逾半年王師無功賊勢猶盛弓高既陷糧道

不通下博深州飢窮日急蓋由節將太眾其心不齊未立功者或已拜官已敗劬者不聞得罪既無懲勸

以至遷延請令李光顏將諸道勁兵約三四萬人從東速進開弓高糧路合下博諸軍解深邢重圍與元

翼合勢令裴度將太原全軍兼招討舊職四面壓境觀釁而動若乘虛得便即令同力翦除若戰勝賊窮

亦許受降納款如此則交攻以分其力招諭以動其心必未及誅夷自生變故仍詔光顏選留諸道精兵

餘悉遣歸本道蓋兵多而不精豈惟虛費資糧兼恐撓敗軍陳故也諸道監軍請皆停罷眾齊令一必有

成功又朝廷本用田布令報父讐今全師出界數月不進蓋由此軍累經優賞兵驕將富莫肯為用況其

月費計錢二十八萬緡若更遷延將何供給此尤宜早令退軍者也苟兵數不抽軍費不減食既不足眾

何以安不安之中何事不有況有司迫於供軍百端歛率不許即用度交關許即人心無繆自古安危皆

繫於此惟陛下成德兵掠官軍糧運度支饋滄州糧

念之疏奏不省

成德兵掠官軍糧運度支饋滄州糧

車六百乘皆為

成德所掠時軍圍之衣糧在途皆邀魏博將史憲

奪之其懸軍深入者皆東餒無所得

誠殺其節度使田布詔以憲誠為節度使

善視牙將史憲誠及為節度使遂寄以腹心軍中精

銳悉以委之至是布以魏兵討鎮軍于南宮以饋運

不繼發六州租賦以供軍將上不悅憲誠因鼓勇之

會憲誠布獨與中軍八千人還魏復召諸將議出兵

諸將益偃蹇曰尚書能行河朔舊事則死生以之若

使復戰則不能也布歎曰功不成矣即日作遺表曰

臣觀衆意終負國恩臣既無功敢忘即死伏願陛下

速救光顏元翼不則義士忠臣皆為河朔屠害矣奉

表號哭拜授幕僚李石乃入啓父靈抽刀而言曰上

以謝君父下以示三軍遂刺心而死憲誠聞之遂喻

衆以河朔舊事衆擁憲誠為留後詔以為節度使憲

誠雖外奉朝廷然內實與幽鎮連結范氏曰憲宗平

河南開魏博由宰相得其人也穆宗拱手而得幽鎮

不惟不能而有并魏博失之由宰相非二月以王庭

其才也相者治亂之所繫豈不重歟

湊為成德節度使遣兵部侍郎韓愈宣慰其軍

元翼於深州官軍三面救之皆以乏糧不能進雖李

光顏亦閉壁自守朝廷不得已以庭湊為成德節度

使而遣韓愈宣慰其軍上之初即位也兩河略定蕭

俛段文昌以為天下已平漸宜消兵請密詔軍鎮每

歲百人之中限八人逃死上方荒宴不以國事為意

遂可其奏軍士落籍者皆聚山澤為盜及幽鎮作亂

一呼而亡卒皆集詔徵諸道兵討之皆臨時召募烏

合之衆以行又諸節度既有監軍主將不得專號令

戰小勝則飛騎奏捷自以為功不勝則迫脅主將以

罪歸之悉擇軍中驍勇以為衛遣羸懦者就戰故每

戰多敗又凡用兵舉動皆自禁中授以方略朝令夕

改不知所從不度可否惟督令速戰中使道路如織

故雖以諸道十五萬之衆裴度元臣宿望烏重胤李

光顏皆當時名將討幽鎮萬餘之衆屯守踰年竟無

成功財竭力盡崔植杜元穎王播為相皆庸才無遠

之圍詔愈至境更觀事勢勿遽入愈曰止君之仁死  
 臣之義遂往至鎮庭湊拔刃弦弓以逆之及館甲士  
 羅於庭庭湊言曰所以紛紛者乃此曹所為非庭湊  
 心愈厲聲曰天子以尚書有將帥材故賜之節鉞不  
 知尚書乃不能與健兒語邪甲士前曰先太師為國  
 擊走朱滔血衣猶在此軍何負朝廷乃以為賊乎愈  
 曰汝曹尚能記先太師則善矣夫逆順之為禍福豈  
 遠邪自祿山思明以來至元濟師道其子孫有今尚  
 存者乎田令公以魏博歸朝廷弱冠建節劉悟李祐皆為美官  
 王承元以此軍歸朝廷弱冠建節劉悟李祐皆為美官  
 度使汝曹亦聞之乎庭湊恐衆心動麾之使出謂愈  
 曰侍郎來欲何為愈曰神策諸將如牛元翼者不少  
 但朝廷顧大體不可棄之耳尚書何為圍之不置庭  
 湊曰即當出之因與愈宴禮而歸之未幾元翼將十  
 騎突圍以傅良弼為沂州刺史李寰為沂州刺史  
 出深州以傅良弼為沂州刺史李寰為沂州刺史  
 兵馬使傅良弼博野鎮遏使李寰所戍在幽鎮之間  
 朱克融王庭湊互加誘脅二人不從各以其衆堅壁  
 賊竟不能取故賞之崔植罷以元稹同平章事○以裴度為司

空東都留守

元稹怨裴度欲解其兵柄故勸上雪王  
 庭湊而罷兵以度為司空平章事東都

留守諫官爭上言

時未偃兵度有將相  
 全才不宜置之散地上乃命度入朝以李聽為河

東節度使

初聽為羽林將軍有良馬上為太子遣左  
 右諷求之聽以職總親軍不敢獻及河東

缺帥上曰李聽不與朕

昭義節度使劉悟執監軍劉

承借

承借恃恩陵轍悟數衆辱之陰與磁州刺史張  
 文謀縛悟送闕下悟知之諷其軍士殺汶圍承

借欲殺之幕僚賈直言責悟曰公欲為李司空邪安  
 知軍中無如公者悟遂謝直言免承借而囚之上詔

悟送承借悟不奉詔會裴度入朝上問度宜如何處  
 置度對曰承借驕縱不法臣盡知之陛下必欲收天

下心止應下半紙詔書具陳其罪令悟集將士斬之  
 則藩鎮之臣孰不思為陛下效死非獨悟也上曰朕

不惜承借然太后以為養子卿更思其次度三月詔  
 奏請流承借於遠州上從之悟乃釋承借

內外諸軍將士有功者奏與除官

初上在東宮聞天  
 下厭苦憲宗用兵

道子文宣  
 通鑑綱目卷之五

故即位務優假將卒以求姑息詔神策六軍及南牙  
常參武官悉加獎擢諸道大將久次及有功者悉奏  
聞除官於是商賈胥史爭賂藩鎮牒補列武寧副使  
將而薦之即升朝籍士大夫皆扼腕歎息

王智興作亂詔以為節度使詔遣智興以精兵三千討幽鎮崔羣忌之奏請

以為他官未報會有詔罷兵智興引兵先期入境羣  
懼遣使迎勞且使釋甲而入智興不從引兵入府逐  
羣遣兵送至埧橋遂掠鹽鐵院錢帛及諸道進奉詔  
而返朝廷以新罷兵力未能討以智興為節度使詔

留裴度輔政言事者皆謂裴度不宜出外王播罷○

夏四月朔日食○詔免江州逃戶欠錢戶部侍郎判度支張平叔

言官自糶鹽可獲倍利又請令所由將鹽就村糶易  
又乞令宰相領鹽鐵使以糶鹽多少為刺史縣令殿  
最檢責所在實戶據口給一年鹽使其四季輸價富  
商大賈有邀截喧訴者所在杖殺詔百官議兵部侍  
郎韓愈曰城郭之外少有見錢糶鹽多用雜物貿易  
鹽商則無物不取或賒貸徐還用此取濟兩得利便

今令人吏坐鋪自糶非得見錢必不敢受如此貧者  
無從得鹽自然坐失常課如何更有倍利若令人吏  
將鹽家至戶到而糶之必索百姓供應騷擾極多又  
刺史縣令職在分憂豈可惟以鹽利多少為之陞黜  
不復考其理行又貧家食鹽至少或有旬月淡食若  
據口給鹽依時徵價官吏畏罪必用威刑臣恐因此  
所在不安此尤不可之大者也中書舍人韋處厚曰  
宰相處論道之地雜以離務實非所宜竇參皇甫鎛  
皆以錢穀為相卒蹈禍敗又欲以重法禁人喧訴夫  
強人之所不能事必不立禁人之所必犯法必不行  
事遂寢平叔又奏徵遠年逋欠江州刺史李渤上言  
度支徵當州貞元二年逃欠戶錢四千餘緡當州今  
歲旱災田損什九陛下奈何於大旱  
中徵三十六年前逋負詔悉免之  
六月裴度罷為

右僕射元稹罷為同州刺史王庭湊之圍牛元翼也

請遣客間說賊黨使出元翼仍賂兵吏部令史偽出  
告身二十通令以便宜給賜積皆然之有李賞者知  
其謀乃告裴度云方為積結客刺度度隱而不發賞  
詰神策告之詔僕射韓皋等鞠按事皆無驗六月度

及積皆罷相諫官言度無罪不當免相積為以李逢

邪謀責之太輕上不得已削積長春宮使

吉同平章事○秋七月宣武押牙李亦作亂討平之  
初張弘靖鎮宣武屢賞以悅軍士李愿性奢後薄賞  
勞而峻威刑其妻弟竇瑗典宿直兵瑗驕貪軍中惡  
之牙將李臣則等作亂斬瑗愿奔鄭州眾推亦為留  
後監軍以聞詔三省官與宰相議皆以為宜如河北  
故事授亦節李逢吉曰河北之事蓋非獲已今若并  
汴州棄之則江淮以南亦非國家有矣杜元穎張平  
叔爭之曰奈何惜數尺之節不愛一方之死乎議未  
決會宋亳潁州各奏請命帥上大喜逢吉請徵亦入  
朝而以韓弘弟充鎮宣武充素寬厚得眾心脫亦旅  
拒則命徐許兩軍攻其左右而滑軍蹙其北充必得  
入矣上皆從之亦不奉詔忠武李光顏充海曹華皆  
以兵討亦屢敗其兵韓充入汴境又敗其兵於郭橋  
初亦以兵馬使李質為腹心及亦不奉詔質屢諫不  
聽會亦疽發臥家質擒殺之以充未至權知軍務時  
牙兵三千人日給酒食力不能支質曰若韓公始至  
而罷之則人情大去矣不可留此弊以遺吾帥即令

罷給而後迎充充既視事人心粗定乃密籍軍中為  
惡者千餘人一朝悉逐之曰敢少留境內者斬於是  
軍政大治以李質為金吾將軍冬十一月太后幸華清宮上畋于驪  
山○十二月立景王湛為太子上有宦者擊毬於禁  
中與宦者墜馬上驚  
得疾不能履地宰相屢乞入見不報裴度三上疏請  
立太子且請入見言之詔立景王湛為皇太子上疾  
浸  
初行宣明曆

三年春三月以牛僧孺同平章事戶部侍郎牛僧孺  
素為上所厚初韓

弘以財結中外弘薨孫幼主藏奴與吏訟於御史府  
上憐之取其簿自閱視凡中外主權多納弘貨獨僧

孺不納上大喜遂以僧孺為相時僧孺與李德裕皆  
有入相之望德裕出為浙西觀察使八年不遷以為

李逢吉排已而引夏四月以鄭權為嶺南節度使翼  
城

僧孺由是怨愈深人鄭注巧譎傾詣善揣人意以醫遊四方李愬餌其  
藥頗驗署為牙推浸預軍政妄作威福軍府患之監

那癸

軍王守澄請去之未晚乃使注見守澄守澄不得已見之  
 無可取去之未晚乃使注見守澄守澄不得已見之  
 坐語未久大喜促膝恨相見之晚守澄入知樞密挈  
 注以西薦於上上亦厚遇之自上有疾守澄專制國  
 事勢傾中外注日夜出入其家與之謀議人莫能窺  
 其迹始則微賤巧宦之士或因以進數年之後達官  
 車馬滿其門矣工部尚書鄭權家多姬妾祿薄五月  
 不能贖因注通於守澄以求節鎮遂得嶺南

**以柳公綽為山南東道節度使**  
公綽過鄧縣有二吏一犯賊一舞文衆謂

**京兆尹**  
愈為京兆六軍不敢犯法私相

**慶宮**  
幸興慶宮至通化門樓投絹二百匹

**司空山南西道節度使**  
李逢吉惡度出之

**韓愈為吏部侍郎李紳為戶部侍郎**  
李逢吉結王守澄勢傾朝野惟

辰

**四年春正月帝崩太子即位**  
上餌金石之藥處士張

翰林學士李紳常排抑之逢吉患之而上遇紳厚不  
 能遠也會御史中丞缺逢吉薦紳清直宜居風憲之  
 地上以中丞亦次對官可之會紳與京兆尹韓愈爭  
 臺參文移往來辭語不遜逢吉奏二人不協以愈為  
 兵部侍郎紳為江西觀察使愈紳  
 入謝上問其故乃寤故有是命

氣和嗜慾勝則疾疹作藥以攻疾無疾不可餌也昔  
 孫思邈有言藥勢有所偏助令人藏氣不平借使有  
 疾用藥猶須重慎况無疾乎庶人尚爾况天子乎先  
 帝信方士妄言餌藥致疾此陛下所詳知也豈得復  
 循其覆轍乎上善其言而求之不巳既而疾作命太  
 子監國宦官欲請郭太后臨朝太后曰昔武后稱制  
 幾傾社稷我家世守忠義非武氏比也太子雖少但  
 得賢宰相輔之卿輩勿預朝政何患國家不安自古  
 豈有女子為天下主而能致唐虞之理乎取制書手  
 裂之太后兄太常卿劍亦密上牋曰若果徇其請臣  
 請先帥諸子納官爵歸田里太后泣曰祖考之慶鍾  
 於吾兄是夕上崩敬宗即位初穆宗之立神策軍士



人賜錢五十千至是宰相議以太厚難繼乃下詔曰宿衛之勤誠宜厚賞屬頻年早歉御府空虛邊兵尚未給衣露卹期於均濟人但賜絹十匹錢十千仍出內庫綾二百萬匹付度支充邊軍春衣時人善之

**二月貶李紳為端州司馬**初穆宗既留李紳李逢吉樂仕進而以書與從父者使薦已紳聞而謂之虞深怨之悉以紳平日密論逢吉之語告之逢吉益怒使虞與從子仲言及補闕張又新伺求紳短敬宗即位逢吉令王守澄言於上曰陛下之所以為儲貳逢吉力也如杜元穎李紳輩皆欲立深王上時年十六疑未信會逢吉亦言紳謀不利於上請加貶謫乃貶之逢吉帥百官表賀百官復詣中書賀逢吉方與又新語門者不內良久又新出旅揖百官曰端溪之事又新不敢多讓眾駭愕右拾遺吳思獨不賀逢吉怒遣使吐蕃又新等猶忌紳曰上書言貶紳太輕上許為殺之朝臣莫敢言獨翰林侍讀學士韋處厚上疏指述紳為逢吉之黨所讒上稍開寤會閱禁中文書有穆宗所封一篋發之得裴度杜元穎及紳請立上為太子疏乃焚諸紳書後有言者不復聽矣胡氏曰敬

宗既得裴度李紳之疏與逢吉守澄誣罔明白于是罷逢吉而相紳置守澄於法豈不偉哉然使紳誠有動搖之罪穆宗發覺治之可也敬宗既為天子矣又何治焉今以逢吉讒紳謀不利於已則欲殺之得紳立已疏則嗟嘆之是其喜怒皆私已而發不以公道行之此所以來讒賊之口也

**尊皇太后**

**為太皇太后上母王妃為皇太后**幸中和殿擊毬

自是數遊宴擊毬奏樂賞賜宦官樂人不可悉紀賜宦官服色有今日賜綠而明日賜緋者

**赦**詔諸道常貢之**以劉栖楚為起居舍人不拜**朝晏

百官班於紫宸門外老病者幾至僵踣諫議大夫李渤白宰相曰昨日疏論坐晚今晨愈甚請出閣待罪

於金吾仗既坐班退左拾遺劉栖楚獨留進言曰陛下富於春秋嗣位之初當宵衣求理而嗜寢樂色日晏方起梓宮在殯鼓吹日喧令聞未彰惡聲遐布臣

恐福祚之不長請碎首玉階以謝諫職之曠遂以額叩龍墀見血不已響聞閣外李逢吉宣曰劉栖楚休

叩頭俟進止栖楚捧首而起更論宦官事上連揮令

通鑑綱目卷之五十九

出栖楚曰不用臣言請繼以死牛僧孺宣曰所奏知  
門外俟進止栖楚乃出待罪金吾仗於是宰相贊成  
其言上命使就仗并李渤宣慰令歸夏四月以李  
尋擢栖楚為起居舍人栖楚辭疾不拜夏四月以李  
虞為拾遺李逢吉用事所親厚者張又新李仲言李  
人目之為八盜入清思殿中尉馬存亮遣兵討平之  
關十六子  
上者蘇玄明與染坊供人張韶善謂之曰我為子卜  
當升殿坐與我共食今主上晝夜毬獵多不在宮大  
事可圖也韶以為然乃與玄明謀結染工無賴者百  
餘人匿兵於紫草車載以入有疑其重而詰之者韶  
急殺之斬關而入先是右軍中尉梁守謙有寵每兩  
軍角伎上常佑右軍至是上狼狽欲幸右軍以遠不  
能遂幸左軍左軍中尉馬存亮走出迎自負上入軍  
遣大將康藝全將騎卒入宮討賊上憂二太后隔絕  
存亮復以騎迎至軍韶升清虛殿坐御榻與玄明同  
食曰果如子言玄明驚曰事止此邪韶懼而走藝全  
兵至擊殺之餘黨悉獲上乃還宮盜所歷諸門監門  
宦者法當死詔並杖之使仍舊職存亮不自矜委權

求出監五月以李程竇易直同平章事上好治宮室  
淮南軍五月以李程竇易直同平章事欲管別殿制

度甚廣李程諫請以所具木石回奉山陵上即從之  
既而波斯獻沈香亭子林拾遺李漢言此何異瑤臺  
瓊室上雖怒六月加裴度同平章事初牛元翼鎮襄  
亦優容之

以請其家庭湊不與聞元翼盡殺之上聞之嘆宰  
相非才使凶賊縱暴翰林學士韋處厚言裴度勲高  
中夏聲播外夷若置之巖廊委其參決河北山東必  
稟朝筭理亂之本非有他術順人則理違人則亂伏

承陛下當食嘆息恨無蕭曹今有一裴度尚不能留  
此馮唐所以謂漢文得廉頗李牧不能用也夫御宰  
相當委之信之親之禮之於事不效於國無勞則置  
之黜之如此則在位者不敢不厲將進者不敢苟求

臣與逢吉素無私嫌嘗為裴度無辜貶官今之所陳  
上答聖明下達羣議耳上見度奏狀無同平章事以  
問處厚處厚具言逢吉排沮之狀李程夏綏節度使  
亦勸上加禮於度上乃加度同平章事

李祐進馬百五十匹却之侍御史溫造彈祐違勅進  
奉請論如法詔釋之祐謂

通鑑綱目卷之九十一

人曰吾夜半入蔡州城取吳元濟冬十月賜韋處厚

未嘗心動今日瞻落於温御史矣

錦綵銀器翰林學士韋處厚諫上宴遊曰先帝以酒

十五故也今皇子才一歲臣安敢畏死而不諫乎上

感其言故有是賜胡氏曰韋德載忠賢人也而其言

未免有失夫人君耽溺酒色而其臣不諫曰君有子

長矣姑聽其沈湎可也是安得為忠乎蓋亦曰先帝

以酒色之故天年不遐臣不能諫罪當萬死況今陛

下富於春秋血氣未定萬一一致疾隳宗社付託貽皇

太后之憂則臣雖萬死亦不足以塞

責矣如是而言其或足以動聽矣乎十一月葬光陵

○十二月以劉栖楚為諫議大夫淮南節度使王播

守澄求領鹽鐵諫議大夫獨孤朗等數人請開延英

論之上問前廷爭者不在中邪即日除栖楚諫議大

夫而竟以播兼罷泗州戒壇徐泗觀察使王智與以

鹽鐵轉運使罷泗州戒壇上生日請於泗州置戒

壇度僧尼以資福許之自元和以來勸禁此弊智與

欲聚貨首請置之於是四方輻輳智與由此貲累鉅

鵬崇德可汗死

萬浙西觀察使李德裕上言若不鈐制至降誕日回

方停計兩浙福建皆失六十萬丁奏至即日罷之回

敬宗皇帝寶曆元年春正月赦

先是鄂令崔發聞五

入曳之於庭詰之乃中使也上怒收發繫臺獄是日

與諸囚立金雞下忽有品官數十人執挺亂捶發氣

絕數刻始蘇詔復繫之給事中李渤上言縣令曳中

人中人毆御囚其罪一也然縣令所犯在赦前中人

所犯在赦後中人橫暴若不早正刑書臣恐四夷藩

已

敬宗皇帝寶曆元年春正月赦

先是鄂令崔發聞五

入曳之於庭詰之乃中使也上怒收發繫臺獄是日

與諸囚立金雞下忽有品官數十人執挺亂捶發氣

絕數刻始蘇詔復繫之給事中李渤上言縣令曳中

人中人毆御囚其罪一也然縣令所犯在赦前中人

所犯在赦後中人橫暴若不早正刑書臣恐四夷藩

鎮聞之則慢易之心生矣諫議大夫張仲方亦上言

曰鴻恩將布於天下而不行御前需澤徧被於昆蟲

而獨遺崔發上皆不聽李逢吉從容言於上曰崔發

輒曳中人誠大不敬然其母年垂八十自發下獄積

憂成疾陛下言發寬未嘗言其不敬亦不言有老母如

比諫官但言發寬未嘗言其不敬亦不言有老母如

卿所言朕何為不赦之即命中使釋其罪送歸家仍

慰勞其母母對

牛僧孺罷為武昌節度使

牛僧孺以

中使杖發四十

牛僧孺以

幸用事又畏罪不敢言但累表求出乃升鄂岳為武昌軍以僧孺為節度使僧孺過襄陽節度使柳公綽服褻韉候於館舍將佐曰襄陽地望高於夏口此禮太過公綽曰奇章公甫離台席方鎮重宰相所以尊朝廷也

竟行之冊回鵲昭禮可汗○二月浙西觀察使李德裕獻丹辰六箴

一曰宵衣以諷視朝稀晚二曰正服以諷服御乖異三曰罷獻以諷徵求玩好四曰納誨以諷侮棄讜言五曰辨邪以諷信任羣小六曰防微以諷輕出遊幸其納誨箴略曰漢驚流灑舉白浮鍾魏戲侈汰陵霄作宮忠雖不忤善亦不從以規為瑱是謂塞聰防微箴略曰亂臣猖獗非可遽數玄服莫辨觸瑟始仆柏谷微行豺豕塞路觀貌獻獻夏四月羣臣上尊號赦天餐斯可戒懼上優詔答之

下赦文不言未量移者韋處厚上言逢吉恐李紳量移故有此處置如此則是應近年流貶官因李紳一人皆不得量移也上即追改之紳由是得移江州刺史秋七月鹽鐵使王播進

美餘絹百萬匹播領鹽鐵誅求嚴急正造競渡船王

播造競渡船二十艘計用轉運半年之費張仲方等力諫乃減其半八月昭義節度使

劉悟卒悟薨子從諫匿喪謀以悟遺表求知留後司馬賈直言責之曰爾父提十二州地歸朝廷其功非細祇以張汶之故自謂不潔淋頭竟至羞死爾孺子何敢如此父死不哭何以為人從諫恐乃發

喪冬十月袁王長史武昭伏誅武昭罷石州刺史為政李逢吉與李程不相悅程族人仍叔激怒昭云程欲與昭官為逢吉所沮昭因酒酣對茅彙言欲刺逢

吉為人所告下吏李仲言謂彙曰君言程與謀則生不然必死彙曰冤死甘心誣人自全彙不為也獄成昭杖死仍叔仲

言彙皆遠貶十一月幸驪山温湯湯左僕射李絳

諫議大夫張仲方等屢諫不聽捨遺張權輿伏紫宸殿下叩頭諫曰昔周幽王幸驪山而為犬戎所殺秦

始皇幸驪山而國亡玄宗官驪山而祿山亂先帝幸驪山而享年不長上曰驪山若此之凶邪我宜一往

驪山而享年不長上曰驪山若此之凶邪我宜一往

驪山而享年不長上曰驪山若此之凶邪我宜一往

以驗彼言幸温湯還謂左右十二月以劉從諫為昭

義留後朝廷得劉悟遺表議者多言上黨內鎮與河

朔異不可許李絳上疏曰兵機尚速威斷貴

定人情未一乃可伐謀劉悟死已數月朝廷尚未處

分中外人意借此事機所幸從諫未嘗久典兵馬而

昭義素貧必無優賞其衆必不盡與從諫同謀但速

除近地一將令兼程赴鎮使從諫未及布置新使已

至潞州則軍心自有所繫矣今朝廷又無處分彼軍

不曉朝廷之意猶豫之間若有姦人為之畫策虛張

賞設軍士觀望尤難指揮伏望速下明勅宣示軍衆

從諫一刺史必無違拒臣嘗熟計利害決無即授從

諫之理時李逢吉王守澄計議已定竟不用絳等謀

以李絳為太子少師分司僕射李絳好直諫李逢吉

送之百官立班中丞列位於廷尚書以下每月當牙

元和中以舊儀太重削去之御史中丞王播特逢吉

之勢與絳相遇於塗不之避絳引故事上言僕射國

初為正宰相禮數至重儻人才忝位自宜別授賢良

丙午

若朝命守官豈得有虧法制乞下百官詳定議者多

從絳議上聽行舊儀至是以絳有足疾出之東都

二年春二月以裴度為司空同平章事言事者多稱

棄之藩鎮上數遣使勞問度因求入朝逢吉之黨大

懼百計毀之先是民間謠云緋衣小兒坦其腹天上

有口被驅逐又長安城中有橫亘六岡如乾象度宅

偶居第五岡張權輿上言度名應圖讖宅占岡原不

召而來其旨可見上雖年少悉察其誣謗待度益厚

度至京師朝士填門度留之飲京兆尹劉栖楚附度

耳語侍御史崔咸舉觴罰度曰丞相不應許所由官

咕囁耳語度笑而飲之栖楚不自安趨出度復知政

事左右忽白失中書印聞者失色度飲酒自如頃復

白已得之度亦不應或問其故度曰此必吏人盜之

以印書券耳急之則投諸水火

三月罷修東都幸東

都諫者甚衆上皆不聽已使按修宮闕裴度從容言

曰國家本設兩都以備巡幸然自多難以來官闕營

壘百司解舍率已荒弛陛下儻欲行幸宜命有司徐

加完葺然後可往

上曰從來言事者皆云不當往如

吳采

卿所言不往亦可會幽鎮皆請以兵匠助修東都乃  
勅罷之胡氏曰敬宗免崔發之死聽韋處厚而寤李  
紳宣慰李渤而擢劉栖楚納李程而罷營殿賞宴遊  
之諫而賜錦綵聞瑤臺之諷而宥李漢覽失丁之奏  
而禁度僧受丹辰之箴而答優詔從北門之奏而寬  
量移用張仲方之說而減船費沮逢吉所引而伸李  
絳采言者所陳而禮裴度知洛官荒弛而罷東巡凡  
此十餘條方之德宗豈不優哉特以幼少之時不親  
師傅故卒以荒淫遇弒而墮養太子不可不慎古帝  
王之慮深矣○先是朝廷遣中使賜朱克融時服克  
融以為踈惡執留勅使奏以春衣不足乞度支給三  
十萬端匹又奏欲將兵馬及丁匠五千助修宮闕上  
患之以問宰相欲遣使臣宣慰仍索勅使裴度對曰  
克融無禮已甚殆將斃矣譬如猛獸自於山林中咆  
哮跳跟久當自困必不敢輒離巢穴願陛下勿遣宣  
慰亦勿索勅使旬日之後徐賜詔書云聞中官至彼  
稍失去就俟還朕自有處分時服有司製造不謹朕  
甚欲知之已令區處其將士春衣非朕所愛但素無  
此例不可獨與所稱助修宮闕皆是虛語若欲直挫  
其姦宜云丁匠宜速遣來若欲且示含容則云不假

丁匠遠來如是而已不夏五月幽州軍亂殺節度使  
足勞聖慮也上悅從之

朱克融而立其子 秋八月都將李載義殺之○遣

使迎周息元入禁中道士趙歸真說上以神仙有潤

中使迎至京師九月李程罷為河東節度使○冬十

月以李載義為盧龍節度使○十一月李逢吉罷○

十二月宦官劉克明等弒帝於室內立絳王悟王守

澄等討克明殺悟立江王涵善擊毬好手搏禁軍小

諸道爭獻力士又以錢萬緡召募力士晝夜不離側

又好深夜自捕狐狸性復褊急力士或恃恩不遜輒

配流籍沒宦官小過動遭捶撻皆怨且懼夜獵還宮  
與宦官劉克明擊毬軍將蘇佐明等二十八人飲酒  
上酒酣入室更衣殿上燭滅克明等弒帝於室內胡  
氏曰敬宗有善十餘節其惡在於狎暱羣小好戲遊

其善十餘節其惡在於狎暱羣小好戲遊

妄賜予而已然裴度無能改於其德使至於遇弒何也曰帝之習為不義其日已久度固忠賢若伊尹教祖甲之道當有所不及況在位日淺邪○克明稱上旨命學士路隋草遺制以絳王悟權句當軍國事又欲易置內侍之執權者於是樞密使王守澄楊承發左右神策飛龍兵進討賊黨盡斬之絳王為亂兵所害時事起倉猝守澄等欲號令中外而疑所以為辭問於學士韋處厚處厚曰正名討罪於義何嫌又問江王踐祚之禮處厚曰詰朝當以王教布告中外以已平內難然後羣臣三表勸進以太皇太后令冊命即位耳守澄等從其言以裴度攝冢宰百官謁江王於紫宸外廡王素服涕泣明日即位更名昂是為文宗范氏曰裴度位為上相安危所繫君弒不討賊君立不預謀二日之間宦者三易主而不關宰相唐之紀綱於是大壞以度之勲德處之猶如此而況不賢者乎

**尊帝母蕭氏為皇太后**  
時郭太后居興慶宮寶珍異先薦郊廟次奉三宮然後進御

**以韋處厚同**

**平章事○出宮人放鷹犬省冗食罷別貯宣索**

王深知兩朝之弊及即位勵精求治去奢從儉詔宮女非有職事者出三千餘人放五坊鷹犬省教坊總監冗食千二百餘員近歲別貯錢穀悉歸之有司宣索組繡彫鏤之物悉罷之敬宗之世每月視朝不過一二上始復舊制每奇日視朝對宰相羣臣廷訪政事久之方罷待制官舊雖設之未嘗召對至是屢蒙延問中外翕然相賀以為太平可冀

**文宗皇帝太和元年夏四月韋處厚請避位不許**

虛懷聽納而不能堅決與宰相議事已定尋復中變韋處厚於延英極論之因請避位上再三慰勞之胡氏曰人之性無不善而材有愚明柔彊之異知學以反之則無陷於一偏之失矣文宗恭儉寬勤其質甚美年十有八正講明道義增益德慧之時裴韋二公宜數求名儒寘之左右使得以二帝三王正心修身之學輔導啓沃使知義理之正忠邪之別是非可否之處先後緩急之序然後勉以有為則雖愚亦明雖

道守書收堂  
貞盛綱目卷之  
其

弱必疆矣植木而不培其根浚水而不自其以高瑀源乃欲責效於章疏望治於頰舌不亦遠乎

為忠武節度使皆自大曆以來節度使多出禁軍大將億萬然後得之未嘗由執政至鎮則重歛以償所負至是裴度韋處厚始奏用瑀中外相賀曰自今債帥

鮮五月以李同捷為充海節度使初橫海節度使李權知軍務朝廷經歲不問同捷冀易世之後或加恩貸遣使奉表請遵朝旨乃移同捷鎮交海朝廷猶慮

使拒命乃悉加檢校官六月以王播同平章事朝力圖大用所獻銀器以千計秋七月葬莊陵○李同捷綾絹以十萬計遂得宰相

不受詔八月削其官爵發諸道兵討之李同捷遣其女妓賂河北諸鎮李載義執其姪并所賂獻之史憲誠與全略為昏獨以糧助同捷裴度不之知以為無二心韋處厚謂吏請事者曰晉公於上前以百口保汝使處厚則不然但仰俟所為自有朝典耳憲誠懼

申戊

不敢復與冬十一月橫海節度使烏重胤卒

二年春三月親策制舉人自元和之末宦官益橫建

人主之右人莫敢言賢良方正劉蕡對策極言其禍其略曰陛下宜先憂者官闈將變杜稷將危天下將傾海內將亂又曰陛下將杜篡弒之漸則居正位而

庶職得以守其官奈何以藝近五六人總天下大政禍稔蕭牆姦生帷幄臣恐普節侯覽復生於今日又曰忠賢無腹心之寄闈寺恃廢立之權陷先君不得

正其終致陛下不得正其始又曰威柄陵夷藩臣跋扈或有不達人臣之節首亂者以安君為名不究春

秋之微稱兵者以逐惡為義則政刑不由乎天子征伐必自於諸侯又曰陛下何不塞陰邪之路屏彘狎之臣制侵陵迫脅之心復門戶掃除之役戒其所宜戒憂其所宜憂既不能治於前當治於後既不能正其始當正其終則可以處奉典謨克承丕構矣昔秦之亡也失於疆暴漢之亡也失於微弱疆暴則賊臣畏死而害上微弱則姦臣竊權而震主伏見敬宗皇



帝不虞亡秦之禍不翦其萌伏惟陛下深軫亡漢之憂以杜其漸又曰臣聞昔漢元帝即位之初更制七十餘事其心甚誠其稱甚美然而紀綱日紊國祚日衰姦究日彊黎元日困者以其不能擇賢明而任之失其操柄也又曰陛下誠能揭國權以歸相持兵柄以歸將則心無不達行無不孚矣又曰法官畫一官宜正名今分外官中官之員立南司北司之局或犯禁于南則亡命于北或正刑于外則破律于中法出多門人無所措實由兵農勢異而中外法殊也又曰戎律附內臣之職首一戴武弁疾文吏如仇讐足一蹈軍門視農夫如草芥謀不足以翦除兇逆而詐足以抑揚威福勇不足以鎮衛社稷而暴足以侵軼里閭羈紲藩臣下陵宰輔隳列王度汨亂朝經張武夫之威上以制君父假天子之命下以御英豪有藏姦觀釁之心無伏節死難之義豈先王經文緯武之旨邪又曰臣非不知言發而禍應計行而身戮蓋痛社稷之危哀生人之困豈忍姑息時忌竊陛下命之寵哉考官散騎常侍馮宿等見策皆嘆服而畏宦官不敢取裴休李邵村一牧崔慎由等二十二人中第

皆除官物論器然稱屈諫官御史欲論奏執政抑之李邵曰劉蕡下第我輩登科能無厚頰乃上疏曰蕡所對策漢魏以來無與為比今有司以蕡指切左右不敢以聞恐忠良道窮綱紀遂絕況臣所對不及蕡遠甚乞回臣所授以旌蕡直不報蕡由是不得仕於朝終於使府御史范氏曰天之生斯人苟有聰明正直之資必將有用於時不使之汨沒而死也聖人順天理而感人心斂天下之賢者而聚之於朝使之施其所有以為國之有則賢者無不得其所而民物亦無不得其所矣唐則不然抑遏之廢斥之使身老巖穴不為世用豈不違天理逆人心乎胡氏曰裴度韋處厚抑諫官御史不令仲蕡何也蕡策有三事焉一則譏及文宗二則舉隆宰相三則力詆宦寺此裴韋累朝舊德蓋以棟國取賢匡君採弊為重乎是時未有一人言及宦寺者若因蕡言置之高第請召公卿并貴常侍五六人陳太宗故事及近代之失咨訪厥中公議既合此五六人者必有自善之謀納兵之請因而處之以禮則不出中具大計定矣乃避遠小嫌失於事會黜直言之士增北司之氣其失豈小也哉

賁之所陳但欲復其掃除之職異乎申錫訓注之王謀事必可行惜乎裴韋讀之不詳思之不精也

庭湊陰以兵糧助李同捷秋九月詔削其官爵命諸

軍討之○王智興拔棣州時諸軍久無功每小勝則虛張首虜以邀賞朝廷竭

力奉之江淮為之耗弊冬十二月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韋處厚

卒○魏博軍亂李同捷軍勢日蹙王庭湊不能救乃遣人說魏博大將開志紹使殺史憲

誠父子取魏博志紹遂作亂引所部兵以路隋平章

事隋言於上曰宰相任重不宜兼金穀瑣碎之務如陽國忠元載皇甫鏞皆姦臣所為不足法也上以

為然於是裴度辭度支上許之

三年春正月義成節度使李聽討魏博亂軍平之○

二月橫海節度使李祐帥諸道兵擊李同捷破之夏

四月同捷降滄景平李祐帥諸道兵擊李同捷拔德州同捷請降祐遣大將萬洪守

滄州宣慰使栢耆疑同捷之詐自將數百騎馳入滄

州以事誅洪取同捷詣京師或言王庭湊欲以奇兵

篡之耆斬其首諸道兵攻同捷三年僅能下之而耆

取為已功諸將疾之爭上表論敗耆為循州司戶初

祐病聞耆殺洪大驚遂劇上曰祐若死是耆殺之也祐尋薨賜耆自盡

六月魏州軍亂

殺其節度使史憲誠推何進滔知留後以拒命 秋

八月以進滔為魏博節度使初憲誠聞滄景將平而懼使其子唐奉表請入

朝且以所管聽命詔徙憲誠鎮河中而以李聽鎮魏

博憲誠竭府庫以治行將士怒殺憲誠奉兵馬使何進滔知留後聽至魏州不得入七月進滔出兵擊聽走之時河北久用兵饋運不給遂以進滔為節度使以殷侑為齊德滄景節度使滄州承喪亂之餘骸骨蔽地戶口存者十無三四侑至鎮與士卒同甘苦招撫流散勸之耕桑三年之後戶口滋殖倉廩充盈赦王庭湊復

其官爵庭湊因鄰道微露以李宗閔同平章事德裕

為兵部侍郎裴度薦以為相會宗閔有宦官之助遂以宗閔同平章事宗閔惡德裕逼已出之滑州九

月命宦官毋得衣紗縠綾羅上性儉素聽朝之暇惟

未嘗留意駙馬韋處仁著夾羅巾上謂曰朕慕卿門地清素故有選尚如此巾服聽其他貴戚為之卿不

須爾胡氏曰文宗處富貴之極地而能清約儉素終始不變其可與為善無疑矣而且夕承弼之人無伊

傳周召之業遂使其君有祖甲成王之質冬十一月

而懷周赧漢獻之憤聖學不傳豈細故哉禁獻奇巧及織織麗布帛

節度使杜元穎以文雅自高不曉軍事專務蓄積減削士卒衣糧戍卒皆入蠻境鈔盜自給蠻人反以衣

食資之由是蜀中虛實動靜蠻皆知之南詔嗟顛遂

謀入寇邊州屢以告元穎不信嗟顛以蜀卒為鄉導襲陷雋戎邛州詔發近鎮兵救之嗟顛自引兵徑抵

成都陷其外郭元穎保牙城以拒之欲遁去者數四

戊庚

蠻大掠子女百工數萬人及珍貨而去嗟顛遣使上表曰杜元穎不恤軍士軍士競為鄉導祈誅虐帥誅

之不遂無以慰蜀士之心願陛下誅之詔貶元穎循州司馬

四年春正月以牛僧孺同平章事李宗閔引僧孺為

稍逐之黨稍二月興元軍亂殺節度使李絳南詔之寇

山南西道發兵救之節度使李絳募兵千人赴之蠻退而還詔悉罷之絳召新軍論旨賜以廩麥而遣之

皆快快而退監軍楊叔元素惡絳不奉已以賜物薄激之衆怒大譟掠庫兵趨使牙絳方宴走登北城或

勸絳鎚而出絳曰吾為元帥豈可逃去麾推官趙存約令去存約曰存約受明公知何可苟免牙將王景

延戰死絳存約等皆遇害叔元奏絳收新軍募直以致亂三省官上疏共論絳寬及叔元激怒亂兵之罪

上始悟胡氏曰李深之當憲宗時罷相不去未為無眷眷於君之意歷穆敬為僕射至為逢吉所逐則失

進退之義矣素與宦人為仇敵豈不知連帥之權半屬監軍既同方政又不禮焉則昧防閑之幾矣募兵

通鑑綱目卷之九十四

通鑑綱目卷之九十四

九十四

雖不及用罷而遣之亦宜犒賜而給以廩麥則忽撫  
接之宜矣府有正兵比及亂作已方張宴坐受屠害  
則無預備之素矣豈其年老而三月以柳公綽為河  
智衰乎何處經遭變之多舛也

**東節度使**先是回鶻入貢及互市所過懼其為變常  
以馬萬匹互市公綽但遣牙將單騎迎勞於境至則

大關牙門受其禮謁暢感泣戒其下無得侵擾沙陁

素驍勇為九姓六州胡所畏伏公綽奏以其酋長朱

邪執宜為陰山都督使居雲朔塞下捍禦北邊執宜

入謁神彩嚴整進退有禮公綽謂僚佐曰執宜外嚴

而內寬言徐而理當福祿人也使夫人與其母妻飲

酒饋遺之執宜感恩為之以温造為山南西道節度

盡力自是虜不敢犯塞

**使討亂兵平之**造行至褒城遇興元都將衛志忠征

隊五百人為前軍入府分守諸門既視事饗士卒志

忠密以牙兵圍新軍殺之八百人皆死楊叔元起擁

造靴求生造命囚之詔流康州胡氏曰李絳之禍皆

楊叔元為之也温造既能誅戮亂兵宜并叔元殲之

具以事聞雖得貶無恨矣盡殺新軍則有濫及縱舍

叔元則為失刑無亦懾畏北司故邪是故為義不終

謂之姑賢乎 **夏六月以裴度為司徒平章軍國重事**

已者可耳 **秋七月以宋申錫同平章**

仍詔三五日一入中書 **事**上患宦官彊盛元和寶曆逆黨猶在而中尉王守

澄尤專橫嘗密與申錫言之申錫請漸除其偏上

以申錫沈厚忠謹可 **九月以裴度為山南東道節度**

**使**初裴度征淮西奏李宗閔為判官由是漸獲 **冬十**  
月以李德裕為西川節度使 蜀自南詔入寇一方殘  
圖蜀地形南入南詔西達吐蕃日召老於軍旅習邊  
事者訪以山川城邑道路險易廣狹遠近未踰月皆  
若身嘗涉歷上命德裕修塞清溪關以斷南詔入寇  
之路德裕上言通蠻細路至多不可塞惟重兵鎮守  
可保無虞時北兵皆歸本道惟河中陳許三千人在  
成都詔來年亦歸蜀人懼德裕奏乞鄭滑五百

通鑑綱目卷之九十一

人陳許千人以鎮蜀且言蜀兵脆弱新為蠻寇所困皆破膽不堪征戍若北兵盡歸則與杜元穎時無異朝臣建言罷兵蓋由禍不在身望人責一狀留入堂案他日敗事不可令臣獨當國憲朝廷皆從其請德裕乃練士卒葺堡障積糧儲以備邊蜀人粗安

亥辛

五年春正月盧龍將楊志誠逐其節度使李載義二

月以志誠為留後上聞志誠作亂召宰相謀之牛僧孺曰范陽自安史以來非國所有

劉總夔獻其地朝廷費錢八十萬緡而無絲毫所獲今日志誠得之猶前日載義得之也因而撫之使捍北狄不必計其逆順上從之以載義恭順有功拜太保以志誠為留後司馬公曰昔者聖人順天理察人情知齊民之莫能相治也故置師長以正之知羣臣之莫能相使也故建諸侯以制之知列國之莫能相服也故立天子以統之天子之於萬國能褒善而黜惡抑彊而輔弱撫服而懲違禁暴而誅亂然後發號施令而四海之內莫不率從也載義藩屏大臣有功無罪而志誠逐之天子一無所問而因以其位授之

是將帥之廢置殺生皆出於士卒之手天子雖在上奚為哉國家之有方鎮豈專利其財賦而已乎如僧孺之言姑息偷安之術耳豈三月貶漳王湊為巢縣宰相佐天子御天下之道哉

公宋申錫為開州司馬上與申錫謀誅宦官申錫引王璠為京兆尹以密旨諭之

璠世其謀王守澄鄭注知之使人誣告申錫謀立漳王上甚怒守澄欲遣騎屠申錫家飛龍使馬存亮固爭曰如此則京城自亂矣守澄乃止上命捕所告品官晏敬則等於禁中鞫之皆自誣服獄成左常侍崔玄亮給事中李固言諫議大夫王質補闕盧鈞等請以獄事付外覆按上曰吾已與大臣議之矣玄亮叩頭流涕曰殺一匹夫猶不可不重慎況宰相乎上意稍解復召宰相入議牛僧孺曰人臣不過宰相申錫復欲何求且申錫殆不至此注恐覆按詐覺乃勸守澄請止行貶黜存亮即日致仕坐死徙者數十百人申錫竟卒於貶所質通之五世孫也胡氏曰未申錫昧於量主而受付託之重暗於知人而委腹心之寄其敗宜矣然則宦官不可除邪曰革弊者必有其漸興治者必有其本賢才衆朝廷治政事修擇其尤無

良者不過數人顯加刑戮而收其柄復門戶掃除之  
常役何難之有官官雖多狡獪其間如馬存亮者亦  
可謂謹愿忠智之人矣就使之謀豈不賢於訓注之  
為哉王璠懷姦不密他日不免獨柳之禍所謂自作  
孽者夏五月命有司葺太廟上以太廟兩室破漏踰  
月不葺罰將作度支宗

正俸命中使帥工徒葺之補闕韋溫諫曰國家置百  
官各有所司苟為墮曠宜擇能者代之今曠官者止  
於罰俸而以其事委之內臣是以宗廟為陛下所  
私而百官皆為虛設也上善其言即命有司葺之李

德裕索南詔所掠百姓得四千人○秋八月以崔郾  
為鄂岳觀察使鄂岳多盜剽行舟郾訓卒治兵作蒙  
衝追討悉誅之初郾在陝以寬仁為

治或經月不答一人及至鄂嚴峻刑罰或問其故郾  
曰陝土瘠民貧吾撫之不暇尚恐其驚鄂地險民雜  
標狡為姦非用威刑不能致治政貴知變蓋謂此也九月吐蕃將悉怛謀以維

州來降不受李德裕簡蜀兵羸弱者去四千餘人復  
募少壯者千人募北兵得千五百人與

士兵參居轉相訓習日益精練所作兵器無不堅利  
至是吐蕃維州副使悉怛謀請降盡帥其眾奔成都  
德裕遣兵據其城具奏其狀事下尚書省集百官議  
皆請如德裕策牛僧孺曰吐蕃之境四面各萬里失  
一維州未能損其勢比來修好約罷戍兵中國禦戎  
守信為上彼若來責曰何事失信養馬蔚茹川上平  
涼阪萬騎綴回中怒氣直離不三日至咸陽橋此時  
西南數千里外得百維州何所用之徒棄誠信有害  
無利此匹夫所不為況天子乎上以為然詔德裕以  
其慘酷德裕由是怨僧孺益深

壬

六年春正月以水旱降繫囚○羣臣上尊號不受韋

言今水旱為災恐非崇飾徽稱之時上善之辭不受回鶻昭禮可汗為其下所

殺從子胡冬十月立魯王永為太子○十二月牛僧

孺罷為淮南節度使西川監軍王踐言入知樞密數  
為上言縛送悉怛謀以快虜心

絕降者非計也。上亦悔之。尤僧孺失策。僧孺內不自安。會上謂宰相曰：「天下何時當太平？」卿等亦有有意於此乎？僧孺對曰：「太平無象。今四夷不至，交侵百姓，不至流散，雖非至理，亦得小康。陛下若別求太平，非臣所及。因累表請罷乃出鎮淮南。司馬公曰：「君明臣忠，上令下從，俊良在位，佞邪黜遠，禮修樂舉，刑清政平，姦宄消伏，兵革偃戢，諸侯順附，四夷懷服，時和年豐，家給人足，此太平之象也。于斯之時，闔寺脅君於內，藩鎮阻兵於外，士卒殺逐，主帥拒命，自立軍旅，歲與賦歛，日急而僧孺謂之太平，不亦誣乎？」當文宗求治之時，僧孺位居承弼，進則偷安，取容以昭義節度使竊位，退則欺君，誣世以盜名罪孰大焉？」

**劉從諫入朝** ○以李德裕為兵部尚書。初，李宗閔與德裕還自西川，上注意甚厚。朝夕且為相。宗閔百方沮之，不能深。以為憂。京兆尹杜棕謂曰：「德裕有文學，而不由科第，常用此為慊慊。若使之知舉，則可以平宿憾矣。」宗閔曰：「更思其次。」棕曰：「不則用為御史大夫。」宗閔曰：「可矣。」棕乃詣德裕告之。德裕驚喜泣下，寄謝重沓。宗閔復與給事中楊虞卿謀之，事遂中止。胡氏

曰：李德裕志氣豪邁，蓋以公輔自許。人亦以是期之。今史氏以為聞大夫之命，驚喜泣下。德裕豈有是哉？杜棕、宗閔之黨也。故為此語以陋文饒。而史家取之，司馬氏亦不削去，誤矣。

五癸

**七年春正月，加劉從諫同平章事，遣歸鎮。**初，從諫以

入朝，欲請他鎮。既至，見朝廷事柄不一，心輕朝廷。故歸而益驕。胡氏曰：「平章百姓，表正萬邦。朝廷之道也。朝廷清明，無不善之政。彼疆國悍藩，蓋將有不待詔命，不俟征討而歸順者。不然，則人心不服。雖得之，必失之。以劉從諫向背之事觀焉，豈不信夫！然從諫亦豈真知忠義者哉？使其真知，豈視朝廷之理亂而作輟其操乎？故凡為善者，貴於真。二月，以李德裕同平章事。」

**章事** 德裕入謝，上與之論朋黨事。時給事中楊虞卿

聞而惡之，故與德裕言首及之。德裕因得以排其所不悅者。他日上復言及朋黨。李宗閔曰：「臣素知之。故虞卿輩臣皆不與美官。李德裕夏四月，冊回鶻彰信。」

可汗○六月以李載義為河東節度使

先是回鶻每入貢所過暴掠州縣不敢詰但嚴兵防衛而已載義至鎮回鶻使

者李暢入貢載義謂之曰可汗遣將軍入貢修好非遣將軍陵踐上國也將軍不戰部曲使之侵盜載義亦得殺之勿謂中國之法可忽也於是悉罷防衛兵

但使二卒守其門以鄭覃為御史大夫

初李宗閔惡暢畏服不敢犯令

言事奏罷其侍講上從容謂宰相曰殷侑經術頗似鄭覃宗閔對曰覃侑經術誠可尚然論議不足聽李

德裕曰覃侑議論他人不欲聞惟陛下欲聞之幸甚後旬日宣出除覃御史大夫宗閔謂樞密使崔潭峻

曰事皆宣出安用中書潭峻曰八年天子聽其自行事亦可矣宗閔愀然而止

李宗閔罷○秋七月以王涯同平章事兼度支鹽鐵轉運使○以

李程為宣武節度使

宣武闕帥李德裕請徙劉從諫鎮之因拔出上黨不使與山東

連結上以為未八月詔諸王出閣停進士試詩賦

上可乃以命程

近世文士不通經術李德裕請依楊綰議罷詩賦又

言昔玄宗以臨淄王定內難疑忌宗室不令出閣議

者以為幽閉骨肉虧傷人倫天寶之末建中之初所

以悉為安祿山朱泚所魚肉者由聚於一宮故也陛

下誠能聽其年高屬疎者出閣又除諸州上佐使攜

其男女出外昏嫁此則百年弊法一旦去之海內孰

不欣悅上曰茲事朕久知其不可今諸王出閣竟以議

無所施耳於是下詔并停詩賦然諸王出閣竟以議

於天下天命雖改而子孫歷千百年不可得而滅絕也後世人主疑其骨肉禁錮宗室甚於縲囚故自魏晉以來易姓之後苗裔湮滅祀奠無主有唐之後五代之

通鑑綱目卷四

通鑑綱目卷四

通鑑綱目卷四

通鑑綱目卷四



五百七十四以儲兵伍有事則戎臣提兵居外無事  
則放兵居內其居內也富貴恩澤以奉養之所部之  
兵散舍諸府三時耕稼一時治武籍藏將府伍散田  
畝力解勢破人人自愛雖有蚩尤為帥亦不可使為  
亂耳及其居外也緣部之兵被檄乃來斧鉞在前爵  
賞在後暴交梓豈暇異略雖有蚩尤為帥亦無能  
為叛也自貞觀至于開元百三十年間戎臣兵伍未  
始逆篡此大聖人所以柄統輕重制郭表裏聖筭神  
術也至于開元末愚儒請罷府兵武夫請搏四夷於  
是府兵內剋邊兵外作尾大中乾成燕偏重而天下  
掀然根萌燼然矣蓋兵居外則叛居內則篡使外不  
叛內不篡其置府立衛乎近代以來為將者率皆市  
兒輩多齎金玉負倚幽陰折券交貨而得之絕不識  
禮義之教復無憚慨之氣其彊桀復悖者則撓削法  
制斬族忠良力一勢便罔不為寇其陰泥巧狡者亦  
能家筭口斂委於邪佞由卿市公去郡得都四履所  
治指為別館是以天下兵亂不息齊人乾耗靡不由  
是矣嗚呼文皇帝十六衛之旨其誰原而復之乎又  
作戰論曰河北視天下猶珠璣也天下視河北猶四  
支也河北氣俗渾厚果於戰耕加以土息健馬便於

馳敵是以出則勝處則能不窺天下之產自可封殖  
亦猶大農之家不待珠璣然後以為富也國家無河  
北則精甲銳卒良弓健馬無有也河東盟津滑臺大  
梁彭城東平盡宿厚兵不可他使六鎮之師低首仰  
給咸陽西北戎夷大屯赤地盡取始能應費四支盡  
解頭腹兀然其能以是久為安乎誠能治其五敗則  
一戰可定四支可生戰士離落兵甲飽弊是不蒐練  
之過其敗一也百人荷戈千夫仰食此不責實之過  
其敗二也小勝則張皇邀賞極富盜則不肯搜奇  
出死以勤於我此厚賞之過其敗三也多喪兵士跳  
身而來回視刀鋸氣色甚安此輕罰之過其敗四也  
大將兵柄不得自專恩臣勅使迭來揮之過其敗五也  
虜騎乘之遂取吾之鼓旗此不專任之過其敗六也  
今誠欲調持干戈灑掃垢汙以為萬世安而乃踵前  
非是欲不可為也議者曰夫屈疆之徒吾以良將勁兵  
為衝策高位美爵充飽其腸安而不撓外而不拘亦  
猶豢擾虎狼而不拂其心則忿氣不萌此大曆貞元  
所以守邦也亦何必疾戰焚煎吾民然後以為快也  
愚曰生人油然多欲欲而不得則爭亂隨之是以教  
答於家刑罰於國征伐於天下此所以裁其欲而塞

道守... 卷之... 春

其爭也。大曆貞元之間，盡反此道，提區區之有，而塞無涯之爭。是以首尾指支，幾不能相運掉也。不知非此而反用，以為經。愚見為盜者，非止於河北而已。又注孫子為之序曰：兵者刑也。刑者政事也。為夫子之徒，實仲由冉有之事也。不知自何代分為二道。縉紳之士，不敢言兵。苟有言者，世以為粗暴異人。人不比數，不知自古主兵者，必聖賢才能多聞博識之士。乃能有功，議於廊廟之上。兵形已成，然後付之於將耳。彼為相者曰：兵非吾事。吾不當知。君子曰：叨居其位，可也。胡氏曰：治天下而先自治者，堯舜三王不越是矣。而杜牧之以伐魏次之，則不知其所謂自治者何事也。若徒以復十六衛開五百七十四府為自治之道，是非聖王所先務。貞觀之治，亦不專恃此也。故文士之言，有言近似而實不至者，此類是矣。九月，以鄭注為右神策判官。深惡之。侍御史李欵閣內奏彈之。旬日之間，章數十上。守澄匿注於右軍左軍中尉韋元素惡注，軍將李弘楚說元素召而殺之。因見上請罪元素從之。注至蠖屈鼠伏，佞辭泉湧。元素不覺執手款曲，以金帛厚遺而遣之。弘楚怒解職去。王

涯為相，注有功焉。且畏王守澄，遂寢李欵之奏。守澄言注於上而釋之，尋奏為侍御史，充右神策判官。朝野駭。冬十二月，羣臣上尊號不受。使薛季稜自同華還，言閭閻彫弊，上歎曰：關中小稔，百姓尚爾。況江淮比年大水，其人如何。吾無術以救之。敢崇虛名乎。因以通天犀帶賞季稜。羣臣四上表，竟不受。胡氏曰：人君而不敢兼也，則不受尊號。知後世君子習為諂諛，陷主於誇侈也，則不受尊號。知古之人君未有生而自加謚也，則不受尊號。知無其實而當其名之為可耻也，則不受尊號。若文宗者，可以為後世法矣。宦人以媚為正者也。文宗有謙恭之心，則宦人亦敢告。疾。上始得風疾，不能言。王守澄薦鄭注，上飲其藥，頗有驗。遂有寵。然上自是神識耗減，不能復故。八年春二月朔日食。夏六月旱。上以久旱，詔求致。郎李中敏上表曰：仍歲大旱，直以宋申錫之冤濫鄭注之姦邪。今斬注而雪中錫，天必雨矣。不從。中敏乃

謝病歸 冬十月幽州軍亂逐節度使楊志誠推史元

忠主留務志誠伏誅元忠獻志誠所造衮衣以李宗

閱同平章事李德裕罷為山南西道節度使以李仲

言為翰林侍讀學士初李仲言流象州遇赦還東都

自言與鄭注善逢吉使仲言厚賂之注引仲言見王

守澄守澄薦於上言其善易仲言儀狀秀偉獨儻尚

氣頗工文辭有口辯多權數上見之大悅欲以為諫

官寘之翰林李德裕曰仲言曷所為計陛下必盡知

之豈宜寘之近侍上曰然豈不容其改過對曰臣聞

惟顏回能不貳過彼聖賢之過但思慮不至或失中

道耳仲言之惡著於心本安能改邪上曰逢吉薦

之朕不欲食言對曰逢吉身為宰相乃薦姦邪以誤

國亦罪人也上曰然則別除一官對曰亦不可上顧

王涯涯對曰可德裕揮手止之上回顧適見不澤而

罷始涯聞上欲用仲言草諫疏極憤激既而見上意

堅且畏其黨盛遂中變尋以仲言為四門助教給事

中鄭肅韓偓封還勅書德裕出中書王涯詐謂二人

曰李公適留語令二閣老不用封勅二人即行下德

裕聞之大驚曰有司封駁豈當稟宰相意邪仲言及

注皆惡德裕以宗閱與德裕不相悅引宗閱以敵之

上遂相宗閱而出德裕於興元是日以仲言為侍讀

給事中高銖鄭肅韓偓諫議大夫郭承嘏中書舍人

權璩等爭之不能得仲言尋改名訓令進士復試詩賦○以李德裕為

兵部尚書德裕見上請留京師故也胡氏曰功名之

自知李衛公功名富貴人也故知仕進而已而不知

既為宰相不獲於君尚欲徘徊京師疆類班列於義

何處也素懷忿忮又存物欲兩不得仲將有偷合苟

得之行離合傾攘之計不能自已者矣使知道循義

以處興廢進退豈不十一月成德節度使王庭湊卒

子元逵自知留後元逵改父所為以李德裕為鎮海

節度使李宗閱言德裕制命已行不宜自便詔復以

德裕鎮浙西時德裕宗閱各有朋黨互相擠

其

卯乙

援上患之每歎曰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司馬  
公曰君子小人之不相容猶米炭之不可同器而處  
也然君子進賢退不肖其處心也公其指事也實故  
謂之正直小人反是故謂之朋黨若人主有以辨之  
則朋黨何自而生哉惟其明不能燭彊不能斷邪正  
雜進威福潛移是以讒慝得志而朋黨之議興矣故  
朝廷有黨則人主當以自咎而不當以罪羣臣也文  
宗不能察羣臣之賢否而進退之乃怨其難治是猶  
不種不芸而怨田之蕪也朝中以王璠為尚書左丞  
鄭注深德璠李訓亦與之善共薦之

九年春正月以王元逵為成德節度使○浚曲江及

昆明池鄭注言秦地有災宜興役以禳之也胡氏曰

其所為者故聖人修其德正厥事而已其甘露之變天  
子震驚千門流血秦地有災良非虛語鄭注徒知其  
變而不知其所以災乃欲勞人以厭之而三月以史  
文宗又聽而從之震驚之及其能免邪

元忠為盧龍節度使○夏四月以李德裕為賓客分

司○以鄭注守太僕卿兼御史大夫注舉李款自代

於理而無辜在款之誠乃路隋罷為鎮海節度使初

德裕為浙西觀察使漳王傅母杜仲陽坐宋申錫事

放歸金陵詔德裕存處之至是王璠等奏德裕厚賂

仲陽陰結漳王圖為不軌上怒甚路隋曰德裕不至

此果如所言臣亦應得罪乃以德裕為賓客分司而

以隋代之不以賈餗同平章事餗性褊躁輕率與李

得面辭而去德裕有隙而善於宗

閔鄭注故貶李德裕為袁州長史制以上初得疾王

不至又在蜀徵通懸五月以仇士良為神策中尉初

錢百姓愁困貶之宋

申錫獲罪宦官益橫上不能堪李訓鄭注揣知上意

數以微言動上上意其可與謀大事遂密以誠告之

訓注遂以誅宦官為已任二人言無不從聲勢烜赫

注多在禁中或時休沐賓客填門賂遺山積外人但

道守居敬堂

知訓注倚宦官作威福不知其與上有密謀也上之  
立也仇士良有功王守澄抑之由是有隙訓注為上  
謀進擢士良以六月貶李宗閔為明州刺史○秋七  
分守澄之權

月以李固言同平章事京城訛言鄭注為上金丹須小兒心肝民間驚懼鄭注

素惡京兆尹楊虞卿與李訓共構之云此語出於虞  
卿家人上怒下虞卿獄注求為兩省官李宗閔不許

注毀之於上會宗閔救虞卿上怒叱出貶之虞卿亦  
貶虔州司馬而以李固言為相訓注為上畫太平之

策以為當先除宦官次復河湟次清河北開陳方略  
如指諸掌上以為信寵任日隆連逐三相威震天下

於是平生絲恩時人皆言鄭注髮怨無不報者貶李甘為封州司馬朝夕且為相待

御史李甘揚言於朝曰白麻出我必壞之於庭以鄭  
故及於貶然訓亦忌注不欲使為相事竟寢

注為翰林侍讀學士貶李珣為江州刺史注好服鹿表以隱淪

自處上以師友待之注之初得幸上嘗問翰林學士  
李珣曰卿知有鄭注乎對曰臣豈不知其人姦邪陛下

下寵之恐無益聖德臣忝在近密安敢與此人交通  
至是以注為工部尚書翰林侍讀學士珣貶江州時  
注訓所惡皆目為二李之黨貶逐無虛日班列殆空

改江淮嶺南茶法增其稅

從王涯陳弘志伏誅時弘志為興元監軍李訓為上

之請也謀討元和之亂召之至青泥驛

封杖殺之胡氏曰陳弘志弒憲宗事狀未明必欲治  
之執付廷尉鞠取款實然後肆諸市朝豈不善哉而

暗殺之非所李固言罷為山南西道節度使以鄭注  
以討亂賊也

為鳳翔節度使初注求鎮鳳翔固言不可乃出固言

注得進及勢位俱盛心頗忌注託以中外協勢以誅  
宦官故出注於鳳翔其實俟既誅宦官并圖注也注

請禮部員外郎韋溫為副使溫不可或曰拒之必為  
患溫曰擇禍莫若輕拒之止於遠貶從之有不測之

禍卒以王守澄為神策觀軍容使訓注為上謀以虛

權以舒元與李訓同平章事元與為中丞凡訓注所

得為相上懲二李朋黨以賈餗及元輿皆孤寒新進  
故擢為相庶其無黨訓起流人期年致位宰相天子  
傾意任之天下事皆決於訓王涯輩承順其風指惟恐不逮  
冬十月以王涯兼樞

茶使鄭注每自負經濟之略上問以富人甚苦之殺王守澄

訓注請除守澄遣中使就第賜酖殺之訓注本因守

澄以進卒謀而殺之人皆快守澄之受佞而疾訓注

之陰狡於是元和加裴度兼中書令李訓所獎拔率

亦時取天下重望以順人心如裴度令狐楚鄭覃皆

累朝耆俊久在散地訓皆引居崇秩由是士大夫亦

有望其真能致太平者不惟天子惑之也然識者見

其橫甚知將敗矣胡氏曰李訓假爵祿以籠賢士可

以無受者也裴度在外當遜辭而牢讓鄭覃在內當

見上而盡言今乃昧於辭受之義非大臣特立之道

也十一月李訓舒元輿鄭注等謀誅宦官不克以鄭

單李石同平章事仇士良殺訓注元輿及王涯賈餗

等始鄭注與李訓謀至鎮選壯士數百為親兵奏請

入護王守澄葬仍請令內臣盡集送之因令親兵

殺之使無遺類約既定訓與其黨謀如此事成則注

專有其功乃以郭行餘鎮邠寧王璠鎮河東使多募

壯士為部曲以羅立言知京兆府事韓約為金吾衛

大將軍及與御史中丞李孝本謀并注去之宰相惟

舒元輿與其謀他人莫知也及是日上御紫宸殿百

官班定韓約奏左金吾聽事後石榴夜有甘露因蹈

舞再拜宰相亦帥百官稱賀訓元輿勸上往觀以承  
天賦上許之先命宰相視之訓還奏非真未可宣布  
上顧仇士良帥諸宦者往視之宦者既去訓召行餘  
璠受勅璠股栗不敢前獨行餘拜殿下時二人部曲  
數百皆執兵立丹鳳門外訓召之入士良等至韓約  
變色流汗士良怪之俄風吹幕起執兵者甚衆士良  
等驚走詣上告變訓呼金吾衛士上殿衛乘輿者人  
賞錢百緡宦者即舉軟輿迎上決殿後眾惡疾趨北  
出羅立言帥京兆邏卒三百李孝本帥御史臺從人  
二百皆登殿縱擊宦官死傷者十餘人訓知事不濟  
脫從吏綠衫衣之走馬而出王涯賈餗舒元輿還中  
書士良等知上豫其謀怨憤出不遜語上慙懼不復

言士良等命左右神策兵五百人露刃出討賊殺金  
吾吏卒千六百餘人諸司吏卒及民酷販在中者皆  
死又千餘人擒舒元興王涯王璠羅立言等皆繫兩  
軍涯年七十餘不勝苦自誣服與李訓等謀行大逆  
禁兵及坊市惡少年乘勢剽掠塵埃蔽天明日百官  
入朝上御紫宸殿問宰相何為不來仇士良曰王涯  
等謀反繫獄因以涯手狀呈上上召左右僕射令狐  
楚鄭覃示之悲憤不自勝謂曰是涯手書乎對曰是  
也命楚覃參決機務使楚草制宣告中外楚叙涯等  
反事浮沉仇士良等不悅由是不得為相而以鄭覃  
李石同平章事擒獲賈餗李孝本李訓為人所殺傳  
其首左右神策軍出兵以訓首引涯璠立言餗元興孝  
本獻于廟社徇于兩市命百官臨視腰斬于獨柳之  
下親屬皆死孩穉無遺百姓怨涯權茶或詬罵或投  
瓦石擊之數日之間殺生除拜皆決於中尉上不豫  
知也司馬公曰論者皆謂涯餗初不與謀橫遭此禍  
憤歎其冤臣獨以為不然涯餗安高位飽重祿訓注  
小人窮姦究險力取將相已乃與之比肩不以為耻  
國家危殆不以為憂自謂得保身之良策矣若使人  
人如此而無禍則姦臣孰不願之哉一旦禍生不虞

足折刑剝蓋天誅之也士良安能族之哉胡氏曰涯  
餗與訓注比肩又奉承之斷以春秋當從黨惡之例  
削官遠竄可也仇士良以謀反誣之而未敢專殺文  
宗顧問覃楚豈不望其一言為二人計者明目張膽  
以死力爭其濟則天子未失威柄諸人免於屠戮不  
濟則受貶而去亦無歉矣乃依阿取容使肆慘毒而  
覃猶以經學見稱無亦知柔而不知剛乎○鄭注將  
親兵至扶風知訓已敗復還鳳翔監軍伏甲斬之滅  
其家僚屬皆死右軍獲韓約斬之士良等進階遷官  
有差自是天下事皆決於北司宰相行文書而已宦  
官自是氣益盛迫脅天子下視宰相陵暴朝士如草  
芥每延英議事士良等動引訓注折宰相鄭覃李石  
曰訓注誠為亂首但不知訓注始因何人得進宦者  
稍屈縉紳賴之時中書惟有空垣破屋百物皆闕江  
西湖南獻衣糧百二十分充宰相召募李石上言宰  
相若忠正無邪神靈所祐縱遇盜賊亦不能傷若內  
懷姦罔雖兵衛甚設鬼得而誅之願上循故事以金  
吾卒導從兩道所獻並乞停寢從之范氏曰文宗憤  
宦官之弒逆而欲除之當擇賢相而任之朝廷既清  
紀綱既正賞罰之柄出於人主執其元惡付之有司

之間不以有罪無罪皆夷滅之召外寇以攻內寇是以一敗塗地幾亡社稷非徒無益而愈重禍也

蓋用小人以去小人未有不害及國家者也

詔罷權茶之請也

召六道巡邊使還京師

者田全操等六人李訓鄭注因遣分詣鹽靈等道巡

邊詔六道使殺之會訓敗六道得詔皆廢不行至是

召之全操等追忿訓注之謀在道揚言我入城凡儒

服者盡殺之乘驛疾驅而入京城訛言寇至民驚走

諸司奔散鄭覃李石在中書覃謂石曰耳目頗異宜

出避之石曰宰相位尊望重人心所屬不可輕也今

事虛實未可知堅坐鎮之庶幾可定若宰相亦走則

中外亂矣且果有禍亂避亦不免覃然之石坐視文

案沛然自若勅使傳呼閉皇城諸司門左金吾衛大

將軍陳君賞曰賊至閉門未晚請徐觀其變不宜示

弱至晡乃定是日坊市惡少年皆望皇城閉以薛元

即欲剽掠非石與君賞鎮之京城幾再亂矣

賞為京兆尹時禁軍暴橫京兆尹張仲方不敢詰以

薛元賞代之元賞嘗詣李石第聞石方

坐聽事與一人爭辨甚喧元賞使覘之云有神策軍

將訴事元賞趨入責石曰相公紀綱四海不能制一

軍將使無禮如此何以鎮服四夷即命左右擒出士

良召之元賞曰屬有公事行當至矣乃杖殺之而白

丙辰

開成元年春二月加劉從諫檢校司徒

請王涯等罪名且言涯等荷國榮寵安肯構逆訓等

實欲討除內臣兩中尉遂誣以反逆若其實有異圖

亦當委之有司正其刑典豈有內臣擅領甲兵恣行

剽劫延及士庶橫被殺傷臣欲身詣闕庭面陳賊否

恐并陷孥戮事亦無成謹當修飭封疆訓練士卒如

姦臣難制誓以死清君側士良等懼乃加從諫檢校

司徒從諫復表讓曰臣之所陳繫國大體可聽則涯

等宜蒙湔洗不可聽則賞典不宜妄加安有死冤不

伸而生者荷祿因暴揚仇士良等罪惡士良等憚之

由是鄭覃李石粗能秉政天子倚之亦差以自彊



詔京兆收葬王涯等

令狐楚從容奏王涯等身死族滅遺骸棄捐請收瘞之上慘然

久之命京兆收葬涯等十一人

夏四月以李固言同

平章事

固言薦崔球為起居舍人鄭覃以為不可上曰公事莫相違覃曰若宰相盡同則事必有欺陛下者矣上與宰相語患四方表奏華而不與宰相論

石對曰古人因事為文今人以文害事上與宰相論詩覃曰詩之工者無若三百篇皆國人所作之以刺美

時政王者采之以觀風俗耳不聞王者為詩也陳後主隋煬帝皆工於詩不免亡國陛下何取焉覃篤於

經術上甚重之上嘗欲置詩學士李珣曰詩人浮薄無益於理乃止上謂宰相曰薦人勿問親疎朕聞竇

易直為相未嘗用親故若親故果才避嫌而棄之是亦不為

閏月以李聽為河中節度使

兵不疑置之散地不怨惟聽

秋七月以魏謩為補闕

李孝本二女配為可以然

入宮拾遺魏謩上疏曰竊聞數月以來教坊選試以百數莊宅收市猶未已又召李孝本女不避宗姓太

與物論臣竊惜之上即出之擢謩為補闕謂曰朕選市女子以賜諸王耳憐孝本女孤露故收養宮中謩

於疑似之間皆能盡言可謂愛我不忝厥祖矣命書優為制辭以賞之謩徵之五世孫也後為起居舍

人上就取記注觀之謩不可曰記注兼書善惡所以儆戒人君陛下但力為善不必觀史上曰朕曷嘗觀

之對曰此曷日史官之罪也若陛下自觀史則史官必有所諱避何以取信於後上乃止又嘗命謩獻其

祖文貞公笏鄭覃曰在人不可復宋申錫官爵李石為

在笏上曰亦甘棠之比也

申錫忠直被誣未蒙昭雪上流涕曰茲事朕久知其誤當時為姦人所逼兄弟幾不能保申錫僅全畧領

耳此皆朕之不明曷使遇漢昭帝必無此冤矣冬十

月貶韓益為梧州司戶

李石用金部員外郎韓益判

獄石按之曰臣始以益頗曉錢穀故用之不知其貪乃如是上曰宰相但知人則用有過則懲如此則人

易得卿所用人不掩其惡可謂至公從前宰相用人好曲蔽其過不欲人彈劾此大病也乃貶益官十

二月以盧鈞為嶺南節度使李石言於上曰盧鈞除嶺南富饒近歲皆厚賂北司而得之今北司不撓朝權陛下宜有以褻之庶幾內外奉法此致理之本也上從之鈞至鎮以清惠著名

二年春三月彗星出彗星出於張長八丈餘詔徹樂減膳以一日之膳分充十日

夏四月以柳公權為諫議大夫上對中書舍人柳公權等於便殿上舉衫

袖示之曰此衣已三澣矣衆皆美上之儉德公權獨無言上問其故對曰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當進賢退不肖納諫諍明賞罰乃可以致雍熙服澣濯之衣乃末節耳上曰朕知舍人不應復為諫議以卿有諍臣風采須屈卿為之故有是命以陳夷行同平章事○六月河陽

軍亂逐其節度使李泳泳長安市人寓籍禁軍以賂得方鎮所至貪殘其下不堪

命故秋七月太子侍讀韋溫罷溫晨詣東宮日中乃亂作得見因諫曰太子當

雞鳴而起問安視膳不宜專事宴安太子不能用其言溫乃辭侍讀胡氏曰韋溫不從鄭注之碎諫太子不從而辭位可謂行矣冬十月國子監石經成○李固

言罷

資治通鑑綱目第四十九

